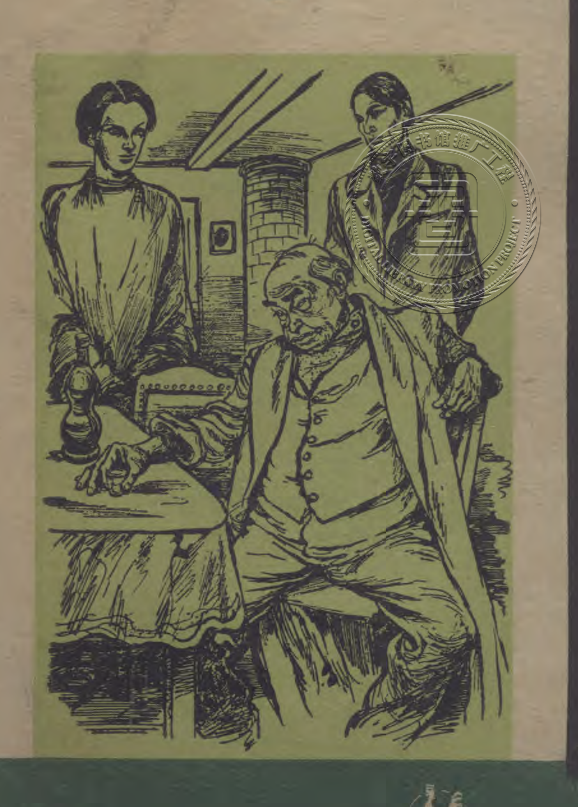
晨光文學叢書

卡拉馬助夫兄弟們

陀斯妥也夫斯基著

耿濟之譯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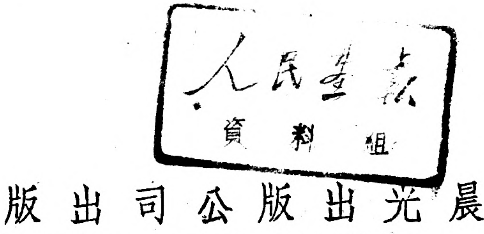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晨光文學叢書



第十三種



晨光出版公司出版

上海福州路漢彌登大廈二四六・二五六號



卡拉馬助夫兄弟們

俄國・費奧道・陀斯托也夫斯基作

耿濟之自俄文全譯

插圖者：威廉・夏潑

第一部



F. Dostoyevsky:

The Brothers Karamazov

一九四七年八月初版
一九五一年七月三版

2261—3260



全部四册售價人民幣五萬五千元

目錄

第二册　不適當的聚會

第三册　好色之徒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出版者言

一九三九年的秋天，上海四週已陷敵手，租界情勢，尚稱苟安，耿濟之先生當時有翻譯「高爾基全集」的計劃，我就代表良友公司和他接洽出版事宜，他給我看了一張寫在稿紙上的翻譯程序表，他表示決心放棄外交官職務，預備以五年時間，完成「高爾基全集」的翻譯計劃。不久他就把「阿爾達莫諾夫家的事情」（出版後改名「家事」）交我付排了，可是「高爾基全集」的計劃他却已放棄，理由是另一家書店已有同樣的計劃在進行，因爲是集許多人的譯作，合成全集，短期內即可完成（其實，這個計劃至今也沒有實現。參閱譯者最後給我的一封信，製版在本書內的，可知這本「家事」，最近才被收入那「全集」中），他不願在這方面浪費精力，與人作無謂的競爭，所以把計劃打消了。於是我和他商議了另外一個出版計劃，由他挑選舊俄巨著十部，陸續翻譯出版，把這些譯著，統稱爲「耿譯俄國文學名著，」編成一套叢書。他同意了這個計劃，於是高爾基的「家事」就成爲「耿譯俄國文學名著」的第一種，而第二種我們挑了陀斯妥也夫斯基的百萬長篇「卡拉馬助夫兄弟們。」（上半部出版時改成簡名「兄弟們」）

時間飛也似的過去，戰局對我愈形不利，上海租界的獨立性也逐漸消失，濟之先生的翻譯工作，却從未間斷。他每天必譯二三千字，一方面把牠當作一件嚴肅的工作做，一方面也是對醜惡現實的逃避。可是到上半部出書時，上海出版業的活動範圍，已局限於租界之內，初版印二千，實銷還不到三百冊，下半部譯成時，租界已被接收，書店也遭封閉，存書紙型全部損失。我便在敵僞追迫之下，逃入內地，與濟之先生的消息，從此斷絕。在桂林時，我曾把上半部中的上半本用土紙印了一版，但是不久湘桂戰事發生，桂林事業，全遭燬滅，這部多難的譯本，也就沒有了下文。

勝利歸來，我最先去鄭振鐸先生那裏打聽濟之先生的近況，他告訴我濟之先生已遠去瀋陽，關於「卡拉馬助夫兄弟們」的出版，濟之先生還希望我能繼續爲他早日實現，我就毅然的答應了。這部譯本是我最先慫恿他動手的，五六年來，他辛苦譯成的作品，遭遇了多少次的災難，一直沒有和讀者正式的見面，現在把這部書早日全部出版，當然是我無可推諉的責任。幸而譯者還保存了一份齊整的原稿，所以晨光出版公司一成立，我就先發排了濟之兄的這部譯文。半年的時間，排校工作將告完成，而濟之兄的噩耗，却從瀋陽傳來。今天這本書雖能和讀者見面，可是辛苦的譯者却已變成古人了。

我在這裏，將留下幾個爲出版這本大書而協助過的許多朋友們的大名：

鄭振鐸先生從濟之先生開始翻譯本書時起，一直到今天全書出版止，一方面鼓勵譯者完成這部大書的翻譯工作，一方面又鞭策我在出版這部大書上早日完成，沒有他，這部書是不會在今天和讀者們見面的。當本書快出版時，我請他寫篇序文紀念濟之先生，他又一口答應了。我現在向鄭振鐸先生致最深的謝意。

濟之先生夫人錢福芝女士，把濟之先生的照片借給我們用，還以版權承繼人的資格和我們簽訂版稅合同，我在此向她致謝。

這部書篇幅浩瀚，印刷成本較高，幸經湯養吾先生，魏志澄先生和王鰲龍先生的協助，在重慶排版，上海印刷，使本書得能如願完成，在此一併致謝。

趙家璧 卅六・八・一・

鄭振鐸序

耿濟之先生從學生時代起，便着手翻譯俄國小說：他有個便利；他是俄文專修館的學生，他懂得俄文，能够從原著直接翻譯過來。當時，許多人翻譯俄國文學作品，都是從英文、日文的譯本重譯的。很奇怪的是，在他之前，懂俄文的人不算少，却沒有一個人從事於這個工作。他恐怕要算是從俄文直接翻譯俄國文學作品的第一人了。由他來領頭，於是，有好些個俄專的同學們才跟着來。共學社出版的「俄國戲曲集」，除了我的一本從英譯本重譯的柴霍甫的「櫻桃園」之外，差不多全是當時俄專的同學們譯的。但三十年來，始終不懈的恐怕還只有他一個人。他的同學瞿秋白先生也譯得不少。但不幸中道遇禍。在分量上決沒有他那末多。他畢業後，一直在做着外交官。但無論他在冰天雪地的西比利亞，或在熙熙攘攘的列寧格拉特和莫斯科，無論他的環境如何，他總要抽出些工夫來做這介紹的工作。到了最後，他在瀋陽，身體已經顯得很衰弱下去了，心臟病很明著的表露着，只要他一有空閑，他還是筆不停揮的寫。他真是工作到死，像莫利哀之死在戲台上一樣。當他開始着手翻譯的時候，差不多是四顧茫茫，前不見古人，後不見後者。連一本俄文的文學史也找不到。在

這方面，是我幫了他的忙的。我找到了好幾本英文的俄國文學史，最早是 Home Library 裏的最簡單的一本，後來，G. Brandes 和 Masaryk 的幾部重要名著也都找到了。所以，在最早的時候，他譯的俄國文學作品的序，差不多都是我寫的。我們在暗中摸索着，但我們自己找到了自己的道路。經過他的手，重要的俄國名著，在這三十年裏，可眞介紹了不少。而且，有許多都是篇頁浩瀚，別的人憚於動手的。我們曾經談過，要譯杜思妥也夫斯基的全集。預定這部「卡拉馬助夫兄弟們」由我動手，從英文譯本裏譯好後，由他用俄文原本校訂。記得我還曾譯過頭一兩章。但因爲我沒有那末大的耐性，一擱筆便是好幾年。以後，便再也提不起興緻來譯下去。想不到，他却埋頭苦幹的把這末一部大書譯完成了。前半部是他在西比利亞時候譯成了的。後半部是他在淪陷區時續譯完工的。當他寫信告訴我要譯這部書時，我極力慫恿他開始做，一半也爲了庇護我自己的慚愧。他時常沒有忘記這部大著作的出版，而不幸，她的運命却惡劣異常。第一部方才印出，太平洋戰爭便爆發了，良友公司被迫停業，印好的書也全部散失了。他最後一次離開上海而到東北去時，還念念不忘於這部書的運命。現在趙家璧先生竟毅然的把她全部一次出版，而他自己已經不及見了！本來我曾答應替他寫一篇序；也因爲他事所牽，竟未及寫。現在，這篇短序終於寫成了，而他也不及讀到了！想到，當初我們幾個人在暗中摸索着走路的時候，興緻好，勇氣大，而經過了這三十年

的磨折，打擊與閱歷，許多人早已是兩鬢漸霜，心情蕭索的了。瞿菊農先生在其時，曾譯太戈爾的「春之循環」，老實說，我在那時候還不大明白那劇裏的哲理呢。如今是老友凋零，地山、六逸，相繼成了古人，濟之也已拋掉了一切而去。而大霧瀰天，白晝如夜，環境之糟，有過於三十年前，菊農與予亦均已無復少年時代的好心情了。然薑桂之性，尙未稍變。則也可以自慰而慰故人於地下了。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七月二十七日　鄭振鐸序

譯者前記

譯完以後，照例想說兩句話，作一篇序文，對於所譯的書的內容和主旨多少加以解釋和說明。

但是這部（卡拉馬助夫兄弟們 "Brothers Karamazov"）裏包含了陀斯托也夫司基氏哲學和宗教方面全部的中心思想，他的筆調下涉及各色各樣互相矛盾和對比的社會人物典型，需要巨册的篇幅才能分析淸楚。

這是文學研究家和批評家的任務，不是譯者所能勝任的。

這裏也不過隨便塡上兩句，作爲介紹而已。

讀者當已知道，陀斯托也夫司基的一生在艱難痛苦中度過：他曾上過斷頭台，嘗一嘗臨刑前的慘苦的滋味，他曾被流戍在寒冷的西比利亞，度了幾年凄涼的孤獨的生活，他曾被債主逼得走頭無路，他曾在賭場上徘徊不捨，作孤注一擲的豪舉。他的生活是不平凡的，充滿冒險的。他的一生就等於一部Roman d' aventures

到了最後的十年（陀氏死於一八八一年，）陀氏從國外倦游歸來以後，他的生活比較安定，經濟狀況也大見舒適。他可以不必像以前似的　爲了趕齊到期必須交出的文稿（罪與罰），不得不雇請速記員，口授腹稿。也不願自恃發明了一個賭錢必勝的祕訣，流連在維司巴登的賭場上，終于輸得精光，方纔回家。他已底定了他的家庭的幸福的生活，（他身傍有愛妻和兩女兩男）他度着一個適合於著作家的身份的單調的，家庭的生活。冬天在彼得堡，夏天在鄉下老羅薩地方，夏末則往埃姆司醫療肺病，這成爲他每年照例的打發日子的方法。

就在這時期內，就在這環境內，他著成了卡拉馬助夫兄弟們，——他的最後的巨著。

他在這十年內，除去雜誌的論文和列入作家日記的範圍內的短篇小說以外，一共寫了三部小說：羣鬼（在國外起始寫的，）少年和兄弟們。這三部作品雖各有特殊的面目，大體上成爲整個的敘事詩的三部曲。陀氏本預備寫一部長篇巨帙的小說，內分五個中篇小說，欲以五年的時間專心致力於此。結果是五個中篇變成了三部長篇，寫作的時間費去了最後的十載的生命。

在寫白癡的時候，陀氏已起始發願作一長篇，預備在這書內完全表現他的宗教和哲學問題的全部的見解。這部小說題爲無神派，後又改爲偉大的罪人的生活。這志願雖不斷在陀氏的腦筋內旋轉，究竟始終未見完整的形式。然而在上述的三部小說中，尤其在卡拉馬助夫

兄弟們裏，——這基本的主旨已暴露無遺，可以說這三部小說就是偉大的罪人的生活的奢段的實現，亦不為過。

這基本的主旨是什麼呢？

陀氏在致瑪意闊夫和司德拉霍夫的信札內屢為述及。現在就拿他自己的話來作解釋罷。

『橫貫在全部小說內的一個主要的問題，——也就是我一生有意識地，和無意識地煩惱著的，——便是上帝的存在的問題。我的主角，——在一生的持續間，——一會兒是無神派，一會兒是信徒，一會兒是狂熱的信仰者和傍門的教徒，一會兒又是無神派。』

上帝的存在的問題，確乎是橫貫在兄弟們裏的中心的主旨。書中曹西瑪長老的臨終訓言與伊凡的口中傳出的大宗教裁判官的理論是這個問題正和反的論點。在這兩種相反的思想的對比中，陀氏想表現出來的，一方面是心的宗教，無所謂教義，無嚴格的教會的儀式，信仰成為安慰人的生命的原素，是無奇蹟，無權威的信仰，處于教會的僧侶組織以外的。另一方面，（宗教裁判官，）則握有國家一切特權，將信仰設置於奇蹟，祕密和權威的方面。在這方面，教會成為國家，但在長老制方面，則祇是一種精神的力量。兩方面都需要服從，完全的服從，拒絕自己的意志。違反服從的人不能被寬恕。然而兩者間的服從大有區別，宗教裁判官一面要求人們的服從，一面自己担承下永恆的疑惑和無信仰的重累，使軟弱的人類脫卸羈絆

，因爲他們無力担當自由和爲自已負責的情感。這裏含有强者垂憐弱者的性質，這裏以服從作爲奴隸的德性。在長老制裏——服從是自願的，自由地容納着的，由于信仰的共通而捉縱到的。

從這對比的思想的出發點上，全書展開了各色各樣的互相對照的典型，一方面是曹西瑪長老高超的，慈愛的印象。他曾經是一個反抗的心靈，在騷亂的生命的漩渦裏，曾經侮辱他人，也曾自受侮辱，而現在則在他所捉獲到的最高的眞理之中安身立命。受他的教義的影響的是他的心愛的學生阿萊莎，——虔信的，仁愛爲懷的，靈魂向上的青年。如陀氏自已在這書的序言中所述，阿萊莎原是書中主幹的人物，基本的主旨在于敍寫他離開修道院，進入社會後的艱苦的行程，「怎樣使靈魂自行洗淨」的一個過程。現在已寫下而且刊行的兩卷祇是「阿萊莎正傳」的前奏。可惜，天不假陀氏以餘年，使我們不能讀到第二半部的卡拉馬助夫兄弟們，眞是世界文學史上的大缺憾。

另一方面是不信上帝，具有聰明和驕傲的性格，渴求生命的伊凡。由與他虛構出來的大宗教裁判官的理論上演譯出來的「旣無上帝，則一切可任意妄爲」的公式，成爲私生子司米爾加可夫——一個具有奴性屈服的性格和怨毒的心情的人——犯罪殺人的道德上的動機。這些兄弟們的父親，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卡拉馬助夫的身上，特別露出肉慾的元素。他代表

着原始的「罪孽，」那種「卡拉馬助夫性格。」他的後代全多少受這個性格的遺傳。連清白無邪的阿萊莎的血裏也免不掉染上了這運定的遺傳的毒素。

米卡則介乎兩者之間，成爲靈魂與肉慾搏鬬的戰場，他一面任憑情慾和僻好在他身上無拘束的馳騁，一面仍保持着他的心靈的，向上的，愛的性格。他的心裏預感到靈魂對於肉慾的戰勝。但這祇是一個預感而已，如何分曉，作者尚未來得及告訴我們。暫時在我們看來，他是靈與肉交戰下的犧牲。

伊凡和罪與罰裏的拉司闊立尼闊夫不同之點是拉有所信，便起而行，但伊凡則僅說出他心中的思想。兩人的思想同屬於虛無主義式的，反抗的論調，一則聲明「犯罪是對於社會組織不正常的抗議，」一則謂「旣無上帝，則一切可任意妄爲」，後者的思想比諸前者似更直爽，更勇敢些。然而伊凡僅言而不行，倒是被司米爾加可夫捉到了，便實行犯罪，謀殺了老父親。在伊凡得悉他本人應對父親的被殺負思想上的責任以後，他的「本性」受不住他的「犯罪哲學」的實踐結果的重壓，便實行反叛，因此發了瘋狂。而做了他的「哲學」的實踐的工具的司米爾加可夫也懸樑自盡。

除去書中的主要角色以外，尙有一大批的二等人物，婦女，靑年，甚至孩童，在錯綜複雜的故事裏，各現其個別的，和各自的身份相配的面目。陀氏又藉着殺案審訊的進程，表露

他的巧妙的心理分析的手段，在檢察官的訴詞和律師的辯護詞裏，極盡其人情和心理的細刻描劃之能事。在世界文學的作品裏，對於審案這樣完備的詳細的敍寫，尙屬創見之格。

我們應注意的是陀氏的作品結構中橫亘兩個基本的原則：卽哲學思想的充分的表白和情節的引人入勝。這兩個原則可以說是在所有的陀氏的作品內都實施着的，而卡拉馬助夫兄弟們裏則被運用到最澈底的地步。

一方面是道貌岸然的哲學思想佔了巨大的篇幅，另一方面則類乎通俗的偵探和冒險小說性質的，引人入勝的曲折的情節使讀者看得趣味盎然，不忍釋手。這兩種相反而實際上相成的筆法成爲卡拉馬助夫兄弟們的結構的特點。

卡拉馬助夫兄弟們裏哲學的、宗教的思想定於中心的地位成爲一個圓軸，而各色各樣的，複雜的，錯綜的故事就順着這個圓軸而進行着。因此全書內積極活動着的引人的複雜的情節掩住了說教性質的哲學思想的枯燥。這種結構的要訣便在於用趣味生動的外面的情節，補償讀者對於哲理的篇頁累重而且沉悶地注意的損失，而作者在這方面是成功了的。

我譯陀氏的長篇小說，這已是第二次了。我在十年以前曾譯過罪與罰。全稿脫成後交某書局付排，但被一二八的砲火將譯稿全行燬去。因爲沒有留副稿，而我又沒有再複譯一下的勇氣，祇好聽它去罷。附誌於此，以示遺憾之意。

（一九四一年六月）

作者的話

在起始描寫我的主角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卡拉馬助夫的生活的時候，我感到有點惶惑。事情是這樣的：雖然我把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稱做我的主角，但自已也知道，他並不是大人物，因此預先看出免不了有以下的問題提出的：你的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有什麼特別的地方，使你選他做爲主角？他做了什麼事情？誰知道他？出了什麼名？爲什麼我（讀者）應該虛費時間，研究他的生活的事實？

最後的問題是最運定的，因爲我祇能回答：「也許你們自已可以從這說部裏看到的。」如果讀完以後並未看到，對於我的主角的顯著的點並不同意，那便怎樣呢？我如此說，因爲不勝悲哀的是我預先看得出來的。他對於我是顯著的，然而我實在疑心，我能不能對讀者證明這點。事情是他也許是一個事業家，不過是一個不確定的，沒有表現出的事業家。但是在我們這種時代要求人家明朗，未免奇怪。也許祇有一樣是十分無疑的：他是一個奇特的人，甚至是怪物。不過奇特與怪癖不見得就能給予，反將損害注意的權利，尤其是當大家全努力在普遍的秩序散漫之中，聯合個別性，以尋覓這種整個的意義的時候。至於怪物在多數的事

例上是個別與特殊。不是麼？

假使你們不贊成這最後的論題，回答道：「不然」，或「不盡然」，那末關於我的主角阿來克謝意．費道洛維奇的意義一層，我到會放心下來的。因爲不但怪物「不盡」爲個別與特殊，而且時常也許他身上反具有整體的核心，而他的時代的其他的人們却全像一陣什麼襲來的風一般暫時不知爲什麼緣故和他脫離了……

然而我本可以不作這十分平庸無奇的，模糊的解釋，就這麼隨便起始，不加序言：祇要有人喜歡——總要讀完的；但苦的是我這生活描寫是一個，而小說倒有兩部。第二部主要的小說，那是我的主角在我們的時代，那就是我們現在的時間，所作的行爲。第一部小說發生於十三年以前，差不多不算做小說，祇是我的主角最初的青春裏的一個時代。叫我越過這第一部小說而不管是不可能的，因爲這樣子，第二部小說裏的許多事情將成爲不可了解的了。但因此我的最初的困難更加複雜起來：如果我，就是傳記家本身，認爲一部小說對於這個謙卑的，不確定的主角也許還嫌多餘，那末何必再來兩部，而且怎樣解釋我的方面這樣的驕矜呢？

我既難於解決這些問題，決定聽它去，不加以任何解決。眼光銳利的讀者顯然早已猜到我從開始的時候就傾向到這上面，祇是恨我，爲什麼我白白地費去無結果的話語和寶貴的時

間。對於這，我可以確切地回答：我費去無結果的話語和寶貴的時間，第一是由於禮貌，第二是由於狡黠：「無論如何，我是預先警告過的。」然而遽然使我高興的是我的小說自然而然「在整體的實質的一致上」分爲兩篇故事：讀者在第一篇故事熟識了後，可以自行決定：値得不値得再讀第二篇？自然，誰也沒有受什麼約束，可以從第一篇故事的第二頁上就扔棄書本，再也不去打開它。但是還有一類客氣的讀者一定要讀到底，爲了不使無偏無倚的見解生出什麼錯誤；譬如說，所有俄國的批評家都是這一類的。在這類的人們面前，心是很輕鬆的；不管他們怎樣的勸讓與善意，我總可以給他們一個最合理的藉口，在讀頭一段小說裏就扔棄它。這篇序言就是這樣子了。我完全同意，它是多餘的，但因爲它已經寫好了，也就讓它去罷。

現在言歸正傳。

第一冊

一個家庭的歷史

第一章　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卡拉馬助夫

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卡拉馬助夫是我們縣裏的田主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卡拉馬助夫的第三個兒子。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卡拉馬助夫爲了整整十三年以前所發生的悲慘黑暗的結局而聞名一時，(現在我們還有人記得)，關於這一段事容後另行詳敍。現在要說關於這位「地主」的，(雖然他一輩子差不多完全沒有在自己的封地內住過，但是大家還這樣稱呼他)，祇是說他是一個奇怪的典型，固然還是常見的典型，一個不但無用而且荒唐，同時也是無理解力的人的典型，——但是這類無理解力的人却會把自己的財產事件辦得十分妥當，大概也就這類事情是辦得好的。以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做譬喻罷！他開始時差不多什麼也沒有，他是最小的地主，跑到別人家去吃白食，搶着做人家的食客，但是在他死的時候却積了十萬盧布的現錢。同時他到底一輩子繼續做了全縣最無理解力的狂士的一個。我還要重複說的：這裏並非愚蠢；大多數這類狂士是十分聰明狡點的，——而就是無理解力，還是一種特別的，民族本有的無理解力。

他娶過兩次親，有三個兒子，——長子名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第一位太太生的，其

餘的兩個，伊凡和阿萊克謝意，第二位太太生的。費道爾·伯夫洛維奇的第一位太太出身於有資財，名望貴族米烏騷夫，也是我們縣裏的地主的家中。一個富有嫁妝的女郞，而且是很美麗的，加上還是一個快樂的聰明人，我們現在這一代裏不稀少，但是在過去時候也已發生，怎麽竟會嫁給這種不値錢的「累贅物」，像大家當時稱呼他的，我也不必細細地解釋。我還認識一個女孩，也是屬於過去的「浪漫派」的一代裏的，在幾年來對於一位先生有了神祕的愛以後，本來可以用極安靜的方式嫁給他，結局是自己想出了無法戰勝的障礙，在一個狂風暴雨的夜裏，從像岩石形狀的高岸上投入很深，很急的河裏，因此喪了命，也就是爲了自己的一種怪念。唯一地是爲了模做莎士比亞的湜菲琵亞，*而且假使她早就看定的，心愛的那個岩石並不如此地具有好景致，假使代替着牠的是庸俗無奇的，平坦的岸，那末甚至自殺也許不會發生的。這是眞正的事實，我們可以想到，在我們俄羅斯的生活裏，在最後的兩代，甚至三代的時間內，這類或和它同類的事實眞也發生了不少。所以阿台拉意達·伊凡諾夫納·米烏騷瓦的行爲無疑地是別人的流風的遺響，也是爲被迷住的思想所引逗出來的。她也許想宣告婦女的獨立，反對社會的約束，反對自已宗族和家庭的專制，而巧於侍人的幻想使她相信，也許祇在一刹那間使她相信費道爾·伯夫洛維奇雖然有食客的尊號，總是一個在轉

*莎翁的悲劇漢姆烈特·

移到一切良好裏去的時代裏最勇敢最好嘲笑的人，其實他祇是一個惡毒的丑角，別的是沒有的。有滋味的是這事居然弄到了私奔的結果，這使阿台意達．伊凡諾夫納引爲十分榮幸，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對於這類突然發作的行動，即使照他的社會地位而言，當時也是準備得十分成熟的，因爲他深願建立自己的職業，用什麼方法都可以；拔到好親戚又能取得粧奩，是很可誘惑的一樁事情。至於說到雙方的愛情，大概是完全沒有的，——無論是新娘方面，或是他的方面，雖然阿台拉意達．伊凡諾夫納還有姿色。所以這個事件在費道爾．伯夫洛維奇一生中，以他那樣一輩子最爲好色，祇要女人一招手，就準備一下子拜倒任何一條石榴裙下的，也許可以說是唯一的，特別的一樁事件。而且祇有這女人一個人在色情方面是不能使他引起任何特別的印象的。

阿台拉意達．伊凡諾夫納在出奔後立刻一下子看出她對於丈夫惟有賤蔑，並無別的。所以婚姻的結果異常迅快地發現了出來。雖然家庭裏居然很快地對於這事件相安下來，給出奩的姑娘分出一筆粧奩，但是夫婦之間起始了最無秩序的生活，和永遠的爭吵。有人講，年青的夫人當時所表現的尊貴和崇高，是費道爾．伯夫洛維奇無從與以比擬的。現在才知道，他在她取得錢的時候，立刻一下子全部抓取了去，有二萬五千盧布之數，所以這幾萬塊錢從那時候起對於她簡直就等於拋到水中一般。至於一個小鄉村，和一個很好的，城裏的房子，也

是發歸她作嫁貲的，他許多時候拚命想藉着完成一種適宜的手續，轉移到自己的名下；祇要憑着他無時無刻不使用的那種無恥的勒索與苦求，使自己的夫人引起了對他的賤蔑和嫌惡，憑着她精神上的疲勞的一點，祇是為了讓他能開手去，——憑着這些，他原是可以達到自家的目的的。但是幸而阿台拉意達・伊凡諾夫納的家庭出來干涉，才限制了強奪的行為。大家確切地知曉，他們夫婦之間時常發生兇毆，但是風聞出於毆打的不是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却是阿台意達・伊凡諾夫納，一個暴燥的，勇敢的，臉色微黑的，無耐性的，天生體力壯大的女太太。她終於拋棄了家庭，離開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同一個窮得要命的宗教學校的教員偷跑，給費道爾伯夫洛維奇留下了三歲的米卡。費道爾・伯夫洛維奇一下子在家裏囊着了整窠的女人，從事極放蕩的酗酒，在休息的時間內幾乎走遍全省，含着眼淚對一切人和每個人抱怨那離開他的阿台拉意達・伊凡諾夫納，並且還說出一些細節，是做丈夫的羞於說出的關於自己的婚姻生活的細節。主要的是他對於在大衆面前扮演一個可笑的受了辱的丈夫的角色，甚至染加了顏色，以描寫關於自己所受恥辱的細節，竟似乎感到愉快，而且引為榮幸。有些好嘲笑的人們對他說：「人家要以為您取得了官爵，所以您不管如何悲痛，還是十分滿意」。許多人甚至說他喜歡以丑角的新姿態出現於世，為了增加笑聲，故意裝出樣子，不去理會自己的滑稽的地位。誰知道呢，也許他那種樣子是出乎天真的。他後來發現了那個逃奔

女人的蹤跡。這不幸的女人同她的宗教學校教員到了彼得堡，就在那裏無限制地實行起最完全的婦女解放起來。費道爾·伯夫洛維奇立刻張羅起來，預備動身到彼得堡去，——爲了什麼？——他自然自己也不知道。也許他果眞當時會去的，但是在取了這樣的決議以後，他刻立認自己有一種特別的權利，就是爲了壯膽，在旅行以前，重新從事最無檢點的酗酒。就在這個時候，他的夫人的家中接到了她在彼得堡逝世的消息。她好像突然死去，就在一間擱樓上，有些人傳說是由於傷寒，另一些人傳說是由於飢餓。費道爾·伯夫洛維奇聽見他夫人死的時候正喝醉了酒，聽說當時跑到街上，起始呼喊，快樂得雙手朝天上揚着：「現在得恕了」，根據另一種傳說，——他痛哭一場，像一個小孩，而且聽說哭到甚至看着他可憐的地步，雖然你對他懷着十二分的嫌惡。確乎也許兩種情形都有的，一面是爲自己的被解放喜悅，另一面則爲解放者痛哭，兩者兼而有之。在許多事例上，一般人，甚至惡徒，也是比我們一般批評於他們的，還比較率眞些，坦白些。我們自己也是這樣的。

第一章　長子被摔脫了出去

自然可以想到的，這樣的人能够成爲怎樣的導師和父親。在他這樣父親的方面，應該發生的事情也就發生了，那就是說他完全拋棄了和阿台拉意達·伊凡諾夫納所生的小孩，並非由於恨他，非由於什麼被侮辱的夫婦的情感，却祇是因爲完全忘掉了他。在他用眼淚和訴怨使大家討厭，又將自己的住宅變爲淫蕩的巢窟的時候，這三歲的男孩米卡由這家的忠僕格里郭里担任照管，假使當時沒有他來關心，也許連替這小孩換襯衣都會沒有人的。並且恰巧嬰孩的母系方面的親屬在最初時候好像也忘掉了他。他的外祖父，就是米烏騷夫先生，阿台拉意達·伊凡諾夫納的父親，當時業已不在人世；他的守寡的夫人，米卡的外祖母，搬到莫斯科去居住，病得很利害，姊妹們業已出閣，所以差不多整整的一年功夫，米卡祇好留在僕人格里郭里那裏，住在僕人住的草房裏面。然而即使爸爸憶起了他來，（眞的，他是不能不曉得他的存在的），自己也會再把他放進草房中去的，因爲嬰孩終究將妨礙他的亂行。但是結果發生了這樣的事：死者阿台拉意達·伊凡諾夫納的堂兄彼得·阿歷山大洛維奇·米烏騷夫從巴黎回來了。他連着許多時候住在國外，當時還是一個很年輕的人，然而他是米烏騷夫一

族中間特別的人物，很文明，有都市氣，外國派，而且一輩子是一個歐羅巴人，晚年時成爲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的自由派。他一面繼續做自己的職業，一面在國內外和那個時代許多思想最自由的人們發生關係，親身認識普魯東和巴枯寧，特別愛回憶，並且講敍，（那時已在流浪的終端的時候），四十八年巴黎二月革命三天裏的情形，還暗示着說他自己也幾乎成爲巷戰的參加者。這是他年青時代最快樂的一個回憶。他有獨立的財產，照以前的比例，大約有一千個靈魂。他的佳良的封地就在我們的小城外面，和我們的修道院的田地作鄰。彼得．阿歷山大洛維奇還在最年輕的年歲，剛剛取到遺產的時候，就一下子和修道院起始了完結不了的訴訟，爭河中捕魚，或森林中斫木的權利，到底是什麼我可不知道，但是和「牧師們」訴訟，他居然認作是國民方面的，文化方面的義務。在他聽了關於阿台拉意達．伊凡諾夫納的一切，——她是他記得，甚至有一個時候注意到的，——又打聽出還有米卡留下來以後，雖然他對於費道爾．伯夫洛維奇發生了新鮮的憤怒和賤視，立刻干涉起這件事情來了。他當時和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初次相識。他對他直說，願意把這孩子收歸自己教養。他以後許久時候敍講着，當作一種特點，說他同費道爾．伯夫洛維奇提起米卡的時候，他有一個時候裝做完全不明白講的是什麼孩子的樣子，而且好像有點奇怪，在他的家裏還有一個小兒子存在着。假使彼得．阿歷山大洛維奇的敍述裏或許有點誇大，那末總是應該有近乎眞實的一點的。

。實際上，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平生就愛做戲，忽然在你面前扮出一個出乎意料外的角色，主要的是有時並沒有任何的需要，甚至對於自己有損，譬如說，像現在那件事情一般。這類特性確是大多數的人，甚至是十分聰明的人們所具有的，不僅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如此。彼得·阿歷山大洛維奇熱心地進行着這件事情，甚至和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在一起，充做嬰孩的監護人，因爲母親身後總還遺留下小小的財產，房屋和封地。米卡確會遷到這位堂叔家去，但是他沒有自己的家庭，又因爲他自己剛剛辦妥了，而且保障好了自己財產上的銀錢收益事宜，就立刻又忙着到巴黎去久居 所以嬰孩就委託給了他的一位堂嬸，莫斯科的太太。恰巧他在巴黎住得很久，竟忘記了這個嬰孩，尤其是在二月革命來臨的時候，——那次的革命使他的想像大爲驚愕，使他一輩子無從忘記。後來莫斯科的女太太死去，米卡轉移到她的已出閣的一個女兒手裏。大概他以後還會第四次遷移巢窠。對於這，我現在不再來敍述，況且還有許多話要講到費道爾·伯夫洛維奇的這位長子，現在祇限於說一點他身上最必要的消息，沒有這類消息我是無從開始這部小說的。

第一，在費道爾·伯夫洛維奇三個兒子中，惟有這位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一個人長大起來相信他總還多少有點財產，一到成年，便可獨立。他的幼年與青年無秩序地流去；中學沒有讀完以後就進入軍事學校，以後到高加索服軍職，因決鬥後降職，又服滿了軍職，時常

酗酒，化去比較多的銀錢。在成年以後才從費道爾•伯夫洛維奇那裏取到錢，在這以前却賒了許多債。第一次和他父親認識和見面，是在成年後特地到我們地方來和他父親弄清楚關於財產情形的時候。大概他當時對於父親並不喜歡；他住在他家內不久，便迅速地離開，祇取到了一點點的款子，並且和他約好以後領取莊田收入的辦法，至於這莊田的收入和價值如何，他這次沒有從費道爾•伯夫洛維奇那裏取到確實的回答，（這是一個堪注意的事實）。費道爾•伯夫洛維奇當時一下子就注意到，（這也是應該記住的），米卡對於自己的財產抱虛誇，不正確的見解。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很滿意這一點，因爲他另有一種打算。他祇看出這年靑人輕浮，暴燥，有熱情，不耐煩，愛放蕩，祇要臨時抓得到什麼，他會立即安靜下去，固然時間是不會長久的。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就開始利用這一點，用些小贈與，暫時的寄款打發他。後來終於發生了一件事情：米卡過了四年多，失去了耐性，第二次又到我們小城裏來，準備和他父親完全了清一切，但是使他萬分驚訝的是忽然發現，他業已空無所有，甚至都很難計算清楚，他早已向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取盡了他的財產的全部價值，支完了錢款，也許他自己反欠他父親多少。又根據他自已某年某月自願簽訂的某件和某件契約，結果是他已沒有再要求任何錢款的權利。靑年人很驚訝，疑心內中有不盡不實，和欺騙的情形，幾乎爆炸起來，好像喪失了神智。就是這樁事實引起了一個大慘劇，對於這慘劇的描寫將成爲我

這第一部序幕性質的小說的目的，或者不如說是這部小說的外表。但是在轉到這部小說的正文以前，必須還要先行敘講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其餘的兩個兒子，米卡的兄弟，並且解釋他們是從那裏出來的。

第三章　續絃和續絃生的子女

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將四歲的米卡脫出手去以後很快就續了絃。第二次的婚姻繼續了八年。他這第二位太太，也是很年輕的人物，駱菲亞・伊凡諾夫納，是從別省裏娶來的，他爲了一樁包工的小事件，和一個猶太人結伴到那邊去了一趟。費道爾・伯夫洛維奇雖然荒淫，酗酒，鬧事，却從不停止從事各項投資，永遠將自己的事情辦得順利，雖然差不多永遠帶點兒卑鄙。駱菲亞・伊凡諾夫納是『孤女』出身，從兒童時就失了雙親，一個黑暗的教堂執事的女兒，生長在女恩人，同時也是教養者，磨折者，有名望的老將軍夫人，伏洛霍夫將軍的寡妻的富有的家中。詳細情節我不知道，祇聽說這溫良，靜淑，無惡意的養女有一次曾在擱樓的釘上緊繩上吊，被人家救了下來——可見她是如此難於忍受這位老婦人的任性和永遠沒有完的責備，其實她並不見得惡狠，却爲了閑暇才成爲使人受不住的專制女性。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前去求婚，人家探聽了他的來歷，便把他趕走了。於是他又照第一次結婚的辦法，向孤女提議私奔。假使她當時對於他的行爲的細節知道得多些，一定也許她無論如何都不肯嫁給他的。然而因爲是隔了一省；而且一個十六歲的女郎能明白得了多少事情，況且叫她

留在女恩人的家裏，還不如去投河的好。因此還可憐的女人就把女恩人換了男恩人。費道爾．伯夫洛維奇還一次一個錢也沒有取到，祇是貪圖這清白的女孩的非凡的美貌，主要的是她的天真無邪的態度使他這樣好色之徒，以前祇是罪惡地愛好着粗魯的女性美的，爲之驚愕不置。「這雙天真無邪的眼睛當時在我心靈上像剃刀般劃了一道深縫」，——他以後說，惡毒地，別致地嘻笑着。但是對於荒唐的人，連這也祇是色情的衝動。他既未取到任何報酬，便和他的夫人不客氣，利用她在他面前有了「差錯」，幾乎是他把她「從弔繩上救下來」的，此外又利用她那種少見的靜謐和無責任的性格，居然一脚推翻了最尋常的夫婦間的禮貌。一些壞女人，就當着妻子面前，聚到家裏來，做出狂飲亂鬧的舉動。我要當作一種性格的特點報告的，是僕人格里郭里，陰沉，愚蠢，固執，好講理的人，嫉恨着以前的太太，阿台拉意達．伊凡諾夫納，這一次却站在新女主人的一邊維護她，用僕人們本不應有的方式，爲了她，和費道爾．伯夫洛維奇相罵，有一次竟把狂飲亂鬧的場面拆散，把所有聚來的搗亂女人用強力趕走。這個不幸的，從孩提時代就嚇怕的年輕女人發生了類乎神經性的女人病的樣子，這種病時常在普通人中間，鄉下女人身上遇見，因此人家喚她們做歇司底里病女人。她得了這個病，發作了兇險的，歇司底里性的突擊，有時甚至失去神智。然而她還給費道爾．伯夫洛維奇生下兩個兒子，伊凡和阿萊克謝意，第一個生在結婚的第一年，第二個生在三年以後。她

死時阿萊克謝意正四歲，雖然很奇怪，但是我知道他以後一輩子都記得母親，自然是像隔在夢裏一般。她死後兩個小孩的遭遇正和第一個小孩米卡一模一樣：他們完全被父親拋棄，遺忘，也落在那個格里郭里手裏，而且也是落到他的草屋裏去。專制老婦人，那個將軍夫人，他們的母親的女恩人和繼母，就在草屋裏找到了他們。她還活在世上，八年來始終也不能忘記她所遭受的侮辱。八年來她手頭上握有關于『騷非亞』的生活最正確的消息，聽到她生了病，而且有許多醜事包圍着她，曾經兩三次對自己的女食客們朗聲說道：『她這是活該，這是因爲她忘恩負義，上帝賜給她的』。

騷非亞．伊凡諾夫納死後整整三個月的時候，將軍夫人忽然親自駕臨敝城，一徑到費道爾．伯夫洛維奇的住宅裏來，祇在小城裏一共留了半點鐘，却做了許多的事。她有八年沒有見過的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出來見她時是喝得醉醉的。那時候在黃昏時光。有人傳說她剛看見他，不加任何解釋，就一下子給他兩下華貴的，響亮的耳光，三次把他的頭髮從上揪到下面，隨後也不說一句話，一直奔到草屋裏去看兩個小孩。一眼看到他們臉也不洗，穿着髒衣服，她立刻又給了格里郭里一記耳光，對他宣告這兩個小孩由她帶走，隨後就領他們出來，仍穿着原有的服裝，用大氅裹住，放在馬車裏，帶到自己的城裏去了。格里郭里受了這記耳光像一個馴順的奴隸，沒有敢說出一句粗話，還送老夫人到車傍，朝她齊腰鞠躬，恭敬地說

，她「照顧孤兒將得到上帝的酬報」。——「你總是一個木頭人！」——將軍夫人臨走時對他喊。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將這事情全盤考慮了以後，認為這是一件好事，所以對於孩子們歸將軍夫人教養在形式上的同意，他以後沒有一條敢駁回去的。至於說到所受的幾記耳光，他自己還走遍全城，加以講述」

恰巧將軍夫人不久就死了，在遺囑裏指定給兩個孩子每人一千盧布，「做他們的教育費。這筆款子必須用在他們身上，以够用到他們的成年時為條件，因為對於這類孩子贈送這一點是很够的了，假使有人願意，由彼等自行掏出腰包好了，等等的話」。我自己沒有讀到遺囑，但是聽說內中確乎有點奇怪，而且帶着十分別致的辭句。老夫人的主要的繼承人是一個誠實的人，那個省裏的紳士長，葉非姆．彼得洛維奇。他和費道爾．彼得洛維奇通了幾次信，當時就猜到從他那裏是掙不出他的孩子們的教育費來的，（雖然他從不直接拒絕，遇到這類事情時永遠祇是延宕着，有時甚至發抒出感情的話語），於是親自關心這兩個孤兒，特別愛上了最小的一個，阿萊克謝意，所以他在他的家庭裏教養了許多時候。這一點我要請求讀者最先加以注意，如果問這兩個青年人所得的教育和學問應該一輩子感激何人，那末應該感激這個葉非姆．彼得洛維奇，最高貴而且有人道性的人，這類人是很少遇見的了。他把將軍夫人遺下的兩千款子保存不動，等到他們成年時候竟長上利息，每人有兩千之數，而用自己的銀錢教

育他們，自然比每人一千的數額化得還要多。他們的童年和少年時代，我還是不去細講，祇指出一些最主要的事實。關於大的伊凡我所要報告的祇是他長大時，成爲一個陰沉的，鑽在自已心坎裏的孩子，並不很畏葸，却似乎從十歲起，就透澈了解他們到底是在別人的家庭裏生養着，他們的父親是那類連提起來都要害羞的人，等等。這個男孩很早時候，幾乎在嬰孩時代，(至少是這般地傳說)，就顯露了一種不尋常的，研究學問的才能。我不大知道底細，但是不知怎麼會事，他幾乎到了十三歲上才同葉菲姆．彼得洛維奇的家庭作別，轉入莫斯科的一個中學，又到一個有經驗的，當時極有名氣的教育家，葉菲姆．彼得洛維奇幼時的好友家中去住宿。伊凡以後自已講述這一切的發生由于葉菲姆．彼得洛維奇的「勇于行善」，他獲得了一個觀念，就是有天才的兒童應該就有天才的教育家求學。但是當靑年人畢業中學，進入大學的時候，葉菲姆．彼得洛維奇和這有天才的教育家全都不在人世了。因爲葉菲姆．彼得洛維奇沒有吩咐清楚，那位專制的將軍夫人所遺下的孩子們自已的錢，已經利上加利每人增到兩千之數，竟爲了我們這裏完全免不了的各種形式上的延擱，使他們遲遲地領不下來，所以靑年人在大學的最初兩年內不能不吃點苦頭，他被迫着一面給自已掙飯，一面讀書。應該注意的是他當時連和他父親通一通信的嘗試都沒有做過，——也許由于驕傲，由于看不起他，但也許是爲了冷靜的，健全的考慮暗示于他，從父親那裏是得不到任何一點點正經的維持

的。無論怎樣，這位青年人一點也不慌張，到底取到了工作，起初是每小時兩角錢的教課，以後就向各報館投送十行左右的小文章，講些街頭發生的事件，署名「目視人」。這些小文章聽說編得永遠十分有趣而且佳妙，很快地風行了起來，就在這一點上，這位青年人在經驗和智識方面全超越過了多數永遠受窮的，不幸的．一部分男女學生，他們在都市內照例從晨到晚踏穿報館和雜誌社的門限，除了永遠重複着關於翻譯法文或抄寫的一套相同的請求以外，想分出任何較好的辦法。伊凡．費道洛維奇和報館編輯部認識以後，就沒有同他們斷過關係，到了大學的最後數年，起始發表批評各種專門書籍的十分有才氣的文章，因此居然爲文壇中人所知曉。但是祇在最近的時間，他才偶然引起了在極大的讀者圈裏突如其來的，特別的注意，所以有許多人當時一下子留心到他，還記住了他。這是一個很有趣的事件。伊凡．費道洛維奇在畢業大學，預備用自己的兩千盧布到外國去一趟的時候，忽然在某大報上刊載了一篇奇怪的文字，甚至引起了並不是專門家的注意，主要的是關於顯然於他並不熟識的問題，因爲他研究的是自然科學。這篇文字討論着各處都在研究着的關於教會法庭的問題。他一面批評幾種以前人家發表的關於這問題的意見，一面表示自己個人的見解。主要的是在語氣和結論的出乎意表。而且有許多教會中人簡直把他當做自己的人。但同時不但平民派，甚至反神派也全起始鼓掌稱快。終于有些聰明的人決定，全篇文字祇是一個大膽的滑稽劇和嘲笑罷了

。我特別提起這件事，因爲這篇文字當時也曾達到我們市鎮傍的著名修道院裏去，裏面的人們對於大家提出的關于教會法庭的問題是十分注意的。這篇文字到了那裏，便引起了十分的惶惑。他們一看作者的名字注意到他就是我們城裏的人，「就是那個費道爾・伯夫洛維奇」的兒子。突然地，就在這當兒，作者親身到我們城裏來了。

伊凡・費道洛維奇當時爲什麼到我們這裏來？——我記得就在那個時候還帶着一種近乎不安的神情給自己提出過這問題來的。這個運定的駕臨，作成了許多後果的始端，——對於我，以後長久，而且幾乎永遠成爲不可明瞭的事。就一般推斷，奇怪的是這青年人十分有學問，態度上十分驕傲而且謹愼，竟會忽然走進這樣不堪的家裏，去找這樣的父親，這父親一輩子不理會他，不認識他，不記到他，卽使兒子向他請求，也自然無論如何，無論發生什麼事情都不會給他錢的，不但如此，甚至一輩子還生怕兒子們，伊凡和阿萊克謝意，也會在什麼時候跑了來，向他要錢。但是這個青年人竟搬進這樣的父親的家裏 和他住上一個月，又一個月，兩人住得不用提是如何的安謐。最後的一段不但使我特別地驚奇，而且許多別的人也爲之愕然。我上面已經提起過的彼得・阿歷山大洛維奇，米烏騷夫，是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在第一位妻子方面的遠親，當時恰巧從巴黎回來，又住在近城的一所莊園裏。我記得他就是驚奇得最利害的一個人。他和這青年人認識以後，對他十分注意，有時不免帶

着內心的痛苦，和他交換知識方面諷刺的話語。「他是驕傲的」，——那時候他對我們談論着他，——「永遠可以掙到錢的，現在他還有錢到國外去，——那末他在這裏做什麽事呢？大家都知道他到父親家來，並非爲了金錢，因爲無論如何父親是不會給他的。他並不喜歡喝酒，玩女人，然而老人却離不開他，兩人住得眞合適！」這是實在情形；青年人甚至對於老人具有顯明的影響；老人差不多有時似乎還會聽他的話，雖然偶然還要十分惡毒的發出固執脾氣來；他的行爲甚至起始有時顯得規矩些……

以後才解釋出來，伊凡．費道洛維奇來到這裏，一部分是爲了長兄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的請求，爲了他的事情。伊凡跟特米脫里認識和相見，差不多就在他自己到這城裏來的那個時候，但是爲了一件對於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關涉較多的重要事情，還在他離開莫斯科到此地來以前就通過信。那是什麽事情，讀者以後可以知道得十分詳細。雖然如此，即使在我已經知道了這個特別的情節的時候，我對於伊凡．費道洛維奇還覺得像一個謎，對於他的降臨此地——到底認爲無從解釋。

我還要補上一點：伊凡．費道洛維奇在父親和長兄之間當時做出一個調解者和斡旋者的樣子，長兄當時已和父親發生大爭執，甚至提出正式的訴訟。

再重複一下：這個小家庭當時在一生裏初次團聚，有幾個人甚至一生裏初次見面。祇有

幼子一人，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住在我們那裏已有一年光景，比兩個哥哥來得早些。就是對於這個阿萊克謝意，我最難於在引他到小說的正文上去以前，先來一次像現在這樣序幕性的敍述。但是必須也要寫一寫他的序言，至少是爲了預先解釋一個很奇怪的節目，那就是我不得不將我的未來的主角套上了沙彌的袈裟，從他的小說的台面上介紹給讀者。是的，他住在我們的修道院裏已經一年，而且好像準備一輩子把自已關在這裏面。

第四章 幼子阿萊莎

他祇有二十歲。(他的哥哥伊凡當時有二十四歲，長兄特米脫里二十八歲)。最先要宜告的是這個青年阿萊莎並非宗教的盲信者，至少據我看來，甚至還不是神祕主義者。我預行說出我的完全的意見：他祇是一個早期的仁愛者，所以撞到修道院的路上來；祇是因爲那時候惟有這條路擊中他的心坎，代表着他的心靈從塵世的惡毒的黑暗裏掙到愛的光明上去的一個理想。這條路所以中他的心坎，祇是因爲他在上面遇見了據他看來非同等閒的人物，——我們的著名的修道院的長老曹西瑪。他對於長老在他的難于抑止的心裏發出熱烈的初愛。然而我不爭辯，他在當時就已經十分奇特，甚至是從搖籃時代起始的。再說，我已經提過，他在母親死時祇有四歲，但以後却一輩子記住了她，她的臉龐，她的和藹的樣子，『正好像她活潑潑地站在我的面前一般』，大家都曉得，這樣的回憶，即使在還早些的年紀，即使在兩歲時也會牢記住的，但是以後一生中現出來，祇好像黑暗中光亮的斑點，又好像一張大畫面上撕下來的一角，當時這畫面除去這一角以外全都隱滅了。他的情形也是這樣：他記住夏天的一個靜寂的晚上，敞開的窗，落陽的斜光，(斜光記得最眞切)，屋隅裏一個神像，前面點燃着神

燈，母親跪在神像面前，歇司底里地嗚咽着，還帶着響叫和呼喊，兩手抓住他，緊緊地抱住，緊得發痛，爲他禱告聖母，兩手把他捧着，伸到神像那裏，好像求聖母的庇護……突然地，奶娘跑了進來，慫嚇地把他從她手裏搶走。眞是一個畫面，阿麥莎一下子記下了母親的臉：他說那張臉是瘋狂的，却很美麗的，從他所能記下來的加以判斷。但是他不大愛將這回憶講給什麼人聽。他在童年和少年時不好動，甚至不大說話，但非由于不信任，非由于畏葸，或陰鬱的不善與人交，甚至相反，是由于一種別的情形，由于一種好像是內心的思慮，親身的，和別人不相干，而於他很重要的思慮，使他爲了這似乎忘掉了別人。然而他是愛人的：他好像一輩子完全信賴人，但是從來沒有人把他當做普通的，或幼稚性的人。他身上有點什麼，會說出，暗示出，(以後一輩子也是如此)，他不願意做人們的裁判官，不願意作主責備人家，也無論如何不責備人家的。他甚至好像一切容忍，毫不怨艾，雖然時常很悲苦地發愁。不但如此，在這意義裏他甚至到了什麼人也不能使他驚奇，恐懼的地方，這情形在他最年輕的時候就發生的。二十歲上到了父親家內，一直走進齷齪的淫慾的洞穴裏，童貞，純潔的他，在看不下去的時候，惟有默默地退出去，沒有一點點賤蔑或責備任何人的神色。父親呢，曾做過人家的食客，所以是一個精細，而且對於受氣具有敏感的人。起初不信任並且陰沉地接待他，（『永遠沉默着，在自己心裏打主意』），不久竟開始時常抱他，吻他，至少隔兩個多星期

一次，固然是由于薄醉的情感作用，包着一腔醉淚，然而顯然是真誠地，深刻地愛他，像他這樣的人自然本來是不會愛任何人的……

大家全都愛這青年人，無論他發現在什麼地方，甚至從他的兒童時代起就是這樣。他到了恩人和繼父葉菲姆．彼得洛維奇．博連諾夫家裏以後，這家裏所有的人都很愛他，把他全看作親生的孩子。他到這家去的時候尚在嬰孩時代，決不能在嬰孩身上期待有計算心的狡黠，機詐，或諂媚，討好的藝術，使人家生愛的能力。所以這種引起人家對他生特別愛情的才能，是他包含在自已身上的，所謂出自天性，無虛假，無作爲的。他在學校裏也是這樣，雖然他好像就是那類引起同學不信任，有時是嘲笑，或許是嫉恨的孩子們的一個。他從兒童時就愛躲在角落裏讀書，然而同學們十分愛他，簡直可以稱他爲在校全部時間內大衆的愛人。他不大淘氣，甚至不大快樂，但是大家看他一眼，立刻見出這並不由于他心裏的陰沉，相反地，他的心情是平穩，明朗的。在和他年齡相差的人中間，他從來不愛顯出超越的樣子。也許就爲了這緣故，他從來不怕什麼人，而男孩們也立卽明白，他並不對于他的無畏懼視作驕傲的事，他的神氣好像不明白他勇敢無畏似的。他受了氣，從不記住。有時在受了氣惱一小時後就答理給他氣受的人，或是自已同他先講話，帶着那種信任和明白的神情，似乎他們之間並未發生任何事情。他並非裝出偶然忘掉，或故意饒恕氣惱的樣子，祇是不把它當作氣惱，

這却使孩子們鎮降住了。他祇有一個特點，能使他在中學校從低級到高級各班的同學們時常引起一種取笑他的願意，但並不由于惡性的嘲笑，却因爲他們覺得高興。他這特點是一種對變的，瘋狂似的害羞和貞潔。他不能聽關於女人的某種話語，某種談話。不幸，這『某種』話語和談話在學校內是根除不盡的。那些心靈純潔的男孩們，還幾乎是小孩已經時常愛在教室裏互相談論，甚至高聲講出這類的事情，圖畫和形象，這些東西連丘八們都不常說起。而且丘八們所知道，所明白的，還沒有比我們的知識階級和上等社會裏尙在幼年的兒童對於這類事情早經熟稔的一切多些。在這裏，也許還沒有道德的敗壞，也沒有眞正的犬儒性，腐敗的，內在的犬儒性，却祇是外表的，而這外表的一種就被他們時常認爲幽雅的，細巧的，勇敢的，値得模倣的行爲。他們看見阿萊涉．卡拉馬助夫在大家談起『這件事』的時候，迅快地用手指塞住耳朵，便有時故意圍聚在他的身傍，强行將他在耳朶上的手奪去，朝他的兩隻耳朶裏喊進難聽的話，他掙脫着，蹲落在地板上，躺下來，伏着身子，老是不說一句話，也不罵一聲，默默地忍受恥辱。但是後來人家把他放了，不再用『小姑娘』的稱呼逗他，而且還瞧着他，露出惋惜。再說，他在功課方面永遠處于全班中優秀之列，却從不跳到第一名的位置上去。

葉非姆．彼得洛維奇死後，阿萊涉還在省立中學校讀了兩年的書。無可排遣的葉非姆．

彼得洛維奇的夫人，在丈夫死後，立刻帶着全屬于女性的整個家庭，到意大利去長期居住。阿萊薩却到了兩位女太太的家裏。這兩位女太太他以前從未見過，是斐菲姆．彼得洛維奇的遠親。他到她們家去是根據什麼條件，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的性格方面的特點，就在于他從不顧問他是靠誰的錢生活着的。在這點上，他和他的老兄伊凡．費道洛維奇完全相反，——伊凡在大學裏的最初兩年受够了窮，自食其力地生活着，並且從兒童時代，就悲苦地感到他受人家的恩惠，吃別人的麵包。但是阿萊克謝意性格上這種奇怪的特點，好像不能予以十分嚴厲的責備，因爲每一個人，祇要稍稍地認識了他，在發生這類問題時，將立即相信阿萊克謝意一定是那類好像瘋僧似的青年人，祇要忽然有許多資財落在他的手裏，他會毫不爲難地交了出去，就憑着人家初次的請求，或是拿去做一件善舉，或是也許甚至交給一個狡猾的壞蛋，假使他對他有所請求。總而言之，他似乎完全不知銀錢的價值，自然這話不是照字面上的說法。在人家給他一點零用錢的時候，——他自己是從來沒有請求過的，——他不是有好幾禮拜不知道如何用法，便是毫不加以珍惜，那些錢一下子便消滅了。彼得．阿歷山大洛維奇．米烏騷夫，一個對于錢財和資產階級的信實十分看重的人，在注意地察覷了阿萊克謝意以後，有一次對他說出以下的妙語：「也許他是世界上唯一的人，你可以不留一個錢把他放在一個有百萬居民的都市的廣場上面，他決不會喪亡也不會凍死餓死，因爲就有人一下子給他食物

，一下子把他安排不好，他自己也會一下子給自己安排好的，而他並不須用任何努力，受任何屈辱，安排他的人也不感任何困難，相反地，也許甚至認爲快樂。」

他在中學裏沒有畢業；還剩一年，他忽然對自己的女人太太們宣告，他要到父親那裏去，爲了鑽進他腦筋裏來的一件事。女太太們很憐惜他，不願意放他走。車票不很貴，女太太們不許他典質他的錶，——恩人的家屬到外國去以前給他的禮品，便很豐盛地給他盤費，還有新的衣裳和內衣。但是他將一半錢還給她們，說他決定願意坐三等車。到了我們的小城以後，對於父親的第一句問話：「沒有畢業，回來有什麼事情？」他沒有直接回答，據說露出憂慮的樣子，和尋常不同。不久發現他在尋找母親的墳墓。他當時甚至想自承就是爲了這件事情來的。但是他回來的原因不見得就限於此。大概，他當時連自己也不知道，並且無論如何不能解釋：究竟是什麼東西忽然好像從他的心靈裏飛升起來，無法障礙地把他引到一條新的，不熟稔的，却已經避免不掉的道路上去。費道爾·伯夫洛維奇不能給他指出，第二位夫人葬在何處，因爲在棺材埋入土內以後，他從未到她的墳上去過，又爲了年代久遠，完全記不清她當時葬在何處……

帶着說幾句關於費道爾·伯夫洛維奇的事情。他許多時候沒有住在我們城裏。第二位妻子死後，過了三四年，他到南俄去，最後到了渥台薩，在那裏連上住了幾年。據他自己說，他

在那裏起初認識了『許多猶太鬼，猶太女鬼，猶太小鬼』，結果是受了『不但猶太鬼，且是猶太人的招待』。可以想到的是他就在一生中這個時期內發展了賺錢，撈錢的特別才能。他重又回到我們城裏來久居，不過是在阿萊莎回來以前三年的光景。他的舊相識們發現他蒼老得利害，雖然他還不是怎樣的老人。他自持並不見得尊貴些，却是多帶些領袖的氣味。譬如說，發現了無禮地對于以前的丑角的需要，——那就是把別人裝做丑角。愛和女性胡纏，並不見得仍像以前那樣，却甚至好像更加討厭些。不久他成為縣裏許多新酒店的創辦人。顯然他也許已有十萬家私，或者也許稍為少些。有許多本市的，縣裏的居民立刻向他借貸，自然是有可靠的抵押品的。在最近的時候，他好像顯得衰弱，好像起始喪失了平穩和自行檢點的能力，甚至墮入一種輕浮裏去，做事有始終，行動好像沒有一致，時常喝得很醉，如果沒有那個僕人格里郭里，那時候也已十分老邁，有時像師傅那樣服侍着他，也許費道爾．伯夫洛維奇不會活得沒有什麽特別麻煩的。阿萊莎的回來，好像竟影響到他的道德方面，在這早衰的老人心裏，好像有什麽東西從早就在他的心靈裏壓抑住的一切裏升了起來。『你知道不知道，』——他時常對阿萊莎說，注視着他，——『你很像她，那個歇司底里的女人？』他這樣稱呼自己的故世的妻子，阿萊莎的母親。『歇司底里』女人的墳墓終于由僕人格里郭里指點給阿萊克謝意看。他領到我們城市的公墓上去，就在遠遠的一個角落裏，指出一個不貴的，却還體面的

鐵板，上面刻着死者的名姓職銜，年齡和死亡的年份，底下還刻着四行詩，是古體的，中等人家墓上常用的詩句。可驚奇的是這塊鐵板是格里郭里做下的。他自己把它按在可憐的「歐司底里女人」的墳上，而且掏出自己的腰包來做的，在他屢次向費道爾．伯夫洛維奇麻煩着，提起這墳上的事情，而他不但搖頭不管這事，且揮手驅去自己一切的回憶，終于動身到濹台薩去了以後做成的。阿萊莎在母親墳上並沒有顯露任何特別的情感作用；他祇是傾聽了格里郭里關於建置鐵板鄭重其事，有條有理的敘述，垂頭站了一會，不發一語，走開了。從那時候起，也許甚至整年沒有到墳上來。但是這小小的一段事實也對于費道爾．伯夫洛維奇發生了很別致的影響。他忽然取出一千盧布，送到修道院去，以記念亡妻的靈魂，但記念的不是續絃，不是阿萊莎的母親，不是「歐司底里女人」，却是阿台拉意達．伊凡諾夫納，揍打他的那個。那天晚上，他喝醉了酒，對阿萊莎痛罵僧士。他自己決不是信宗教的人：這人也是從來沒有把五分錢的臘燭在神像面前插過。這類人物身上常會有突來的情感和突來的思想作奇怪的爆發。

我已經說過，他很衰弱。他的面貌在那時候有點可以清切地證明出他所過全部生活的性格和本體來。除了他的永遠傲慢的，善疑的，嘲笑的眼瞼底下長而多肉的小麻袋以外，除了小而肥的臉上許多深刻的縐紋以外，在尖尖的下腭上面還掛着一個大喉核，厚肉，橢圓形，像一隻錢袋，給他添上一種難看的，色情的樣子。再加上一隻食肉獸形的長嘴，厚腫的唇，



唇裏露出烏黑的，幾乎蛀盡的牙齒的小斷塊。他每次說話，唾沫亂濺。他自己也喜歡嘲笑自己的臉，雖然他對它大概是滿意的。他特別指出自己的鼻子，不很大，還很細，帶着凸出極高的駝峯；『眞正的羅馬式的』，——他說——『和喉核連在一起，就是式微時代古羅馬貴族的眞正的面貌。』他似乎頗引爲驕傲。

阿萊沙在發見了母親墳墓不久的時候，忽然對他宣告，想進修道院裏去，僧士們也肯收他做沙彌。他又解釋這是他的急切的願望，所以向他做父親的鄭重地請求許可。老人早就知道，躲在修道院的庵舍裏的曹西姆長老對于他的『安靜的男孩』引起了特別的印象。

『這位長老自然是他們那裏最誠實的僧士』，——在默默地，凝神地傾聽了阿萊沙的話以後，他說着，對於他的請求幾乎完全沒有驚奇，——『你原來想到那個地方去，我的安靜的小孩』！——他已有半醉，忽然發出長長的，半醉的，却不失狡猾和醉後油滑腔調的微笑，——『我早就感到你的結局會弄到這個樣子，你知道不知道？你就是張羅着想到那個地方去！現在你大概還有兩千塊錢，這就夠你的出家資本。至於我也是永遠不會把你扔着不管的，祇要那邊開口要多少，現在我就可以替你付出去。假使他們不開口要，我們何必自己送上去，對不對？你的化錢就像金絲雀一般，一個禮拜吃兩粒米……唔。你知道，在一個修道院裏有一個市外的村鎮，大家都知道裏面住着的全是所謂『修道院的妻子，』我看，一共有三十多個

妻子……我去過，你知道，那裏有一種特別趣味，自然是別致的意思。壞的祇是帶着濃厚的俄羅斯味，完全沒有法國女人，本來可以有的，資本並不少。探清了路，——便會來的。但是此地却什麼也沒有，並沒有修道院的妻子，裏面却有二百多名僧士。很純潔。與素。我承認的……唔。那末你確乎要到僧士那裏去，是麼？阿萊莎我眞是捨不得你，相信不相信，我眞是愛你……然而這也是合適的機會：你可以替我們有罪的人禱告，我們坐在這裏，犯了太多的罪。我時常想：將來誰能替我禱告禱告？世界上有沒有這個人呢？你這可愛的小孩，我對于這類事情是眞愚蠢的，你也許不相信麼？這眞可怕。你看見不看見：我對于這件事情，無論怎樣愚蠢，總是思想，總是思想，自然是偶然的，不是永遠想的。我心想，我死的時候，鬼總不會忘記用鈎子把我拉去的。我又想：是鈎子麼？他們是從那裏取來的？什麼做成的？鐵的麼？在那裏鑄成的？他們那裏還有工廠麼？修道院裏的修道僧一定以爲，在地獄裏，——譬如說——是有天花板的。我却準備相信地獄是沒有天花板的。這樣顯得漂亮些，文明些，那就是說：照馬丁·路德的式子。實際上都不是一樣的麼。有天花板或沒有天花板，假使沒有天花板，便沒有鈎子。假使沒有鈎子，那末一切都橫倒着；這末說來，又是想不透：究竟誰用鈎子拉我，因爲假使沒有人拉我，那末怎麼辦呢？世界上有沒有眞理呢？這些鈎子， II Faudrait

※據說這是法國十八世紀作家福祿特爾的名句：「如果沒有上帝，應該虛構出來」。

les inventer（應該虛構出來，）米特意爲了我，爲我一個人，因爲你要知道，我是如何地無恥！……」

「在那裏是沒有鈎子的」，——阿萊莎說，輕聲而且嚴正地看了父親一眼。

「是的，是的，祇有一些鈎子的影兒。我知道的，我知道的。某法國人描寫着地獄說道：J'ai vu l'ombred' un cocher qui avec l'ombre d'une brosse frottait l'ombre d'une carosse.（我看見御者的影，他用刷子的影擦淨馬車的影）。怎麼會知道沒有鈎子？你到僧士那裏住上幾天，就不會唱這調了。好了，你去罷，等你找到了眞理，再來告訴我：如果你確乎知道是什麼會事，你可以安心到那個地界裏去。你在僧士那裏比在我這裏體面些，我這裏祇有一個醉鬼老頭子，和一些女孩子……固然對於你這樣的安琪兒，是絲毫不動的。也許在那裏也不會動你的，我所以允許你，就是希望最後的一着。你的智慧不是鬼吃掉的。你發了一陣火燄，熄滅了，毛病治好，便會回來的。我要等候你：我覺得你是世上唯一的不責備我的人，我的親愛的小孩，我是感覺到的，我不能不感到！……」

他甚至痛哭了。他是充滿情感的。他心情惡劣，而同時充滿情感。

第五章 長老

也許讀者裏有人將猜想，我的這位青年人具有病態的，狂熱的，貧乏地發展的天性，是一個面容慘白的幻想家，癆病形的，酒鬼樣子的人，然而相反地，阿萊莎在當時却是態度威嚴，臉頰紅潤，目光熠爍，滿身是健康的十九歲的少年。在那時候，他很美麗，魁偉，中高的身材，褐色的皮膚，漲得寬闊的眼睛，很深沉，顯然還很安靜。也許有人說，紅潤的臉頰是和狂信與神祕兩不相礙的；但是我以爲阿萊莎甚至比任何什麼人都現實。自然，他在修道院裏深信奇蹟，但是據我看來 奇蹟是永不會使現實派驚訝的。並不是奇蹟使現實派傾向到信仰上去。眞正的現實派，如果他沒有信仰，永遠會在自己身上發見同時不信奇蹟的力量，如果奇蹟立在他前面，成爲不可推翻的事實，他寧願不信自己的情感，不去承認事實。即使予以承認，則認作一件自然的事實，在這以前祇是爲他所不知曉罷了。在現實派身上，信仰不是從奇蹟裏產生，而是奇蹟從信仰裏產生的。如果現實派一得信仰，則他爲了自己的現實主義，勢必是認奇蹟。使徒福瑪聲明，他在未看到以前不能相信，但是看到了以後便說：「我的神，我的上帝」，是不是奇蹟使他得到信仰？大概不是的，他所以相信，唯一地祇是因爲自

已願意相信，也許在祕密的內心裏，已經完全相信，還在他說着：「未看到以前不能相信」的時候。

有人也許要說，阿萊莎性質呆鈍，智識不發展，沒有畢業學校等等的話。但沒有畢業學校，那是實在的，但是說他呆鈍，或愚蠢，是極大的不公。我祇是重複說上面已經說過的話：他的走到這路上來，祇是爲了惟有這一條路使他驚愕，代表他的心靈從黑暗掙脫到光明的出路的全部理想。再加上他一部分已經是我們的最後的時代的青年人，那就是說他本性誠實，追求眞理，尋覓它，又信仰于它，一信以後便要求用自己的全部心靈的力量予以參加，要求一個迅快的功績，還帶着爲這功績寧願犧牲一切，甚至性命的一定不移的願望。雖然不幸這些青年人時常不明白犧牲性命也許是在許多這類事情裏一切犧牲中最容易的一個，而譬如說，從沸騰着青年的生命之中，犧牲五六年去從事艱難苦痛的學習，從事科學，那怕祇是爲着增强自身的力量，以服務自己所愛的眞理，和甘願完成的苦行，——這樣的犧牲在許多人方面實在是完全力不從心的。阿萊莎是選擇了和大家相反的道路，但帶着同樣的渴求迅快立功的心情。他剛剛嚴正地沉思了一下，對於靈魂不死和上帝存在的信念有所驚訝的時候，立刻自然地對自己說：「我願爲靈魂不死而生活，不承認一半的折衷」。同樣地，祇要他一決定，靈魂不死和上帝是沒有的，立刻會成爲無神派和社會主義者，（因爲社會主義不僅爲工人問題，或所

謂第四種階級的問題，主要地都是無神派的問題，無神論在現代的具體化的問題，在無神上建築的巴比崙高塔的問題，——這高塔的建築不是爲了從天上達到地上，都是爲了使天降到地上」。阿萊莎甚至覺得照以前那樣生活是奇怪而且不可能的。聖經上說：「你如願爲完人，你就捨棄一切，隨我走來」。阿萊莎對自己說：我不能捨出兩個盧布，以代替「一切」，也不能止於做做晚禱，以代替「隨我走來」。從他的幼年時代的回憶裏，也許還保存着關於我們的市傍修道院的一點影子，——是他母親時常領他到那裏去的。也許神像前落陽的斜光發生了影響，——是他的歇司底里的母親把他高舉到神像前面去的。沉思的他當時到我們這裏來，也許就爲了看一看：這裏是否一切全有，或僅有兩個盧布，——於是在修道院裏遇見了這位長老……

這位長老，我前面已經解釋過，就是曹西瑪長老。但是在這裏必須說兩句：我們的修道院裏的「長老」究竟是什麽，所可惜的是我感覺自己在這條路上是不够內行和堅定的人。我來試一試用極少的話語，作浮面的敍述。第一點，專門的，內行的人們說長老與長老制度發現在俄國修道院裏倘不很久，還沒有到一百年，而同時在整個正教的東方，尤其是在雲南和阿孫那，却已存在了千年以外。有人說，在較古的時代，我們俄羅斯也有長老制度存在，或者一定是應該存在的，但是因爲俄羅斯的災難，韃靼的侵攻，叛亂，在君士但丁堡被征服後和東方

斷絕了關係，這個制度被我們遺忘，長老也中絕了。從上世紀末起，一個偉大的苦修者，人家稱呼他伯意謝·魏里慈郭夫司基的，和他們的門徒們，重又恢復了這個制度，但是直到現在，甚至過了差不多一百年，不見得在許多修道院裏都存在着，甚至有時幾乎遭了驅逐，看作俄羅斯國內前所未聞的新鮮樣子。在我們俄羅斯國內，一個著名的廟裏郭再里司卡耶·渥布奇諾耶裏面，這制度特別地發達。在我們的市傍的修道院內，什麼時候，而且是誰植立這制度的，——我不能說，但是裏面已經數到了第三代的長老，而曹西瑪爲最後的一個，然而他由於衰弱與疾病，已經差不久離死不遠，而代替他的還不知道是那一個人。這是對於我們的修道院重要的問題，因爲我們的修道院，直到那個時候爲止，還沒有什麼特別著名的地方：裏面既沒有聖徒的骸骨，也沒有顯靈蹟的神像，甚至沒有與我們的歷史相關聯的顯赫的傳說，也數不出什麼歷史上的功績與對於祖國的勞勳。它的發達，而且聞名全俄，就爲了長老；香客們成羣地從全俄羅斯各地，幾千里外，聚到這裏來看他們，聽他們。你選擇了一位長老，便放棄自己的意志，完全聽從他，完全地自行絕棄一切。對於這個誘惑，對於這個可怕的生命的學校，自己定下命運的人是甘願接受的，希望在長久的誘惑以後戰勝自己，克制自己，使能藉着一輩子的苦行，終於達到完成的自由，就那是擺脫自我，避免那般活了一輩子，而未在自身裏找到自己的人們的命運。這個發明，即長老制，並非出於學理，却由於東方

千餘年的實驗而得。對於長老的義務，並非我們俄國修道院裏常有的普通「苦行」可比。這裏承認着一切就業於長老的人們永久的懺悔，約束者和被約束者之間不可摧毀的關係。說個譬喻，有人敍講，在基督敎最古的時代，有一次，有一個苦行者，沒有履行他的長老讓他做的某種苦行，離開修道院，到別國去，從敍里亞到埃及去。在那裏，在修了長期的，偉大的勞績以後，終於熬鍊了苦難，和爲信仰而磨折的死。在敎會把他當作聖者尊視，將他的軀殼下葬的時候，敎堂執事正喊着：「被公布受洗的人們，出來呀！」——忽然那口棺材，連同躺在裏面的苦難人的軀體離開原地方，被推到敎堂外去，這樣連來了三次。後來才知道這位神聖的情慾受苦者破壞了苦行，離開長老，現在沒有長老的解除，他是不能被恕免的，不管他有多大的勞績。當原來的長老解除了他的苦行以後，這才完成了他的葬禮。自然，這祇是古代的傳說，但還有一件最近的故事：現代的一個修道僧在阿芬那修行，忽然他的長老命令他離開阿芬那，——這地方是他從心靈深處，當作聖地，當作安靜的躲身場所那樣愛戀着的，——命令他先到耶魯撒冷朝拜聖地，再回到俄羅斯北方，西比利亞：「那邊是你的位置，不是這裏」。那個被憂愁所中，垂頭喪氣的僧士到君士但丁堡去見總監督，求他解除他的苦行，總監督回答他，不但他，總監督，不能解除他，就是在整個世界裏，沒有，也不會有那種可以解除他的苦行的權力的，——這苦行旣由一個長老加在他的身上，那末惟有這個加上去的

長老自已才有還種解除的權力的。所以長老制具有在一定的情形內無邊涯的，不可思議的權力。在許多修道院裏，長老制所以幾乎遇到壓迫，就是這個原因。但是在民間，長老們立刻受到了很高的尊敬。說個譬喻，普通人和最高貴的人們全都到我們修道院的長老那裏，對他膜拜，向他懺悔自身的疑竇，自身的罪孽，自身的悲哀，請求他的勸告和訓示。反對長老制的人們看見這樣子，隨着別種的攻擊，喊嚷着說，這樣子是使懺悔的聖祕禮專擅地，輕浮地降了身分，——雖然修行僧或俗人對長老不斷地懺悔自己的靈魂，是完全不能視作聖祕禮的。然而結果是長老制仍舊維持下去，漸漸地在俄國的修道院裏樹立了基礎。固然也許不錯，這種爲使人道德上從奴隸再生到自由和精神完整方面而曾經試鍊過，已經用了千年的利器，會變成兩頭尖的工具，因此相反地，有的人竟會被引到魔鬼的驕傲上去，而得不到馴順與完全的克己功夫，那就是引到鎖鍊，而非引到自由。

曹西瑪長老年六十五歲，出自地主家庭，在最早的青年時代曾充軍人，在高加索當過校官。無疑地，他的一種特別的，心靈的性格使阿萊莎爲之驚愕。阿萊莎就住在長老的修道院裏，——長老很愛他，讓他和自已同住。應該注意的是阿萊莎當時住在修道院裏，還沒有受什麼約束，可以整天任意出去，假使穿了袈裟，那是出於自願，爲是和院內的任何人不顯區別。自然，他自己也喜歡這樣。也許不斷地包圍着長老的那種力量和名譽強烈地影響到阿萊莎

年輕的想像。許多人都說曹西瑪長老許多年接待許多人到他那裏來懺悔自已的心臆，向他渴求忠告和醫治的話語，——太多太多的剖白，痛悔，自承，接受到他的心靈裏面，使他終於取得了十分微細的悟性，祇要朝來見他的不相識的人臉上看了一眼，就會猜出：這人是爲什麼來的，需要什麼，甚至猜得出何種的痛苦割裂着他的良心。他在來見的人說出話語以前，先知道了人家的祕密，這使那人驚訝，慌惘，有時幾乎使那人害怕。但是阿萊沙幾乎永遠看到許多人，幾乎是一切的人，第一次到長老那裏去密談，進去的時候懷了恐怖與不安，出來的時候差不多永遠是明朗而快樂的，最陰鬱的臉會變成幸福的臉。使阿萊沙異乎尋常地驚愕的是長老並不嚴厲；在禮貌方面是差不多永遠快樂的。僧士們說他的心靈就是依戀於犯罪最多的人身上，凡是作孽較別人多的人，他愛得也比愛別人深。甚至到了長老生命臨完的時候，僧士們裏面還有恨他，羨慕他的人，但是這類人顯得少了，他們沉默着，雖然在他們的行列裏還有幾個很著名的，在修道院中重要的人物，例如一個古老的修道僧，偉大的寡言者和不尋常的吃素人。然而大多數人到底無疑地保持在曹西瑪長老的一面，內中很多人竟用全心，熱烈而誠懇地愛他；有幾個人甚至近於狂信般地依戀着他。這類人直接地，但並不十分朗聲地說，他是聖徒，這是已經毫無疑義的事，因爲預見他的接近死亡，期待立將顯示的奇蹟，而於最近將來使修道院獲得偉大的名譽。對於長老奇蹟的力量，阿萊沙是無從置辯地相信的，

正和他無從置辯地相信關於棺材從教堂裏飛出去的故事一樣。他看見有許多人帶來了有病的兒童或成人的親屬，懇求長老把手按在他們的頭上，讀着禱詞，後來很快地就回家了，有的人第二天上就回來，含着眼淚在長老面前跪下，感謝他治愈了他們的病人。是不是果眞地治愈，或祇是病況的自然的改善，——對於阿萊莎是不存在這個問題的，因爲他已經深信師傅的精神的力量，他的名譽似乎成爲他自身的勝利。特別使他的心抖索，整個身體似乎發着光耀的，是在長老中出來見普通人組成的一羣香客的時候，——他們等候在菴舍大門的出口處，是從全俄羅斯各處聚攏來，特意要見一見長老，求他的祝福的。他們匐伏在他前面，哭泣，吻他的脚，吻他立過的土地，大聲哭喊，女人們把自己的孩子們伸到他的面前，把歇司底里的女病人領來。長老同他們說話，讀簡短的禱告，爲他們祝福，把他們打發走了。近來他受了疾病的侵襲，有時顯得十分衰弱，竟不大有力氣從修道室裏走出來，於是香客們有時好幾天在修道院裏等候他的出來。他們爲什麼這樣愛他，他們爲什麼在他面前匐伏，祇要見到他的臉，便感動得下淚，對於阿萊莎是不成什麼問題的。噢！他也很明白，對於馴順的俄羅斯普通人的靈魂，被勞力和憂愁所磨折，重要地是被永遠的不公平和永遠的罪孽（自身的和世界的）所磨折，對於他們，獲得聖物或聖者，跪在前面膜拜，是一種再也沒有比這强烈的需要和安慰：「假使我們有罪孽，不眞實與誘惑，那是一樣的，世上某處地方有一位聖者與高人；他

有眞理，他知道眞理；那末眞理在地上不致於死去，將來什麼時候會轉到我們這裏來，在整個大地上佔到優勝，像預期的一樣。」阿來莎知道，人民就是這樣感覺，甚至這樣推想的，他明白這一點，至於說在人民眼中，長老就是那個聖者，上帝眞理的保持者，——他自己絲毫沒有疑惑，正和那些哭泣的鄉人們，和孩子們向着長老伸過去的病女人們一般。長老圓寂後將使修道院得到非常的盛譽的一個信念在阿來莎的心靈裏主宰着，也許甚至比修道院內的任何人爲強烈。總之，最近的時候，一種深刻的，火焰似的內心的喜悅在他的心裏越來越強烈地熠燒着。對於這位長老站在他的面前，到底祇是一個單位一層，不能使他絲毫動心：「一樣地，他是聖徒，他的心裏有使一切人更新的祕密，有一種力量，足以終於設定地上的眞理，於是一切人都成爲聖者，相互地愛，無富，無貧，無高，無卑，大家全是上帝之子，眞正的基督的天國降臨了。」這就是阿來莎的心中夢幻着的。

兩位兄長的回來似乎對於阿來莎引起極強烈的印象，——他們是他以前完全不認識的。他同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哥哥比另一位同母生的兄長伊凡．費道洛維奇說得投機些，相處得接近些，雖然特米脫里還回來遲些。他十分關心着和兄長伊凡相識，然而他已經住了兩月，兩人雖常相見，但是怎麼樣還沒有合得上來；阿來莎自己也是沉默寡言的人，似乎期待着什麼，似乎有點害臊，雖然阿來莎起初也曾在自己身上提到兄長伊凡深長的，好奇的眼光，

但是不久他好像甚至停止想到他來。但是阿萊涉還想着另外的一點心思；伊凡對他這般微少的好奇和同情也許是出於一點阿萊涉完全不知悉的原因。不知爲什麼緣故，他總覺得伊凡有點忙，忙着一點內心的，重要的事情，努力趨赴一個目的，也許是很困難的一個目的，所以他沒有工夫管到他，而這就是他所以冷淡地看着阿萊涉的唯一的原因。阿萊涉也想到：內中有沒有什麼看他不起的地方，一個有學問的無神派看不起一個愚蠢的沙彌。他深知他的哥哥是無神派。對於這樣的賤視，假使是有的話，他本不能生氣，但他到底懷著着一種自已也不明白的，驚惶的不安，等待兄長願意和他接近些的時候。兄長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抱着極深的尊敬批評兄長伊凡，講到他時總帶着一種特別的情感。阿萊涉從他那裏得悉那件最近使兩位兄長發生非常密切關係的重要事情的細節。特米脫里對於伊凡的盛讚在阿萊涉的眼中所以顯得特別的，是因爲特米脫里這人，和伊凡相比，差不多是完全無學識的，兩人放在一起，在個性與性格方面，顯然成爲一個鮮明的相反，也許不能想到再比這兩人那樣互相不同的了。

就在這個時候發生了這個不齊整的家庭的全體份子在長老的修道室內相晤的情事，或者說得好聽些，開了一次家庭聚會，這聚會給予阿萊涉極深的印象。這次聚會的藉口，說實話是虛假的。就在那個時候，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和他父親費道爾·伊伯洛維奇關於遺產和

財產上的賬目雙方的不和諧點已達到了不可能的焦點。關係尖銳化了，顯得無從忍耐。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好像首先，又好像開玩笑似地出了主意，就是大家全聚在曹西瑪長老的修道室裏，雖然不必求他直接的調停。却到底可以比較有禮貌地講開一切的話，並且以長老的職位和面子，也可以取到點暗示與和平了結的徵兆。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永未到長老那裏去過，甚至沒有見過他，自然以爲他們想用長老來嚇唬他一下；但是因爲他自己對於近來同父親爭論時所作許多特別決裂的舉動，暗地裏深自責備，所以也接受了這邀請。另外應該注意的，是他並沒有住在父親家中，像伊凡．費道洛維奇那樣，却另外住開，在城市的另一端。當時住在我們城裏的彼得．阿歷山太洛維奇．米烏騷夫特別抓住了費道爾．伯夫洛維奇這一個理想。一個四五十年代的自由派，自由思想者和無神派，他也許爲了厭悶或者也許爲了輕浮的戲耍，積極地參加這件事情。他忽然想看一看修道院和「聖徒」。因爲他同修道院還繼續着長久的爭論，關於兩方田地疆界，林中伐木，河裏捕魚的某種權利的訴訟還拖延着，所以他趕緊利用這點，藉詞說他願意自己和方丈談判：能不能設法和平了結這個爭論？一個具有這般好意的賓客，自然會受修道院裏的接待，比對普通的好奇的人注意些，而且有禮貌些。爲着這一切考慮，修道院裏可以將一點內部的影響加到有病的長老身上，因爲近來長老差不多完全足不離修道室一步，爲了疾病甚至拒見普通的訪客。結果是長老同意了，並且定好日子

。「是誰派我替他們分辯的」？——他惟有含着微笑對阿萊莎聲明了一句。

阿萊莎聽到會晤的事情，顯得十分不安。涉訟和爭論的兩造中對這聚會看得正經的，無疑地惟有兄長特米脫里一人；其餘的人是爲了輕浮的，也許對於長老方面可侮辱的目的而來的，——阿萊莎這樣瞭解。兄長伊凡和米烏騷夫的來是爲了也許是最粗俗的好奇，至於他的父親也許是爲了一個丑角性的，優伶式的場面。唔，阿萊莎雖然不說話，却已充分地，深刻地知道了自己的父親。我重複一句：這個孩子並不那樣心地樸實，像大家所公認似的。他懷着沉痛的情感，等候預定的日子。無疑地，他自己在他的心裏很關心要使這一切家庭間的不和從速了結。然而他的最主要的關心還在於長老身上：他爲他，爲他的名譽發急，怕有人對他侮辱，尤其是米烏騷夫精巧的，有禮貌的嘲笑，和有學問的伊凡話語裏高傲的絃外之音，這一切都是阿萊莎在腦子裏想像着的。他甚至想冒昧地警告長老一聲，對他說幾句關於這些將行光臨的人物的話，但是想了一下，就沉默了。他祇在預定日子的前一天託一個朋友轉達兄長特米脫里，說他很愛他，希望他履行預先答應的話。特米脫里沉思了一下，因爲他一點也記不得他所答應的是什麼，祇是回答一封信，說他將用全力自制，不做「低卑的舉動」，雖然他深敬長老和伊凡弟弟，却相信內中必定爲他設下了一種陷阱，或是不值一笑的喜劇。「無論如何，我寧願吞噬自己的舌尖，決不對於你所尊敬的聖徒有所冒昧怠慢」，——特米脫

里這樣結束了那張小簡。它並不很使阿家莎膽壯些。

第二冊　不適當的聚會

第一章　到了修道院

遇到了一個暖和的，明朗的，良好的日子。那是八月底。約定了就在做完晚彌撒以後，大約十一點半時候，和長老會晤。然而我們的訪客沒有趕上彌撒，來到的時候恰巧散場了。他們乘了兩輛馬車；第一輛是漂亮的車子，套上一對貴重的馬，彼得・阿歷山大洛維奇・米烏騷夫坐在裏面，帶了一個遠親，很年輕的人，二十幾歲，名叫彼得　紛米奇・卡爾干諾夫。這個青年人準備考進大學，不知爲什麼原因，暫時住在米烏騷夫家內；米烏騷夫勸誘他一同出國，到秋里赫或維也納去進大學，完成學業。青年人還沒有決定。他好作凝想。似乎心神不屬的樣子。他的臉是愉快的，體格堅强，身材十分高。他的眼神裏露着奇怪的呆板：好像一般心神不屬的人一樣，他有時釘看着你，看了半天，却完全沒有看見你。他沉默寡言，舉止有點拙笨，然而有的時候，——一定在同某一個人面對的時候，——他忽然開始十分好說話，舉動躁急，好嬉笑，有時候不知道他笑的是什麼。但是他的興奮迅快而且突然地熄滅下去，和迅快而且突然地發生出來一樣。他穿的衣服永遠講究，甚至優雅；他已經有了一點獨立的財產，還在等待較多些的。他同阿來莎是朋友。

一輛極舊的，震響着的，可是容積廣大的裀馬車，套着一對灰紅色的老馬，落在米烏騷夫的馬車後面很遠，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和他的兒子伊凡，費道洛維奇坐在裏面。頭一天就把時間和日子通知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但是他還遲遲未到。賓客們把馬車放在圍牆傍邊的客店裏，步行走進修道院的大門。除去費道爾，騷夫洛維奇，其餘三人好像從未看見過任何的修道院；米烏騷夫也許有三十多年沒有進過敎堂。他四面環顧，帶着一點好奇，而未失其裝出的瀟灑的神情。但是在他的善於觀察的腦筋裏，除了極平常的，敎堂的和農產的建築物以外，對於修道院的內部是沒有一點概念的。最後的一羣人從敎堂裏出來，摘下帽子，畫着十字。平民裏面也遇到些比較上等社會裏的人，兩三位女太太，一個很老的將軍；他們全住在客店裏面。乞丐立刻包圍我們的訪客，但是誰也沒有施捨。祇有彼得，卡爾干諾夫從皮包裏掏出一角錢，不知爲什麼緣故，慌忙地，而且顯出惶惑地，趕快塞給一個鄉下女人。迅速地說：『平分一下』。從他的同伴裏誰也沒有注意到這件事情，所以他也用不到惶惑，但是注意到了這層，他更加惶惑利害起來。

還可是奇怪，照規矩應該有人等候他們，也許甚至多少表示一點尊敬：一位在不多時候還捐過一千盧布，另一位是首富的地主，極有學識的人，而且爲了河裏面捕魚的問題，由於訴訟可以取到的結果，這裏所有的人全要受他的節制。但是在正式的人員裏沒有一個人迎接

他們。米烏驕夫心神不屬地望着教堂附近的墓石，想說這些墳墓大概是喪家化了很貴的價錢才取得了在這樣的「聖」地上下葬的權利，但是沒有說了出來；普通的自由主義的諷刺在他心裏變成幾乎是憤怒了。

「鬼！到了這裏問誰去？在這莫明其妙的地方……這應該解決一下，因爲時間快過去了」，——他忽然說出口來，似乎自言自語似的。

忽然，一位老年的，禿髮的先生走了過來。他穿着寬大的夏季的大衣，戴着甜蜜的小眼睛。他舉起帽子，像吃糖蜜般囁嚅作聲，自已介紹說他是闊拉的地主瑪克西莫夫。他一下子明白了我們這幾個旅行者所關切的事情。

「曹西瑪長老住在庵舍裏，幽僻的庵舍裏，離修道院四十步遠，通過小樹林，一個小樹林……」

「我是知道要通過一個小樹林的」，——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回答他，——「我們就是不大記得道路，長久沒有來了。」

他們走出大門，順着樹林出發。地主瑪克西莫夫，六十多歲的人，並不在那裏走路，還不如說幾乎在傍邊跑道，帶着拘攣性的，近乎不可忍耐的好奇，窺看他們大家。他的眼睛有一點龍蝦眼的樣子。

「您看，我們是爲了自己的事情去見長老」，——米烏騷夫嚴聲說，——「那就是說，我們已經同「這一位」約好了進見的時刻，所以雖然我們對於您的引路十分感謝，却不能約請您一同進去。」

「我去過了，去過了，我已經去過了……Un chevalier parfait（一個佳妙的騎士！）」——地主的手指朝空中彈響了一聲。

「Chevalier 是誰？」——米烏騷夫問。

「長老，莊嚴的長老，長老……修道院的榮耀和盛譽。曹西瑪。這位長老眞是……」

但是一個小和尙，戴着頭巾，不高的身材，臉上慘白無色，身體羸瘦，追到旅行者們面前，打斷了地主的無倫次的話語。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和米烏騷夫止步。僧士作了極有禮貌幾乎彎到腰際的鞠躬，說道：

「諸位到庵舍裏拜訪以後，住持神甫敬請諸位先生到他那邊喫點東西。時間是一點鐘，不要過遲。請您也去，」——他對瑪克西莫夫說。

「這是我一定可以辦到的」！——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喊出來，對于這邀請深爲喜悅，——「一定的！您知道，我們大家互相約定在這裏一切舉動要守着規矩……彼得·阿歷山大洛維奇，您去不去？」

「還能不去麼？我到這裏來做什麼的，假使不看一看這裏一切的風俗。我祇有一件爲難的事情，那就是我現在和您在一塊兒，費道爾·伯夫洛維奇……」

「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還沒有來。」

「假使他失約，那更好了。你那一套玩意，還加上你本人，我看得還有趣麼？我們會去吃飯的，請你替我們向住持神甫道謝一下」，——他朝小和尚說。

「不，我應該領諸位去見長老」，——僧士答。

「既是這樣，我就到住持神甫那裏去，我現在一直就到住持神甫那裏去」，——地主瑪克西莫夫嘰嘰咕咕地說。

「住持神甫現在很忙，但是隨您便罷……」僧士遲疑不決地說。

「十分討厭的小老頭子」，——米烏騷夫說得很響，在地主瑪克西莫夫跑回到修道院去以後。

「像芬莊」，——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忽然說。

「你祇是知道這類事情……爲什麼他像芬莊？你自己看見過芬莊麼？」

「看見過他的像片。雖然不是臉龐相像，但有一種不可解釋的相似之點。純粹的芬莊的副本。我祇要一看見臉貌，永遠會認識的。」

「也許是的；你是內行。祇是一樣，費道爾·伯夫洛維奇，你自己剛纔說過，我們約好舉動做得體面些。你要記住。我現在對你說，請你自己忍着點兒。你如果又開始裝扮丑角，那我可不高興叫這裏的人把我和你同樣看待的……您瞧，他是這樣的人，」——他朝僧士說，——「我怕同他一塊兒去見體面的人。」

在僧士慘白無血的嘴唇上現出柔細，沉默的微笑，不免帶點別致的狡猾，然而他沒有回答什麼話，他的沉默很明顯的是出于自身的莊重的情感。米烏騷夫更皺緊起眉頭來了。

「鬼捉他們這些人去罷，一輩子惟有裝出來的外表，實際上全是騙術和胡說八道！」——他的腦子裏轉着這念頭。

「我們走到庵舍了！」——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喊——「一座圍牆和關緊的門」。他到甚在大門上面和旁邊的聖徒面前畫了大十字。

「帶着自家的教規是不到別家的修道院去的」，——他說，——「此地庵舍有二十五位聖徒修行，互相對看，嚼食白菜。沒有一個女人走到大門裏去，這是應該特別注意的。這確是如此。不過我聽說長老也接見女太太們，這是怎麼樣呢？」

「平民裏也有女性來的，您瞧那邊，在行廊傍邊躺着，等候着。還在行廊裏，圍牆外面，爲上等的女太太們設備了兩間小屋，那幾個窗戶就是的，長老在健康的時候，從裏面的通

路出去見她們，那末總還是在圍牆以外。現在有一位女太太。哈里可夫的地主夫人，霍赫拉闊瓦太太，帶着一個疲弱的女兒等候在這裏。大概他答應見她們，雖然他近來身子衰弱得不見得能出來見人。」

「如此說來，總歸有一道缺口，可以從庵舍通到女太太們那裏去的。神父，您不要以爲我有什麽用意，我祇是這樣說說罷了。您知道，在阿芬那您聽說沒有，不但不許婦女光臨，而且無論什麽女人，甚至無論什麽女性的生物，如母鷄，雌火鷄，母犢等等……是完全不許有的。……」

「費道爾．伯夫洛維奇，我要回去，把你一個人扔在這裏，你沒有了我一定會把你倒攣着手摔出去的，我預先對你講一下。」

「我妨礙你什麽，彼得．阿歷山大洛維奇。你瞧，」——他忽然喊，走到庵舍的圍牆外面，——「你們瞧他們住在多少美麗的玫瑰花叢裏面！」

果眞，雖然現在並沒有玫瑰花，可是有許多稀貴的，美麗的秋花，祇要可以栽植的地方，到處都是。顯然有熟練的手在撫育着。在教堂的圍牆裏，墳墓之間，設備了花壇。長老修道室所在的那所山房，木製的，單層的，門前設着走廊，也栽滿了鮮花。

「以前那位長老瓦爾莎諾菲意在世時，有沒有這些東西？聽說那位長老不愛美麗的東西

，時常跳起身來，甚至用手杖打女性」，——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在升上台階的時候說。

「瓦爾莎諾菲意長老確是好像有時近乎狂顚，說許多愚蠢的話。至于手杖是從來沒有用來打過人的，」——小僧答，——「現在，先生們，請等一會，我去通報一下。」

「費道爾．伯夫洛維奇，最後的一個條件，你聽着。請你自加檢點，否則我要對你不起的」，——米烏騷夫趕緊又喃聲說着。

「我完全不明白，爲什麼你這樣大着急」，——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嘲笑着說，——「是不是你懼怕罪孽？聽說他一看眼睛，就知道那一個人爲了什麼事情來的。你何必把他們的意見估得這樣高，你是巴黎人，前進的人士，你眞使我驚奇，眞是的！」

米烏騷夫來不及回答這冷語，已經有人來請他們進去。他進去的時候，有點惹惱的樣子……

「唔，現在我已經預先知道自己，我要生氣，爭辯……開始發出暴燥性子——把自己朵觀念全降卑下去」，——他的腦筋裏閃了這個念頭。

第二章 老丑角

他們差不多和長老同時進屋，長老在他們發現時立刻就從自己的臥室裏走了出來。修道室裏比她們先等候長老出來的，還有兩位庵舍裏的修道司祭，一位執掌圖書的神甫，還有帕意西神甫是一個病人，雖不老，却據說很有學問。此外，還有二十二歲樣子的一個青年人站在角落裏候着，（以後他老是站立着留在那裏。）他穿着常禮服，是宗教學校的學生，未來的神學家，不知爲什麼原因受修道院和教團的保護。他身材十分高，臉色新鮮，顴骨廣闊，還有一雙聰明的，注意的，細窄的栗色眼睛。臉上表露完全的恭敬，却帶着體面，沒有顯然的阿諛的神情。他竟不對走進來的賓客們鞠躬歡迎，像和他們不平等，相反地，還是從屬的，受管轄的人的樣子。

一個沙彌和阿萊莎伴曹西瑪長老出來。修道司祭們立起來，深深地朝他鞠躬，手指觸地，祝福以後，又吻他的手，長老爲他們祝福以後，也是深深地對每人鞠躬，手指觸地，並且向他們每人請求爲自己祝福。全部的儀節做得十分正經，並不像日常的一種儀式，却幾乎帶點情感。但是米烏騷夫感到這一切做作是具有故意的暗示性的。他站在一同進來的同伴們的

最前面。應該是——他甚至昨天晚上就曾仔細想過，——不管他有什麼觀念，祇是爲了普通的禮貌起見，（因爲這裏的規矩如此，）——應該是走近過去，請長老爲他祝福，至少限度是祝福而不吻手。但是現在看見修道司祭們這一套鞠躬和吻手，立即變更了決意：他正經而且鄭重地還了一個很深的，世俗式的鞠躬，便走到椅子那裏去。費道爾・伯夫洛維奇也是這樣做，這一次像猴子一般地完全模倣了米烏騷夫。伊凡・費道洛維奇很鄭重而且有禮貌地鞠躬，兩手也是放在褲子的線縫上面，卡爾干諾夫却惶惑得完全沒有鞠躬。長老放下了正想舉起來祝福的手，又鞠了一次躬，請大家坐下。血奔到阿萊莎的臉頰上；他覺得慚愧。他的不好的預感應驗了。

長老坐在十分古式的紅木皮沙發上，賓客們除了兩位修道司祭以外，都坐在對牆四隻紅木製的，包着磨得很光的黑皮的椅上，四個人並排着。修道司祭分坐一傍，一個在門邊，另一個在窗前。神科學生，阿萊莎和沙彌全站着。修道室不很廣寬，具有一種萎靡不振的樣子。陳設傢具是粗造的，貧窮的，還祇是最必須的。窗上放兩盆花，角落裏有許多神像，——內中一個是聖母像，面積極大，大概還在教門分歧時期以前許久的時候寫成的。這神像面前有油燈點着。傍邊另外兩個穿鮮豔袈裟的神像，隨後在附近放着一些彫刻出來的天使，磁蛋，象牙製成的羅馬教式的十字架，還有抱着牠的 Mater dolorosa 和幾幅上世紀偉大意大

利美術家的外國彫版畫。這些美麗，珍貴的彫版畫傍邊，還掛了幾張極通俗的俄國石印聖徒，苦行者等人的像，是在一切市集上化幾分錢，就可以買到的。還有幾幅俄國現代和以前的主教的石印像片，但是掛在另一面牆上。米烏騷夫溜看了這一切「官派」，便用凝聚的眼神釘看長老。他頗尊重自己的眼神，這弱點無論怎樣是可以予以饒恕的，因爲他已經有五十歲，到了這個年齡一般聰明的，交游廣的，有保障的人永遠要對於自身恭敬一點，有時甚至是不由己的。

初看一眼，他不喜歡長老。長老的臉上確有一種使米烏騷夫以外的許多人也不喜歡的東西。他身材不高，傴背，腿很軟弱，祇有六十五歲，但是爲了疾病顯得蒼老得多，至少老十歲。他的很乾澀的臉上佈滿了細皺紋，眼傍特別地多。眼睛是不大的，明亮，迅快，閃光，有點像兩個發光的點。斑白的頭髮祇保存在兩鬢上面，鬍鬚式樣小而疏稀，作楔形，時常發冷笑的嘴唇柔細得像兩條纖索。鼻子不見得長，却尖得像鳥鼻。

「從一切的表徵上看來，那是一個惡狠的，狹窄而傲慢的靈魂」，米烏騷夫的腦筋裏閃過這個念頭。總之，他很不滿意自己。

時鐘的敲打幫助了談話的開始。一隻便宜的，帶着錘擺的小壁鐘迅速地擊打了正正的十二下。

「恰巧是時候」，——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喊，——「我的兒子特米脫里·費道爾洛維奇却還沒有來。我替他道歉，神聖的長老！（阿萊莎爲了這一聲「神聖的長老」，全身竟抖索了一下。）我自己永遠守時間，一分也不差，明白守時是國王的禮儀……」

「但是你至少還不是國王」，——米烏騷夫立刻按捺不住，喃聲地說。

「這是對的，我並不是國王。彼得·阿歷山大洛維奇，您瞧我自己也知道，眞是的！我永遠說話這樣不對勁！尊師！」——他帶着一種突襲而來的感憤的神情喊起來：——「您在面前看見的是一個小丑，眞是一個小丑！我就自己這樣介紹。唉，那是舊習慣！有時候扯得巧，要扯點謊，那是具有用意的，意在博人們一笑，做一個有趣的人。應該做有趣的人，不是麼？七年以前，我到一個小城裏去，有點小事，結識了幾個商人。我們去見警長，因爲想求他一點事情，請他到我們那裏吃飯。警長出來了，一個高身的，肥胖的，金黃頭髮的，陰鬱的人，——在這類事情上最危險的一種人物：因爲他們有肝氣，肝裏的病。我一直走到他面前，帶着場面上的人那種瀟灑的樣子，說道：「警長先生，請您做我們的 Napravnik 好不好？」——「什麼 Napravnik」——他說。我一下子就看出事情壞了，他站在那裏，瞪着眼睛。我說：我是想開一開玩笑，爲了大家的快樂，因爲 Napravnik 先生是我們俄國著名的樂隊導演，我們必須爲使我們的企業和諧起見，也來一位樂隊導演……我解釋，而且比

嚷得很有理由，不對麼？他說：「對不住，我是警長，（ISPRBVNIK）我不許人家把我的職位的名稱編造雙關語。」※扭轉身，走出去了。我在他後面喊：「是的，您是ISPRAVNIK並不是NAPRAVNIK，」——他說：「不，既然說了出來，那末我就是NAPRAVFIK」你猜怎麼樣，我們的事情竟因此弄糟了！我老是這樣，我永遠這樣。我這種客氣話一定會害自己！有一次，許多年以前，我對一個有勢力的人說：「您的夫人是一個優雅的女人」，（Schekotlivaya）意思是指有貞節所謂道德的性格，但是他忽然對我說：「您還搔過她癢癢麼？」（Schekotali）※※我忍不住，忽然心想讓我來客氣一下，我說：「是的，搔過癢的。」但是他當時也搔了我的癢癢……不過這事已發生了很久，所以講出來並不害怕；我是永遠會這樣害自己的！」

「我現在還在這樣做」，——米烏騷夫厭惡地喃語着。

長老默默地察看這兩人。

「是麼！您瞧。我連這個也知道的，彼得·阿歷山大洛維奇，甚至你要曉得；我預先感覺得自己在這樣做，剛剛就要說出來；甚至你要曉得：我預先感覺得你會首先對我說出這句

※ 俄語，警長(Ispravnik)與Napavnk 相似，故成此語雙關。

※※亦係雙關語。俄語Schekotl vaya(優雅的)與Schekotali(搔癢)兩字的語根相同，

話來。尊師，在我看出我的玩笑話沒有效驗的當兒，我的下面齒齦上的兩頰起始發乾，差不多好像發了拘攣；這情形我從靑年時就有的，那時我在貴族家內充當食客，靠着依附他人糊口。尊師，我是一個基本的小丑，從出生日起就是的，就好比狂癲病的人一樣；我不分辯，我身上也許附些不潔的鬼靈，是不很大的角色，重要一點的許會選擇另一所住宅，不過決不是你的住宅，彼得・阿歷山大洛維奇，你知道你也是一所不重要的住宅，但我有信仰，我信仰上帝。我最近纔起了疑惑，可是現在我坐在這裏，等待偉大的訓言。尊師，我好比哲學家狄德羅。（Diderot）聖父，您知道不知道，哲學家狄德羅進見女皇葉加德隣時代總主教蒲拉東的情形。他一進去，立刻直說：「沒有上帝。」偉大的聖徒舉指回答：「連瘋子在心上也有上帝的！」狄德羅就在當地跪下來，喊道：「我信仰了，願意接受洗禮。」當時他就受了洗。公爵夫人達士闊瓦做了教母，鮑喬姆金是教父……」

「費道爾・伯夫洛維奇，這眞是受不了！您自己也知道，您在說謊，這個愚蠢的故事是不實在的，您爲什麼裝腔作勢？」──米烏騷夫顫聲說，已經完全克制不住自己。

「一輩子預感到是不實在的，」──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帶着感情喊，──「諸位，我現在對你們說實話：偉大的長老！請恕我，最後那句關於狄德羅受洗的話是我剛纔自己編出來的，就在剛纔講話的時候，以前腦子裏從來沒有發生過。爲了辛辣，編造出來的。彼得・

阿歷山大洛維奇　我所以裝腔作勢，就是爲了見得和愛可親些。但是有時候自己也不知道爲了什麼。至于說到狄德羅，關于那句「瘋子」的話，在我少年時住在地主家裏的時候就聽見他們說過二十多遍；彼得·阿歷山大洛維奇，我也會在令婿瑪爾法·福米尼士納那裏聽到這話。他們大家至今還相信這個無神派狄德羅是到蒲拉東總主教那裏去辯論上帝問題的……」

米烏騷夫立起身來，不但喪失了耐性，甚至好像自己失了控制。他處在狂怒的心情裏，感到自己也露出可笑的樣子。修道室內確已發生了完全不可思議的一點情形。在這修道室裏，也許已經有四五十年，在以前的長老在世的時候，就有賓客會聚，却永持着極深的景仰，決無他種心情。請進去的人們走進修道室的時候幾乎全明白他們得了極大的恩惠。許多人在整個進謁的時間內，匍匐在地上，不起來一下。許多甚至「上等」人物中，甚至極有學問的人們中間，不但如此，甚至有些抱自由思想的人們，爲好奇或別種原因而來的，和大家同進修道室時，或單獨晉謁時，一律沒有分別地，都給自已立下了第一個責任，那就是在晉謁的全部時間應有極深的尊敬和禮貌，尤其是因爲這裏無需乎金錢，一方面衹是愛情和恩惠，另一方面是懺悔，渴求解決任何心靈上的困難問題，或自已的心的生命中困難的一個機會。因此，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忽然發現出來的，對於他所在的地方那種不恭敬的滑稽相使傍觀者，至少是內中幾個人生出惶惑和詫異。毫未變更面容的修道司祭用嚴正的注意觀察長老說什

麼話，好像也準備像米烏驪夫似的立起身來。阿萊莎想哭出來，垂頭站立着。他覺得最奇怪的是他的哥哥，伊凡費道洛維奇，是他唯一地希望着的，也惟有他一個人對於父親有能加以阻止的勢力，現在竟坐在椅上，完全不動，眼睛低垂下去 顯然帶着一種竟是尋根問底的好奇心，等待這一切將有什麼結果。那個宗教學校學生拉基金，也是阿萊莎素來熟識，而且很接近的，阿萊莎逕看也不敢看一下；他知道他的思想，（固然全修道院裏知道的惟有阿萊莎一人而已。）

「請恕我……」——米烏驪夫朝長老說，——「也許您以為我也是這個不莊重的玩笑事情的參與者。我的錯誤是我相信了甚至像費道爾．伯夫洛維奇這樣的人在謁見如此尊敬的人物的時候，也願意瞭解自己的責任……我沒有考慮到，為了和他一同進來，我必須要道歉……
……」

彼得．阿歷山大洛維奇沒有說完，十分慚愧地正想離屋。

「請您不要着急，」——長老忽然支着瘦拐拐的腿從座位上立起來，兩手拉住彼得．阿歷山大洛維奇，把他重新按坐椅上，——「請您安心。我特別請您做我的客人．」——鞠躬一下，轉身重又坐到自己的沙發上面。

「偉大的長老，請您說一句，我的活潑的舉動是不是侮辱了您？」——費道爾．伯夫洛

維奇忽然喊起來，兩手抓住椅靠，似乎準備根據如何的答話，就要從椅靠那裏跳躍起來似的。

「我懇求您不必着急，不要拘束，」——長老帶着暗示對他說。……「您不要拘束，就像在家裏一樣。主要的是不要羞恥自己，因爲一切祇是由此而起。」

「像在家裏一樣！就是說，露出本相麼？啊，那是太過分，太過分，然而我是可以欣然接受的！您要知道，崇高的父，您不要叫我露出本相來，不要冒這險……連我自己也不敢走到露出本相的地步。我這警告是爲了保護您。至於其餘的一切還蒙在未知數的黑影裏，雖然有幾個人願意糟糠我。這話是對你說的，彼得·阿歷山大洛維奇，但對於您，神聖的生物，對於您：我惟有表示欣悅！」——他立起來，舉手向上，出聲說：——「懷你的肚腹和喂你的乳頭是有福的，特別是乳頭！」您剛纔對我說：「不要羞恥自己，因爲一切祇是由此而起。」——您這句話好像鑿進我的心裏，讀盡裏面的一切，我出外見人的時候，老覺得我比一切人都卑劣些，大家全把我當作小丑看待，所以「讓我來當眞扮演丑角，不懼怕你們的意見，因爲你們一個一個全比我卑劣得多！」因此我就成了小丑，由于羞恥而來的小丑，偉大的長老，由于羞恥而來的。我就爲了一點疑心起鬧良的。假使我能相信，我在進去的時候，大家把我當作極可愛極聰明的人看待，——老天爺！我那時將成爲如何樣人！導師！」——他忽

然跪下來，——「叫我怎樣做，才能承受永恆的生命？」

現在極難決定：他是開玩笑，或是眞是的處于感情洋溢的狀態中？

長老抬眼看他，含笑說：

「您早就知道應該怎樣做，您是很聰明的：不要耽於酗酒，和言語的不節制，不要縱淫慾，尤其不得保惜金錢，關閉您的酒店，如果不能全關，關兩三爿也好。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不要說謊。」

「是不是關於狄德羅？」

「不，並不是關於狄德羅。主要的是不要對自己說謊。對自己說謊，和聽自己的謊語的人會走到無論在自身裏或周圍都分別不出眞理來的地步，因此引起了對自己和對他人的不尊敬。人既不尊敬任何人，便停止了愛，既沒有愛，而欲使自己消遣時光，便縱于淫慾，和粗暴的甜蜜事情，於是完全達到獸性的惡行的境界，這全是出于對人們，對自身不斷地扯謊的緣故。對自己說謊的人會在別人之先受到氣惱。因爲有時受氣是很有趣的，不是麽？他也知道並沒有人侮辱他，是他自己給自己想出了侮辱，爲了美觀扯些謊，自己誇張着，造成一幅圖畫，好說大話，用一粒豌豆作成山，——他自己也知道這個，却還是自己首先生氣惱，生氣惱至于感到愉快，感到大快樂，於是就到了眞正怨恨的地步……請您起身，坐下來，請求

您，要知道這也是虛僞的姿勢。」

「有福的人！讓我吻手，」——費道爾．伯夫洛維奇跳過來，迅快地吻長老的瘦手。「眞是的，受氣惱眞是很愉快的。您說得眞好，我從來沒有聽見過。眞是的，我一輩子受氣惱到愉快的地步，爲審美而受氣惱，因爲做受氣的人不但愉快，而且有時很美麗；——您忘記了，偉大的長老：確是很美麗！我要記在本子裏！是的，我說謊，完全的說了一輩子的謊，每天，每鐘點都說謊。我自已就是謊，說謊的父親！大槪並不是說謊的父親，我將句子弄顚倒了，那怕是說謊的兒子，也就够了。不過……我的安琪兒……關於狄德羅有時是可以的！狄德羅沒有什麼害處，至於別的話語是有害的。偉大的長老，偶然忘掉了一件事情，我從前年起就決定到這裏來調査一下，眞是想到此地來，打聽一下，問一問：但是請您不要讓彼得．阿歷山大洛維奇打斷我的話。我要問的是：對不對，在聖者傳裏有一段講到一位神聖的施奇蹟者爲信仰受磨難，終于他的惱袋被人斫去，他當時立起來，檢起自已的頭，「親蜜地吻牠，」又捧在手裏走了半天，「親蜜地吻牠。」這話對不對，純潔的神父。」

「不，不對」——長老說。

「在所有的聖者傳裏決不存在着這類東西的。您說，書中寫的是那一位聖徒的事蹟？」——掌理圖書的修道司祭問。

「自己也不知道是那一位。不知道，也沒有打聽。有人說我受了騙。我聽人家說的。您知道是誰說的？就是彼得·阿歷山大洛維奇·米烏騷夫，剛總爲了狄德羅生氣的人，就是他講的。」

「我從來沒有對您講過這話，我永遠不同你說什麼話。」

「您確乎沒有對我講過；但您是在許多朋友的團體裏面講的，我也在場，那是四年以前的事。我所以提起來，因爲您這一篇可笑的故事搖動了我的信仰，彼得·阿歷山大洛維奇。您不知道，沒有去調查，而我懷着已被搖動的信仰回家，從此以後越來越搖動起來。是的，彼得·阿歷山大洛維奇，您就是使我大墮落的原因。這並非狄德羅可比！」

費道爾·伯夫洛維奇悽惻地興奮起來，雖然大家已經完全明白他又在做戲。但這到底使米烏騷夫負了毒創。

「眞是胡說八道，全是胡說八道，」——他喃聲說，——「我也許果眞在什麼時候說過……却不是對您說的，是人家對我講的。我在巴黎聽見一個法國人說，我們在晚餐時好像朗誦聖者傳裏的這段故事……他是一位極有學問的人，專門研究俄國的統計……在俄國住了許多時候……我自己沒有讀過聖者傳……也不會讀的……在吃飯時亂談的話還會少麼？……我們當時正在吃飯……」

「像當時吃飯．我可是喪失了信仰．」——費道爾．伯夫洛維奇逗他。

「你的信仰於我有什麼相干．」——米烏騷夫想喊出來，但是忽然忍住自己，帶着賤蔑的神情說道：——「您眞是在蹧蹋着一切您所觸不到的東西。」

長老忽然立了起來。

「諸位，對不住，我要暫時離開你們，祇有幾分鐘」——他朝全體賓客說，——「還有比你們先來的人們等候着我。您無論如何不要說謊呀」，他說着，快樂的臉朝着費道爾．伯夫洛維奇。

他從修道室裏走出去，阿萊莎和沙彌奔過去攙他下樓梯。阿萊莎喘息着，他很高興離開，還有高興的是長老並不生氣，還很快樂。他走到走廊那裏去爲等候他的人們祝福。但是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到底在修道室的門前阻攔了他。

「賜福的人！」——他帶着感情喊，——「請允許我再吻您的手！同您是可以說話，可以生活的！您以爲我永遠說謊，裝扮小丑麼？您知道我還是故意這樣裝腔，爲了試探您。我老在試探着，可以不可以同您生活？以您的驕傲，有沒有給我還謙遜的人容身之地？現在我要沉默，永遠沉默。坐在躺椅上，沉默着。現在該您來說話，彼得．阿歷山大洛維奇，您現在成爲最重要的人：在十分鐘以內……」

第三章　有信仰的村婦們

樓下，附在外圍牆上的木製走廊傍邊，這一次圍聚着的全是婦女，大約有二十個村婦。有人通知她們，長老快要出來，所以聚在那裏等候。等候長老的女地主霍赫拉闊瓦也到了走廊上來，却在爲上等賓客預備的房間裏面。她們是母女兩人。霍赫拉闊瓦夫人，一位有錢，而且穿得永遠漂亮的夫人，年紀還十分輕，姿色很美麗，有點慘白，有一雙很活潑，且幾乎全黑的眼睛。她至多三十三歲，已經守了五年的寡。可憐的女孩已有半年不能走路，在帶輪的長安樂椅上把她推來推去。一個美麗的臉龐，爲了疾病稍見削瘦，却是快樂的。有一點淘氣樣在她的長睫的巨黑眼睛裏閃耀。母親從春天起就預備把她帶往國外，但是夏天因爲辦理地產的事情耽誤了。她們住在我們城裏已有一星期，大半爲了事務，少半爲了禱告上帝，但是三天以前已經見過長老一次。現在她們又忽然來了，雖然知道長老已不能接見任何人，但仍舊堅決地懇求着，請再給一次「看一看偉大的治病者的幸福。」母親坐在椅上，女兒的安樂椅傍邊，等候長老出來，離她兩步遠的地方站着一個老僧，不是此地修道院裏的人，却是從一個遼遠的北方的不很有名的修道院裏來的。他也想向長老祈求祝福。但是在走廊上出現的長

老先一直去見衆人。一羣人擠在三步階級的台階傍邊，這台階使低矮的走廊和外面空地相聯。長老站在上面的階級上，戴了肩帶，起始祝福擁擠在他身傍的女人們。一個歇司底里病的女人被人拉着兩手牽到長老面前。她剛看到長老，忽然起始好像離奇地尖叫了一聲，喉嚨裏發噎，全身抖索得像產婦。長老將肩帶放在她的頭上，她立刻不響，安靜了下來。我不知道現在怎樣，但是在我做小孩子的時代時常在鄉下和修道院裏看見還聽見這類歇司底里病的女人。她們被帶去做晚禱，她們尖叫或狂吠，使整個教堂都聽見了，但是等聖餐取了出來，引她們過去的時候。「瘋狂」立刻停止，病人永遠會安靜一會。這使我還嬰孩很驚訝而且奇怪。然而當時我就聽到有的地主們，特別是城市的學校教師們回答我的盤問時說這全是裝假，爲了不願工作，用相當嚴竣的手段永遠可以加以根治，並且還引了各種笑話故事，作爲證明。以後我從專門醫學家方面熟悉這裏面並沒有任何裝假的地方，這是一種可怕的婦女病，是以證明鄉村婦女的悲苦命運，（尤以我們俄羅斯爲然。）——這種疾病由于在痛苦的，不正當的，沒有一點醫學幫助的生產以後立刻做了累乏的工作而生的；此外是由于無出路的憂愁，和挨了毆打，照普通的事例有的女人的性格總是不能忍受的。發狂着，抖戰着的女人祇要一引到聖餐傍邊，就會得到奇怪的，突來的治愈，有的人對我解釋是一種裝假，而且幾乎是「牧師」們自己玩耍出來的戲法，其實大概也是在極自然的方式上面發生的，領牠到聖餐那裏



去的村婦們，主要的是病人本身，全十分相信，作爲一種確定無移的眞理地相信，盤據在病人身上的不潔之神，在病人被領到聖餐前面，使她俯身領用的時候，是永遠吃不住的。因此在這俯身就聖餐的那個當口，在神經性的，自然精神上也有病的女人身上好像一定永遠會發生，（而且應該發生，）整個機構上的震撼，一種由于期待一定會有的治愈奇蹟，而且深信這奇蹟即將成就而來的震撼。這奇蹟眞是成就了，雖然祇有一分鐘的功夫。同樣地，這奇蹟也就成就了，在長老剛剛把肩帶覆在病人身上的時候。

有許多擠在他身傍的女人流出由于一時的效果而來的充溢着情感和歡欣的眼淚；另一些人擠過去吻他的衣角。有的人在那裏歎泣。他祝福着大衆，還同有些人談話。這個歐司底里病女人他已經認識，是從離修道院不遠，祇有六俄里路的鄉村裏領來的，以前也曾領她來過。

「那位是遠方來的！」——他指着一個還沒有老的女人，她很瘦，臉上並非曬黑，却似乎是眞正的黑。她跪在那裏，呆板的眼神望着長老。她的眼神裏有一點似乎瘋狂的樣子。

「遠處來的，老爺子，遠處來的，離這裏三百俄里。遠處來的，聖父，遠處來的，」——女人像唱歌似的說，平穩地搖着腦袋，從這裏到那裏，手掌支在臉頰上面。她說話像在歎泣。

平民中間有一種是沉默的，能忍耐的憂愁；它進入內心，沉默着。但也有的是裂破了的憂愁：它有一次從眼淚裏鑽了出來，從那時起便轉入了歎泣。特別女人們是這樣的。它並不比沉默的憂愁輕鬆。歎泣加以慰解，祇是使心胸更加破裂和苦惱。這類的憂愁不希冀慰藉，以無從慰解的情感作滋養料。歎泣祇是不斷地刺激創傷的一種需要而已。

「是下市民階級麼？」——長老繼續說，好奇地審看她。

「我們是城裏的，聖父，城裏的，我們務農，却是城裏的人，住在城裏。我來看看你，聽人家說起過你來，聽人家說過的。我葬了小兒子便走出來進香。到過三個修道院，有人對我說：「娜司達修司卡，你到這裏來，那就是到您這裏來。」我來了，昨天宿了一宵，今天到您這裏來了。」

「你哭什麼？」

「捨不得小兒子，差不多三歲，三歲短兩個月。我苦惱地想念這個兒子，聖父，眞想念他。剩了最後的一個兒子，同尼基圖士卡生了四個孩子，老留不住他們，留不住他們。我葬了前頭三個，並不很可惜，把最後的一個葬了，却不能忘掉他。好像他就在我面前站着，離不開。把我的心靈弄得枯渴。看着他的小衣裳，小襯衫，小靴子，就哭一頓。我把他死後遺留下的一切東西全擺了開來，一面看，一面哭。我對丈夫，尼基圖士卡說你放我出去進香罷，

老闆。他做趕馬車的營生，我們不窮，用自己的本錢做生意，馬和車子全是自己的。現在我們要財產做什麼用？他沒有了我，便開始喝酒，這一定是這樣的；以前也是如此：祇要我背轉身去，他就衰弱下去。現在我連他也不想。已經離家三月。我忘記了，忘記一切，不願意去記它，我現在同他在一塊兒有什麼意思？我已經和他了結，一切都了結了。我現在不願意看到自己的房子，自己的財產，我什麼也不願意看到？」

「是這樣的，母親，」——長老說——「有一天，一位古代的偉大的聖徒在教堂內看見了一個和你那樣哭泣的母親，也是哭自己的獨生的嬰孩，他被上帝召喚去了。聖徒對她說：「你知道不知道，這些嬰孩在上帝的寶座前面如何地膽大？在天國沒有比他們再為膽大些的。他們對上帝說，主，你賜給了我們生命，我們剛剛看到了它，你就把它奪去，收回了。於是他們大膽地請求，上帝祇好立刻賜予他們安琪兒的職名。所以女人，你應該快樂，不必哭泣。你的嬰孩現在也在上帝的安琪兒的一羣裏住着。」這就是古代聖徒對一個哭泣的妻子所說的話。所以你要知道，你的嬰孩現在一定也站立在上帝的寶座前面，快樂，喜歡，為你祈禱。所以你不必哭泣，應該喜歡。」

女人聽他的話，手支在頰上，垂下眼睛。她深深地嘆息一聲。

「尼基圖士卡也這樣安慰我，跟你說的話一樣：「你這無智識的人，哭什麼，我們的小

兒子一定現在同安琪兒一塊兒在上帝前面唱歌。」他對我說這話，自己也哭了，我看見他和我一樣地哭着。我說，尼基閪士卡，我知道，他一定在上帝那裏，不會在別的什麽地方的，不過在這裏，同我們在這裏，現在可是沒有他了，就在附近，以前坐的地方，現在沒有他了！那怕祇要讓我能看到他一次，祇有一次讓我再看他一次，我可以不走近他的身邊，不發一言，在角落裏躲着，祇要見一分鐘，聽他怎樣在院內游戲，有時走了進來，發出小聲音，喊道：「媽媽，你在那兒？」祇要讓我聽到一次，他怎樣在屋內舉着小腿走路，祇要有一次聽到小腿蹬蹬地走路，我時常，時常記得，他跑到我的面前，又喊又笑，祇要讓我聽到他的脚聲，一聽見就會認識的！但是沒有了他，沒有了他，永遠聽不見他了！這是他的小腰帶，他却沒有了，我現在永遠看不到他，聽不到他了！……」

她從懷裏掏出一根她的男孩的線織的小腰帶，剛剛看了一眼，就抽咽得抖動身體，手指蒙着眼睛，眼裏忽然流出溪水般四濺的淚來。

「這就是，」——長老說，——「這就是古代的『拉喜爾哭自己的孩子們，不能感到安慰，因爲他們沒有了。』這是給你們做母親的在地上所定的限制。你不必自行寬慰，你不用寬慰，不必寬慰，儘管哭，祇是每次哭的時候要堅定地想到，你的兒子是上帝的安琪兒中的一個，在那裏望你，看到你，看着你的眼淚，生出快樂，指給上帝看。你將長久流着偉大的慈親

之淚，終于這哭泣將變爲靜謐的喜悅，你的悲苦的淚祇成爲靜謐的感動，與從罪惡中拯救出來的心地潔淨的淚。在做安息禱告的時候我將提到你的嬰孩，他叫什麼名字？」

「阿萊克謝意。」

「可愛的名字。是指上帝的人阿萊克謝意麼？」

「上帝的，上帝的，上帝的人阿萊克謝意！」

「他是聖徒！我要提到的，提到的我將在禱詞裏提起你的憂愁，祝告你的丈夫的健康。但是你離開他是一樁罪孽。你該回到丈夫那裏，當心他。你的孩子從那裏看見你拋棄了他的父親，便將爲你痛哭；爲什麼你破壞他的安寧？他是活着的，活着的，因爲靈魂是永生的。他不在屋內，但是他隱在你們的身傍。既然你說你仇恨你的家，他將怎樣到你家去？既然找不到你們父母在一起，叫他回來有什麼意思？你現在夢見他，你遭受痛苦，將來他會送給你溫和的夢。你回丈夫那裏去罷。今天就回去罷。」

「我就去，親人，照你的話回家去。你把我的心分析得清清楚楚。尼基圖士卡，我的尼基圖士卡，你等着我，寶貝，你等着我，」——女人開始飲泣，但是長老已經朝一個服裝不像香客模樣，却是城裏人打扮的老婦人說話去了。從她的眼睛裏可以看出她有什麼事情，跑來告訴。她自稱是伍長的寡婦，住得不遠，就是我們城裏的人。她的兒子瓦仙卡在某警察機關

內服務，到西比利亞的伊爾庫次克去了。他從那裏寫了兩封信，有一年沒有寄信來。她打聽他的消息，老實說還不知道到那裏去打聽。

「最近司鐵帕尼逹•伊里尼士納•白特略金納，——她是有錢的商人的家眷，——對我說：博洛霍洛夫納，你把你的兒子的名字寫在追悼帖裏，送給教堂，做安息的禱告。她說，他的靈魂一發了煩，他會寫信來的。她說，這是很靈的，許多次試驗過的。不過我有點疑惑……你是我們的光明，究竟對不對，好不好這樣辦呢？」

「連想也不要想。問起來都是可恥的。自己親生的母親，把一個活的靈魂，作安息祈禱，那如何可以呢？這是大罪，和妖術一樣，惟有因爲你的不知才能加以饒恕。你最好向聖母，救苦救難者祈禱，祝你的兒子的健康，並且求她饒恕你的不正確的思考。我還要對你說，博洛霍洛夫納；不是你的兒子，他自已不久快回來，便是他一定要寄信回來的。你要記住這個。你回去罷。從此以後你須安下心去。我對你說，你的兒子是活着的。」

「親愛的，願上帝賜恩與你，你是我們的恩人，你替我們祈禱，恕我們的罪孽……」

長老已在人羣裏看見一個雖還年輕，却帶着癆病樣子，精神衰疲的農婦兩條熾燒的，向他釘看着的眼光。她默默地瞧着，眼睛有所請求，但是她又似乎怕走近過來。

「你有什麽事，親愛的？」

「請你解決我的靈魂，」——她不慌不忙地輕聲說，跪下來，朝他的腳下叩頭。

「我犯了罪，親生的父，我懼怕我的罪孽。」

長老坐在下面的一級台階上，女人挨近過來，仍舊跪着不起來。

「我守寡三年，」——她開始微語，全身似在抖索，——「出嫁後境況很痛苦，他年老，把我痛打了一頓。他躺着生病；我瞧着他，心想：假使他病好了，重新起床，那便怎麼辦呢？我當時就生出那個意思……」

「你等一等」，——長老說，把耳朵一直凑到她的嘴唇上面，女人繼續輕聲微語，幾乎無從聽到什麼。她很快地說完了。

「第三年了麼？」——長老問。

「第三年了。起初不想，現在開始害病，煩惱釘在我的身上……」

「從遠處來的麼？」

「離此地五百俄里。」

「在懺悔時講過沒有？」

「講過的，講了兩次。」

「許你領聖禮麼？」

「許的，我害怕；怕死。」

「一點也不要害怕，永遠也不要害怕，不要生煩惱。衹要你心內不斷懺悔，——上帝將饒恕一切。而且在整個大地上沒有，也不會有那種罪孽，使上帝對於眞正懺悔的人不加饒恕的。那耗盡了上帝的無窮的愛的人是完全不能做這種大罪的。還能有超過上帝的愛的罪孽？你衹要顧到懺悔，不斷的懺悔，把害怕完全驅走。你要相信，上帝愛你，爲你所想不到的那樣愛你，那怕帶着你的罪孽，在你的罪孽裏也愛的。天上喜歡一個懺悔的人，比喜歡十個得眞理的人爲甚，這是早就說過的。你去罷 不要害怕。不要遷怒於人，不要爲受恥辱而生氣。死者侮辱你的一切，你在心中饒恕了罷，同他眞正地和解罷。你既能懺悔，便能愛。你能愛，你便是上帝的人……愛是可以贖取一切的，拯救一切的。既然像我這樣和你一般有罪的人憐惜了你，那末上帝也不必說了。愛是無價之寶，可以買到全世界的一切，不僅是你的，卽使是別人的罪孽也可以贖到的。你去罷，不要害怕。」

他朝她畫了三次十字，從頸上除去小神像，給她戴上。她默默地向他鞠躬及地。他立起身來，快樂地瞧一個健壯的農婦，手上抱着乳孩。

「從高山村來的，親愛的。」

「離這裏有六俄里，抱着孩子够累的。你有什麼事？」

「我來看一看你。我到你這裏來過，你忘記了麼？你的記性不大好，你竟忘記我了。我們那裏有人說你有病，我心想，我自己來看看他？現在看見了你，你那裏是有病呢？你還能活二十年，眞是的，上帝和你同在！替你祈禱的人還能少麼？你還會生病麼？」

「一切感謝你，親愛的。」

「恰巧我這裏有一個不大的請求：這裏有六十戈比，請你捨給比我還貧窮的人。我到這裏來，心想：不如把錢交給他，他是知道應該捨給誰的。」

「謝謝你，親愛的；謝謝你，善人。我愛你。我一定辦到。抱着的是女孩麼？」

「女孩，叫麗薩魏達。」

「願上帝祝福你們兩人，你和嬰孩麗薩魏達。你使我的心快樂。再見罷，親愛的人們，告別了罷，可敬可愛的人們。」

第四章　不大有信仰的女太太

外城來的地主夫人看着同平民談話和祝福他們的一幅圖畫，靜靜地流淚，用手絹擦拭。她是一位重情感的，廣交際的女太太，許多地方帶着誠懇的，善良的傾向。長老走到她面前時，她歡欣地迎接他：

「我看着這一幅感動人的圖畫，得了許多，許多的……」她心情騷擾得說不成句。——「我明白農人們愛你，我自己也愛他們，願意愛他們，而且怎能不愛他們，我們的良好的，坦白的，偉大的俄羅斯農人！」

「令愛的健康怎麼樣？您還願意同我談話麼？」

「我堅決地請求，我懇求，我準備跪下來，跪在您的窗前三天功夫，求您許我進見。偉大的醫病者，我們到您這裏來，表示我們歡欣的謝意。您把我的麗薩治好了，完全治好了，怎麼治好的，就是因為星期四您替她禱告，把您的手加在她頭上。我們忙着來吻這隻手，表明我們的情感和我們的崇拜！」

「怎麼治好了？看，她還躺在安樂椅上？」

但是夜間的寒熱完全消滅了，從星期四起，已經有兩晝夜如此。」她神經質地忙着說，——「不但如此：她的腿健壯起來。今天早晨她起床時很康健，睡了整夜，您看她臉上的紅潤，她的閃耀的眼睛。以前老哭，現在却又笑，又快樂，又喜歡。今天一定要立在地上，她居然自己站了一分鐘，沒有什麼人扶着。她和我打賭，兩星期後就可以跳「卡德里」舞。我請此地的格爾城司鬮勃大夫來看；他聳肩說：我眞奇怪，不懂。您還要我們不來驚吵您，不飛過來，不感謝你麼？麗薩，你謝呀，道謝呀！」

麗薩的笑容可掬的，極和愛的臉龐忽然變爲嚴正，她竭力在椅上舉起身體，望着長老，小手合在他的前面，但是忍不住，忽然笑開了……

「我是笑他，笑他！」——她指着阿萊莎，爲了她忍不住，笑出聲來，孩子氣似地惱着自己。如果有人看站在長老後面一步的阿萊莎，便將注意到他臉上一陣紅潤，迅速地浮滿着兩頰。他的眼睛閃耀了一下，低垂下來。

「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她有東西託我帶來……您的健康好麼」？——母親忽然對阿萊莎說，把戴漂亮的長手套的手伸出來給他。長老回頭看了一眼，忽然注意地望着阿萊莎。阿萊莎走近麗薩面前，似乎奇怪而且不合適地冷笑了一聲，也伸手給她。麗薩做出鄭重的面貌。

「卡德鄰納·伊凡諾夫納託我交給您的，」——她遞給他一封小小的信。——「她特別請求您到她那裏去一躺，快點去，越快越好，不要騙人，一定要來的。」

「她請我去麼？到她家去，請我……爲什麼？」——阿萊莎帶着極深的驚異喃聲說。他的臉忽然起始露出十分關心的樣子。

「這還是關於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的事情……和最近發生的那些事件，」——母親匆匆地解釋。——「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現在作了一個決定……但是爲了這，她一定要見你一次……爲什麼？我自然不知道，但是她請您越快越好。您應該照辦，一定照辦，這裏是基督教的情感命令着……。」

「我一共祇見過她一次，」——阿萊莎還是帶着那種疑團繼續說。

「這是一個崇高的，不可及的生命！……單祇看她的悲哀便知道……您想一想，她遭受過什麼，現在遭受的是什麼，再想一想，她有什麼期待……這一切眞是可怕，眞是可怕！」

「好啦，我要去，」——阿萊莎決定，在讀完了一張短短的，神祕性的字條以後，在那張字紙裏除去堅請前去一躺以外，沒有任何解釋。

「這在您的方面是如何地客氣，如何地佳妙，」——麗薩忽然喊叫，全身露出興奮。

「我曾對母親說過，他決不會去，他是修行的。您眞是，眞是妙極了！我永遠想您是妙

人，我現在對您說這話，感到十分愉快！」

「麗薩，」——母親含着暗示說，但立刻就微笑了。

「您連我們也忘記了，阿來克謝意．費道洛維奇，您完全不願意到我們家去；麗薩對我說過兩遍，她惟有同您在一起才感到舒適。阿來莎舉起低垂的眼睛，忽然又臉紅了，忽然又冷笑，自己也不知道笑什麼。但是長老已經不去注意他。他同外城來的僧士談話，這僧士，我們上面已經說過，在麗薩的椅子附近等候着長老。這顯然是一個極普通的僧士，那就是說他的職位是極普通的，具有短小的，不易摧毀的世界觀，但是極有信仰，還是特別的頑強的信仰。他自稱從遼遠的北方，漫勃道爾司克，聖西里魏司特洛，從一個祇有九個僧士的貧窮的修道院裏來的。長老為他祝福，請他隨便什麼時候到他的修道室裏去。

「您怎麼樣做了這件事情？」——僧士忽然問，用動人的，勝利的神情指着麗薩。他暗指着她的「痊愈。」

「這話自然說得還早。減輕還不是完全的治愈，為了別的原因也會發生的。但是即使是的，那末除去上帝的旨意以外，並不藉着任何人的力量。一切由於上帝。請您來看看我，」——他對僧士補說，——「我並不能隨時見客；我有病，我知道我的日子是數得清的了。」

「不，不，上帝不會把您從我們手裏奪去的，您還會活得很長久，很長久，」——母親

喊，——「而且您有什麼病？您的樣子是那樣健康，快樂，幸福。」

「今天我特別地鬆快，但是我已經知道，這祇是一分鐘的事情。我把我的病了解得毫無錯誤。假使您覺得我很快樂，那末您說這樣的話是再也不會比這使我喜歡的了。因爲人是爲幸福而生的。誰十分幸福，誰就有資格對自己直接了當地說：「我履行上帝在這地上的約言。」所有得眞理的，所有聖者，所有神聖的苦難者全是有幸福的。」

「您說的全是勇敢的，高超的話語，」——母親喊，——「您說話，似乎戳穿的樣子。然而幸福，幸福，——幸福究竟在何處？誰能自己說他是幸福的。您既然這樣善心，許我今天再見您一面，那末請您聽完我上次沒有說完，不敢說出的一切話語，我所以悲哀，悲哀得如此長久，長久的一切！我悲哀，請恕我，我是悲哀着的……」她帶着一種熱烈的，暴燥的感情，舉起兩手在他的前面。

「有什麼特別的悲哀？」

「我的悲哀……是……無信仰……」

「不信上帝麼？」

「不，不，這是我想也不敢想的：然而未來的生命——是一個謎！沒有人，一定沒有人能回答這謎的！您聽着，您能治療百病，您熟諳人類的心靈：我自然不敢希冀您完全相信我

，但是我可以用最偉大的語言請您相信，我現在說這話並非出于輕意，關於未來的死後的生命的這種念頭使我爲擾至于悲哀，至於恐怖與懼怕……我不知道向誰去問，一輩子不敢……現在我竟敢來問您……唉，現在您將把我當做什麼樣的人呀！」——她擺着兩手。

「對於我的意思您不必擔心，」——長老回答，——「我十分相信您的煩惱是眞誠的。」

「我眞是感謝您！您瞧：我閉上眼睛，心裏想：如果大家全信仰，那末這是從那裏來的？有人說，這起初是由於對可怕的自然現象發生恐懼而起，其實這一切是沒有的。我心想，我一輩子信仰着，——一死了，忽然什麼也沒有，祇是『在墳墓上長了牛蒡草』，像一個作家所說的一般。這眞是可怕！怎樣才能恢復信仰呢？我祇是在小孩的時候信仰着，機械的信仰，一點也不思想……用什麼，用什麼來證明：我現在跑來向您俯伏請教。如果我錯過了現在的機會，——那末一輩子便沒有人回答我的了。有什麼證明：用什麼可以使我相信？這眞是我的不幸！我站在這裏，在四週看到大家都覺得一切是如此的，沒有人現在關心這個問題，惟有我一人不能忍受。這眞是可怕，這眞是可怕！」

「無疑地是可怕。但是這種事情無從證明，却可以確信。」

「怎麼樣？用什麼？」

「用積極的愛的經驗。您應該積極地，無止休地努力愛您的鄰近的人，您能在愛裏成功幾分，便能對於上帝的存在，和我們的靈魂的不死，深信幾分。如果您對於鄰人之愛能達得完全克己的境界，那末一定可以得到信仰，甚至任何疑惑都不能進入您的靈魂裏去。這是試驗過的，還是準確的。」

「積極的愛麼？現在還有一個問題，而且是很那個的問題，很那個的問題！您知道：我很愛人類，您相信不相信，我有時發着幻想，願意拋棄所有的一切，離開麗薩，充當看護婦。我閉上眼睛，心裏想，發着幻想，在這種時候我感到自己具有無從壓制的力量。任何的創傷，任何的膿瘡都不能使我懼怕。我可以換繃帶，用自己的手洗滌，我可以做這些受痛苦的人的看護婦，我準備吻這膿瘡……」

「您的腦筋裏能有這樣的幻想，不作別的念頭，已經是很多很好的了。機會湊巧，也許真的會做點好事出來。」

「是的，但是我能不能在這個生活裏活到多久？」——女太太熱烈而幾乎瘋狂地續說，——「還是一個主要的問題！這是我最感痛苦的一個問題。我閉上眼睛，自己問自己：你能不能在這路上支持許多時候？假使你給他洗瘡的那個病人不立即報答你的好意，作些任性的行為使你苦惱，對於你的仁愛的服務不加珍重，不予注意，朝你呼叱，作粗暴的要求，甚至

向上司訴怨，（這是受痛苦很深的人們常有的事，）——那時便怎樣呢？你的愛能否繼續下去？您信不信，——我已經戰慄地決定了！如果有什麼可以使我的對於人類的積極的愛立即冷卻下去，那末唯一地惟有忘恩負義一事。總而言之，我是一個需要報酬的工作者，我要求立即付出代價，那就是給我誇獎，和以愛易愛的代價。否則我是不能愛任何人的！」

她發作了最誠懇的自行鞭策的狂熱，說完以後，持着挑戰似的決心看長老一下。

「一個醫生，很早時候，就已經對我說過一模一樣的話，」——長老說，「這人年紀不輕，確是一個聰明的人。他坦白地說話，和您一樣，雖然帶點玩笑，却是憂鬱的玩笑；他說，我愛人類，但是自己覺得奇怪的是我愛人類全體愈深，便愛單獨的人們愈少，那便是說個別的，離開來的人們。他說，我在幻想中屢次達到為人類服務的熱烈的志願，也許會真的為了人類走到十字架上去，假使忽然發生了這樣的需要，然而我不能同任何人在一間屋內住滿兩天，這是從經驗裏知道的。他剛剛挨近我一點，他的個性便立即壓制我的自愛，束縛我的自由。我會在一晝夜之間甚至恨上最好的人：恨這人，為了吃飯太慢，恨那人，為了他傷風，不斷地擤鼻。他說，我竟成為人們的仇敵，祇要他們稍微地觸撞我一下。然而永遠會發生的是我對於個別的人們越恨得深，那末我的對於人類一般的愛便越見熾燒。」

「那怎麼辦呢？在這類情形下應該怎麼辦呢？是不是應該陷入失望裏去？」

「不是的，因爲就您對於這發愁的一點就够了。您可以盡您所能的做去，自會給您算好分數的。您已經做了許多，因爲您能深刻而且誠懇地自己認識自己。假使您現在同我說話這樣誠懇，祇是爲了現在就向我取得誇獎您的眞實的話，那末自然在積極的愛的功行裏將一無成就；一切祇是留在您的幻想裏，整個生命像幻影般閃來閃去。顯然，您會忘却所謂未來的生命，到了後來自己就會麻麻胡胡地安靜下去。」

「您把我壓得粉碎！我現在祇在您談話的這個時候，明白我眞的祇是期待您誇獎我的誠懇，當我對您敍講我不能忍受人家忘恩負義的時候。您把我自己給我指點了出來，您把我捉住了，對我解釋我自己！」

「您說的是眞話麼？現在，在您這樣承認以後，我相信您是誠懇的，好心的。您如未達幸福之境，您應該永遠記住，您走着極好的路，務勿從這條路上離開。主要的是避免說謊，一切的謊，特別是對自己說謊。留意觀察自己的虛謊，每小時，每分鐘審察它。還須避去對別人和自己的嫌厭；凡是您在自己內心裏覺得惡劣的一切，祇要您在自己內心裏一注意到，也就是洗乾淨了。您還應該避免恐懼，雖然恐懼祇是一切的虛謊的後果。您永遠不要懼怕自己如何畏葸於愛的獲得，甚至不要十分懼怕惡劣的行爲。我很可惜，不能對您說什麼可喜悅的事情，因爲積極的愛，和幻想的愛相比，是一件殘忍和使人生畏的事情。幻想的愛渴求迅

速的功績，使人迅速感到滿意的功績，需要大家來看。這確乎能達到甚至連生命也犧牲掉的地步，祇是不能延得長久，卻很快地實現，好像舞台上一樣，讓大家看到了誇獎。至於積極的愛——那是一種工作和耐心，對於有的人也許是整本的科學。但是我要預先聲明，就在那個時候，當您恐怖地看到無論您如何努力，您不但沒有走近目的，甚至似乎離開了它的時候，——就在那個時候，我要預先對您聲明，您忽然達到了目的，明顯地看到上帝的奇蹟似的力量在您自己身上，——永遠愛您，永遠在暗中指揮一切的上帝的力量。對不住，我不能同您再談下去，有人等着我。再見罷。」

女太太哭了。

「麗薩，麗薩，請您祝福她！祝福她！」——她整個身體忽然震顫了一下。

「她是不值得愛的。我看見她一直在那裏淘氣。」——長老開玩笑似地說，——「你爲什麼儘笑阿萊克謝意？」

麗薩確乎一直在幹這把戲。她從上次起就早已注意到，阿萊克謝意對她怕羞，努力不看她，這使她覺得十分有趣。她聚精會神地等候而且捕捉他的眼光。阿萊涉受不住釘視到他身上的眼光，自己忽然身不由己地，憑着一種無從抑止的力量，偷看着她，而她立即發出勝利的微笑，一直朝他的眼睛裏拋去。阿萊涉感到害羞，更加不安了。後來他完全背着她，藏到

長老的背後。過了幾分鐘以後，他被那種無從抑止的力量吸引着，又回轉身來看她是不是看着他，看見麗薩差不多全身掛在椅外，斜看着他，用全副力量等候他來看她；在捉到了他的眼光以後，她又哈哈大笑，連長老都忍受不住要說：

「您眞淘氣，爲什麼這樣使他發窘？」

麗薩忽然完全出人不意地漲紅了臉，小眼睛閃耀了一下，臉變成十分嚴正，忽然熱烈，而且憤恨地訴起怨來，迅快而且神經質地說道：

「但是他爲什麼一切都忘記了呢？我小的時候他抱過我，我同他一塊兒玩耍。他曾到我家來教我讀書，您知道不知道？兩年以前，他臨別時曾說他永遠不會忘記，我們是永久的好友，永久的，永久的好友！他現在忽然怕起我來，我會吞吃他的麼？爲什麼他不願意走近過來！爲什麼他不說話？爲什麼他不到我們這裏來？莫非您不放他出來：但是我們知道他是到處走動的。叫我來喚他，不大體面，他應該首先提起來，既然沒有忘記。不對，他現在是修行呢？您爲什麼把這長邊緣的袈裟穿在他的身上……他要逃走的，墮落的……」

她忽然受不住，手掩在臉上，發出抑不住的笑聲，長的，神經質的，抖顫的，聽不見的笑聲。長老含着微笑聽她的話，溫柔地爲她祝福；等到她吻到他的手時，忽然將手按在自己的眼睛上面，哭了出來：

「您不要生氣我，我是傻瓜，一點也沒有價值……阿來汐也許是對的，他不到這樣可笑的人那裏去是很對的。」

「一定要打發他去，」——長老決定。

第五章　會來的！會來的！

長老離開了修道室大約有二十五分鐘。已經十二點半，但是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就是為了他大家聚着的，竟還沒有來。然而對於他，差不多好像忘却了，等到長老重新走進修道室的時候，看見賓客間正在進行着極熱鬧的談話。參加談話的最先是伊凡．費道洛維奇，和兩位修道司祭。米烏騷夫顯然也很熱烈地參加談話，但是他的運氣還不佳，他顯然處於次等的位置上面，甚至很少有人回答他，所以這新的事實祇是增加了他的越積越多的煩惱。事情是因為他以前也曾和伊凡．費道洛維奇交換過關於知識方面的譏刺話，對於他對自家那種瞧不起的神氣不能處之淡然：「到現在為止，至少我還站在成為歐洲前驅的一切的高處，但是這新的一代根本看不起我，」——他自己思量。費道爾．伯夫洛維奇，自己曾說過要坐在椅上，不發一言，果真沉默了多少時候，但還帶着嘲弄的微笑，觀察着鄰坐的彼得．阿歷山大洛維奇，顯然對於他的着惱極為欣悅。他早已準備對他報復，現在不願錯過機會，他終於忍不住，偏身就着鄰座者的肩膀，又低聲逗起他來了：

「您剛纔為什麼在「客氣地吻手」以後不就離開，答應繼續存留在這種不體面的團體裏

面呢？因爲您感到自己是受了氣，受了侮辱的人，所以留在這裏，顯一顯您的智識，以爲報復。現在您在沒有將自己的智識顯露出來以前是不會走的。」

「您又來了？反過來，我立刻就走。」

「您走得比別人都晚些，都晚些！」——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又扎了一針。這正是長老回來的那個時候。

辯論靜止了一分鐘，但是長老坐到以前的位置上去，朝大家看了一眼，似乎客氣地請大家繼續談話。阿萊莎對於長老各色各樣的臉色差不多研究有素，明顯地看到他十分累乏，在勉強自己支持着。他生病以來最近的時候，由於缺乏力量，時有昏倒的情事。昏暈前那種的慘白的神色，現在差不多又傳播到他的臉上來，他的嘴唇發白。但是他顯然不願解散聚會，他似乎自有一種目的，——什麼目的呢？阿萊莎正在密切觀察着他。

「我們在議論他那篇有趣的文章，」——修道司祭岳西夫，職掌圖書的，對長老說，指着伊凡·費道洛維奇，——「他提出許多新的意思，但是思想似乎是兩頭的。關於教會法庭和它的權限範圍的問題，有一位教會人員寫了一大本書，他寫了一篇雜誌文章去回答。……」

「可惜我沒有讀到大作，但是聽說過的，」——長老回答，銳利地釘視着伊凡·費道洛維奇。

「他的見解十分有趣，」——掌圖書的神甫續說，——「對於教會公共法庭一個問題，顯然完全反對教會和國家分離。」

「這很有趣，但是具有什麼意思？」——長老問伊凡·費道洛維奇。

他終於回答長老，但沒有那種傲慢裏帶客氣的神情，像阿萊莎頭天曾懼怕着的那樣，卻是謙遜，自持，顯然極有禮貌，似乎沒有一點含蓄的意思。

「我的論據是如此的，原素的混合，——指國家與教會分開來的實體而言，——自然將成爲永久的事，雖然它是不可能的，不但不能把它引到正常的，且也不能引到多少和諧的狀態裏去，因爲在這件事情的基礎上面就藏着虛謊。據我看來，在例如關於法庭的這類問題，國家與教會間的折衷辦法，在完滿的純粹的實體上是不可能的。被我反駁的教會人員說，教會在國家裏面佔有確實的一定的位置。我駁他說，相反地，教會應該把整個國家包括在裏面，而不僅祇佔據裏面的一個角落，如果現在爲了什麼原因這已是不可能，那末實質上，一定應該使這成爲基督教社會繼續發展的一個直接的，主要的目的。」

「完全有理！」——帕意西神甫，沉默的，有學問的修道司祭，堅決地，神經質地說。

「這是純粹的教王全權論！（Ultramontanism）」——米烏騷夫喊，不耐煩地兩脚交替地擺放着。

「但是我們這裏沒有山！」※——岳西夫神甫喊，對長老繼續說。——「他所反對的那個教會人員的「基本與主要」主張如下。第一：無論何種社會團體不能，且不應自行獲取政權——即支配自己人員的民事與政治權利。」第二：「刑事及民事訴訟權不應屬諸教會，和它的本質不相融合，因教會爲神的機關，人們爲了宗教目的所立的團體。」第三：「教會是非此世界的天國」……」

「教會人員說這類雙關語是太沒有價值了！」——帕意西神甫忍不住，又打斷了話頭。

「我讀過您辯駁的那本書，」——他對伊凡·費道洛維奇說，——「對於一個教會人員所說：「教會是非此世界的天國，」頗爲驚訝。既非出於此世界，那末就不能在地上存在。福音書裏那句「非此世界」的話用得和原義不合。這樣的雙關語是不應該說的。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就是降下來設立地上的天國的。天國自然非出於此世界，卻在天上，必須經過教會才能走進裏面去，而教會則建設在地上。所以世俗的雙關語在這意義裏是不可能，也無價值的。教會是

※教王全權論（Ultramontanism）爲十九世紀中葉羅馬教皇所主張教會應成爲國家最高權力的一種學說。此字源出於拉丁字 Ultra（作在後面解）與 Montes（作山解）。Ultramontane 意即「住在山後的人們，」即意大利的阿爾卑斯山。岳西夫回答米烏騷夫：「但是我們這裏沒有山！」——就是這意思。

眞正的天國，被派來統治的，臨到後來大地上無疑地將有天國出現，——這是我們的誓願……」

他忽然沉默了，似乎自已抑制着。伊凡·費道洛維奇恭敬而且注意地聽完了他的話，用十分安詳的態度，朝着長老，依舊樂意而且坦白地續說：

「我那篇文字的全部意義是如此的：在古代，基督教最初的三世紀，基督教在地上祇是教會，也就是教會在羅馬的異端的國家不得不成爲基督教的國家時，結果是既成以後，僅祇將教會包含在內，自已仍繼續是一個異端的國家，和以前一樣，具有異常衆多的支派。實際上一定是應該這樣發生的。在羅馬的國家裏，還遺留了許多出於文化和異端的智慧而來的東西，例如甚至國家的目的和基礎都是如此的。基督教會加入了國家以內，無疑地，不能從自已的基礎上，自已所定立的那塊石頭上，有所讓步，祇能遂行自已的目的，也就是上帝自已堅決地設立，指示與教會的目的：即應使全世界，自然古代的異教的國家也在內，——加入教會。因此，爲了未來的目的起見，並非教會應該給自已尋覓在國家內的一定位置，像「一切社會團體，」或「人爲了宗教目的而結合的團體，」（像那個被我反駁的作者對於教會所形容的那樣，）却是一切地上的國家以後應該完全加入教會，變成教會，排斥與教會格不相入的一切目的。這一切一點也不降低它的站位，一點也不奪去偉大的國家的榮譽，祇是把它從虛僞的，還是異端的，錯誤的道地上，放到正確的，眞正的，唯一地引向永恆目的的道路上去

罷了。所以，教會公共法庭原理論一書的作者，假如在尋覓和提出這些原理時，把它們看作臨時的，在現在這罪孽重重，一無成就的時代必要的折衷辦法，此外沒有別種看法，那末他的判斷是對的。但是這些原理的製造者祇要敢宣言，他現在所提出的原理，也就是剛纔岳西夫神甫列指的一部份──是一些無可搖撼的，天然的，永恆的原理，那末便是直接反對教會，反對它的神聖的，永恆的，無可搖撼的宿命。這就是我的那篇文字，它的全部的內容。」

「用兩句話來說，」──帕意西神甫又說，釘咬住每個字腳，──「根據現在十九世紀發現清楚的另一種學說，教會應該逐漸化入國家裏面，像由低級的化為高級的種類，隨即在裏面消滅，讓位給科學，時代精神和文化。如它不願，且予抵抗，則可在國家內另騰出一個角落給它，還要受着監督，──現在歐洲的國土內到處是這樣情形。但是照俄國人的見解與期望，並非教會化入國家，如由低級的化為高級的類型，相反地，卻是國家應該在終局裏成為教會，而且沒有別的樣子。這是會來的，會來的！」

「老實說，您現在有點使我膽壯」，──米烏騷夫冷笑一下，兩腿又架盤起來，──「據我所了解的，這是實現一種無盡地遼遠的理想，在第二次基督降臨的時候。這聽便就是了。一種美妙的，烏託邦的幻想，一切戰爭，外交，銀行等等全都消滅的幻想。甚至有點像社會主義。我還以為這一切是嚴正的，譬如說，現在教會就要裁判刑事，判決鞭打與徒刑，也

許是死刑。」

一「即使現在就有教會公共法庭，現在教會也不會把人流配出去，或判決死刑。那時候犯罪和對於犯罪的眼光一定要變更，自然漸漸地變更，不是突然而且立刻就變，却是很快的，……」伊凡．費道洛維奇安靜地說，不眯一眯眼睛。

「您這是正經的麼？」——米烏騷夫釘看着他。

「假使一切都成爲教會，那末教會必將犯罪和不服從的人擯斥於教會之外，而不會砍人家腦袋的，」——伊凡．費道洛維奇繼續說，——「我問您，被擯斥的人將往何處去呢？那時他不但應該像現在似的離開人們，而且要離開基督。他一犯罪，不但對於人們反叛，而且叛及基督的教會。自然，現在這樣嚴格的意思到底還未宣布，現代罪人的良心時常和自己打交道：「我偷了東西，却沒有反對教會，不是教會的仇敵。」現在的罪人時常還樣對自己說，但是當教會代替了國家的位置的時候，他便不能說這個話，除非否認地上的一切教會：「一切都錯誤，一切都有傾向，一切教會全是虛僞的，惟有我這殺人和偷竊的——是合理的，基督的教會。」這話很難對自己說，需要巨大的條件，不常發生的事實。現在從另一方面講，請看教會自身對於犯罪的眼光：它也是應該從現在那種近乎異端的眼光裏加以變更，由機械地割掉被傳染的分子，像現在爲了保護社會而做的那樣，全部地而且不虛僞地，轉變爲一種

重新爲人，使人復生，拯救的觀念。」

「這又是怎麼會事？我又不明白了。」——米烏醫夫插斷下去。——「這又是一種幻想。有點無形式的東西，無法去明白。這是什麼擯斥，擯斥是什麼意思：我疑惑。您簡直在那裏尋開心，伊凡，費道洛維奇。」

「實際上現在也是這樣的，」——長老忽然說，大家一下子全面朝着他，——「假使現在沒有了基督的教會，那末罪人在惡行裏將沒有任何攔阻，甚至以後沒有任何懲罰，那是眞正的懲罰，不是機械的，像他現在所說的那樣，那祇能在許多情事下使人心稍加刺激，却是眞正的刑罰，唯一地實在的，唯一地使人生畏和安靜的包括在自己的良心的認識裏的。」

「請問，這是怎麼樣的？」——米烏醫夫帶着極活潑的好奇發問。

「那是這樣的，」——長老開始說，——「這一切判充苦工，加上以前的鞭撻等等，並不能改善任何人，主要的是幾乎任何罪人也不會望之生畏。犯罪的數目不但不減少，而且越來越增加。這是您應該承認的。結果是社會並不因此而得保障，因爲危險的分子雖已機械地被割去，且遠戍他方，眼前輕鬆些，但是在他的位置上立刻發現另一個罪人，也許兩個。如果有什麼東西能保護社會，甚至在我們這個時候，甚至使罪人自行改善，化作另一個人，那末這惟有基督的法則，在自己的良心的認識之中表現了出來。祇在以基督社會亦即教會的兒子的立場上

•承認了自己的罪•也就是在社會面前•亦即教會面前•承認了自己的罪○因此•現代的罪人惟有在教會面前能以承認自己的罪•在國家面前是不見得的○如果法庭屬於社會•亦即教會•那時候它將知道•把何人解除擯斥•又容納他進來○但是現在呢•教會並沒有任何積極的法庭•惟有一種道德制裁的可能•便自行和罪人的積極的懲罰相隔日遠了○不是教會把他擯斥出去•却祇是不放棄對他的慈父般的監督○不但如此•它甚至努力同罪人保持一切基督教會的聯絡：許他參與教會的典禮•領聖餐•給他賜物•對待他像俘虜•而不像犯人○假使基督的社會•亦即教會•排斥他•像民事法律排斥他•割棄他一樣•那末我的上帝！這罪人將何以自處？假使教會隨在國家法律的懲罰之後•立刻與每次也藉擯斥懲罰他•那末將有什麼結果呢？失望是不會比這再高的了•至少對於俄國的罪人如此•因爲俄國的罪人尙有信仰○但是誰知道呢？那時候也許會發生可怕的事情•——也許在罪人的失望的心裏會發生信仰的喪失○那時候便怎麼辦呢？但是教會好比慈愛的母親•自行離開了積極的懲罰•因爲卽使沒有它的懲罰•罪人已被國家的法庭懲罰得十分利害•應該有人來憐惜他一下○所以離開的緣故，主要地是因爲教會的法庭是唯一地將眞理包含在內的一種法庭，因此是和任何別的法庭在實質上•道德上不能融洽•甚至不能有臨時折衷辦法的○這裏無從成立契約○據說•外國的罪人很少懺悔•因爲他的罪不是罪•却是對於不公平地壓迫的力量的一種反抗○社會藉臨

於他身上的力量，十分機械地使他和自已割斷。伴着擯斥的是仇恨，（至少是他們自已在歐洲所敍講的，）——仇恨，再加上對於他的，自已的弟兄的將來的命運，完全的冷淡和遺忘。因此，一切事情的發生並不帶着教會方面絲毫的憐憫 因爲那裏大半已無教會，卻祇留下教會人員和教會的莊嚴的大廈，至於教會自身早就努力於從低級的種類，卽教會，轉移到高級的種類，卽國家上去，以便完全消滅在裏面。至少在路德教的土地上是如此的。至於羅馬城裏已有千年成立了國家以代教會。所以罪人已不自承爲教會的一份子，被擯斥以後，陷于失望。卽使回到社會裏去，時常懷着仇恨，好像社會自身擯斥一般。結果如何，你們自已推斷一下罷。在許多情況裏好像我們也是如此；但是因爲除去已設立的法庭以外，我們還有教會存在，它永遠和罪人不失聯絡，當作可愛的，珍貴的兒子看待，此外還有 而且保持着教會的法庭，那怕祇是在理想中保存着的，——這法庭雖然現在是不積極的，却是爲未來而生存的，那怕是在幻想裏，但也一定是爲罪人自身，他的心靈的本能所承認的。剛纔在這裏所說的話是對的，如果眞的成立了教會的法庭，具有全部的力量，那就是整個社會全加入教會裏去，則不但教會的法庭將影響到罪人的改過自新，像現在那樣是從來沒有影響的，而犯罪眞的會減少到不可信的分數。無疑地，教會對於未來的罪人與未來的犯罪的了解在許多情况下是完全和現在不同的，必將使被擯斥的人復返，對惡意的人警告，使墮落的人回頭。果然，

（長老冷笑了，）現在基督教的社會自身尙無準備。僅祇靠着七位使徒；但是因爲他們並不凋零，所以基礎無可搖撼，期待由尙屬於異端的社會團體，完全變化爲單一的 全世界的，有權力的教會。這是會來的，會來的，那怕是到了世紀末，因爲惟有這個是命定着成就的！也不必爲時間與期限着急，因爲時間與期限的祕密是在上帝的智慧裏，在他的預見裏 他的愛裏。依照人們的計算，也許還很遼遠，然而依照上帝的預定，也許已到了出現的前夜，就在門傍。最後還是會來的，還是會來的。」

「會來的！會來的！」——帕意西神甫虔誠地，嚴峻地說。

「奇怪！十分奇怪！」——米烏騷夫說，並不帶着熱烈的神情，却似乎現出祕密的憤激。

「您何以覺得這樣奇怪？」——岳西夫神甫謹愼地詢問。

「這當眞成爲什麼東西？」——米烏騷夫喊，似乎忽然爆裂了似的，——「地上取消了國家，教會升到國家的階級上面！這不但是教王全權論，而且是超教王全權論！這是連教皇格利哥里第七都夢想不到的呀！※」

「您理解得完全相反！」——帕意西神甫嚴厲說，——「並不是教會變爲國家，您要明

※在中古時代的歷史裏，教皇格利哥里第七以反對皇權最激烈著稱。

白！那是羅馬和它的幻想。那是第三種的魔鬼的誘惑！相反地，是國家變爲教會，升到教會的地位上去，成爲整個土地上的教會，——這和教王全權論，羅馬以及您的解釋完全相反，這祇是正教在地上的偉大的宿命。星從東方發出光耀。」

米烏騷夫威風凜凜地沉默着。他的整個身形表現不尋常的，自身的尊嚴。謙遜中帶傲慢的微笑現露在他的脣上。阿萊莎帶着劇烈跳動的心，觀察一切。這一切談話使他心神騷擾到根底上面。他偶然瞧了拉基金一眼。他在門傍原來的地方站着不動，注意地傾聽審視，雖然垂着眼睛。但是從他的臉頰上活潑的紅潤看來，阿萊莎猜到大概連拉基金也心神擾得不比他少些；阿萊莎知道他爲什麽心神騷亂。

「容我告訴諸位一段小故事，」——米烏騷夫忽然說，露着神氣活現，特別威嚴的態度，——「數年前，十二月叛亂以後不久時候，有一天，我去訪問一位很重要，當時頗爲得勢的人物，遇到了一位很有趣的先生。這個傢伙並不像偵探，却好像一大群政治偵探的頭目，——一個特別的，很有勢力的職務。我攎到機會，由於十二分的好奇，和他談起話來，因爲他的受接待並非由於朋友的相識，却是以屬員的資格來報告什麽事情的，看見我的方面受了他的上司的招待，便跟我多少開誠布公地談起來，——自然那是帶着一定的程度，說是開誠布公，還不如說是客氣的好，本來法國人很懂得客氣，而且又看見我是一個外國人。但是我

很了解他，講的題目是當時受壓迫的社會主義革命黨。我把談話的主要情節忽略不提，祇引這位先生忽然脫口說出的一句極有趣的話句：他說，「我們對於所有這些社會主義者，——如無政府黨，無神派，革命黨等不很害怕；我們監視他們，我們知道他們的途徑。但是他們中間，雖然不多，却有幾個特別的人：他們是信仰上帝的基督徒，同時又是社會主義者。對於這類人我們最爲懼怕，他們是可怕的人！社會主義者而兼基督徒，比社會主義者而兼無神派可怕得多。」這句話當時使我驚訝，現在我好像忽然記起了似的……」

「那就是說，您想把這句話裝在我們身上，把我們當作社會主義者，是不是？」帕意西神甫直接了當，老實不客氣地問。

但是在彼得．阿歷山大洛維奇想到回答以前，門開了，姍姍來遲的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走了進來。人家眞的似乎沒有等他，所以突然的出現一下子甚至引起了多少的驚異。

第六章　這樣的人活着做什麼

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一個二十八歲的青年人，中等身材，有趣的臉貌，却好像比他的歲數老得多。他身上飢肉極多，猜想得到他具有極大的體力，但臉上似乎露着一點病態。他的臉是消瘦的，臉頰陷進去 臉色帶着一點不健康的灰黃。極大的，凸出的黑眼雖顯然露出堅定的固執，却似乎帶點不决定的神色。即使在他心裏着慌，惹惱地說話的時候，他的眼神好像不服從他的內心的情緒，表示一種別樣的，有時完全與現在的時刻不相適合的神色。「難於知道他想的是什麼事情，」——同他談過話的人有時批評他。有的人從他的眼睛裏看到一點凝慮，憂鬱的神情，忽然爲他的突襲來的笑聲吃了一驚，——這笑聲證明了正在離着這樣憂鬱的神色的時候，就發生快樂，游戲的思想。然而他臉上所帶的一點病態在此刻是可以瞭解的：大家都知道或聽到最近他在我們這裏所度的異常驚惶的「酗酒」的生活，同樣地，大家都知道他同父親爲了爭辯銀錢問題發生口角，達到了十分惹氣的地步。城裏已經流行着幾種笑談。實在，他的好惹氣是出乎本性，他帶着「支離的，不正確的腦筋，」像我們的村團推事謝蒙．伊凡諾維奇．卡察立尼闊夫在一個集會上所加於他的特徵的描寫似的。他走

了進來，穿得漂亮而且無可瑕疵，緊上紐扣的常禮服，黑手套，手裏握住高禮帽。他因爲是新近辭職的軍人，還蓄留髭子，却暫時剃去鬚根。他的深黃色的頭髮剃得很短，在鬢角那裏往前梳着。他堅決而且闊步地走路，照着集隊步行的走法。他在門限上停留了瞬刻，對大家看了一眼，一直走到長老面前，猜到他就是主人。他深深地對他鞠躬，請求祝福。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恭敬地吻他的手，帶着不尋常的騷亂的心神，差不多惹惱地說：

「請您寬容地恕我，我讓您等了這樣長久。家父打發來的僕人司米爾加可夫，我追問他時間的時候，兩次用極堅決的口氣回答，說是約好了一點鐘。現在我纔知道……」

「您不要着急，」長老打擂着說，——「不要緊的，遲了一點，沒有關係……」

「十分感謝您，您的好意是我深盼着的。」

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說了這句話。又鞠了一躬，後來忽然轉身朝他的父親，也鞠了一個恭敬的，深度的躬。……顯然，這個躬是他預先想好的，並且是出於誠意，認爲理應借此表示自己的敬意與好心。費道爾·伯夫洛維奇雖然感到突然，却立刻找到了自用心裁的辦法：爲了回答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的鞠躬，他從椅上跳起來，向兒子作同樣深度的鞠躬。他的臉忽然變成鄭重而且莊嚴，但還給他加上了十分惡狠的神色。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隨後默默地向屋內在座的衆人鞠了一個總躬，舉起闊大，堅決的步伐走近窗傍，坐在唯一地剩下

來的椅上，離帕意西神甫不遠的地方，坐在椅上，全身挺向前面，立刻準備聽被他打斷的談話再繼續下去。

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的出現佔了不到兩分鐘，談話便又恢復了。但是這一次，彼得，阿歷山夫洛維奇對於帕意西神甫的堅持而且近於惱怒的問話，不予置答。

「容我不去討論這個題目，」──他說，帶着一點體面社會場上的淡漠的神情，──「這也是一個高妙的問題。伊凡．費道洛維奇在那邊笑我們；大概他對這事有點有趣的話。您可以問他。」

「沒有什麼特別的，除去一個小意見，」──伊凡．費道洛維奇立刻回答，──「那就是說：一般的歐洲的自由主義，甚至我們俄國的自由主義的鑑賞者，時常而且早就將社會主義和基督教的最終結果混淆不清。這種野蠻的結論自然是一種性格的表徵。但是將社會主義和基督教攪和的，不僅是自由主義者和鑑賞者，同時在許多事情上，連憲兵，自然是外國的，原來也都如此。您的那段巴黎的故事是很扼要的，彼得．阿歷山大洛維奇。」

「對於這個題目我還是請您不必再說，」──彼得．阿歷山大洛維奇說，──「替代它的，我來對諸位講一段關於伊凡．費道洛維奇的另一故事，十分有趣，而且特別的故事。也就有五天以前，他在這裏的女太太們居多的一個集會上辯論時，隆重地聲明，全世界上根本

沒有東西能使人們愛自己的同類；所謂「人愛人類」的那種自然的法則是不存在的，世界上到現在爲止，如果有愛，並且有過愛，那並不出於自然的法則，唯一地是因爲人們相信自己的不死。伊凡·費道洛維奇還特別加以補充，說整個的自然法則也就是那個樣子，所以人們對自己不死的信仰一經消滅，則不僅愛情，即所以使世界生命繼續下去的一切活力均將立行枯竭。不但如此：那時已將無所謂不道德，一切都可被容許，甚至吃人肉的情事也在其內。而且還不但如此：他的結論是對於每個私人，例如我們現在的樣子，既不信上帝，也不信自身的不死，道德的自然法則應該立刻變到和以前的宗教的法則完全相反的方向，而利己主義，卽使到了作惡的地步，也不但應該容許人去實行，且竟被認爲在他的地位上必要的，最合理的，幾乎是最高尙的一種結果。從這種奇論裏，諸位，你們就可以斷定我們這個親愛的怪人和奇論家伊凡·費道洛維奇在那裏宣告，也許還打算宣告的其餘的一切是什麼東西了。」

「對不住，」——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忽然喊，——「我聽得不知對不對：惡行不但應該被容許，而且竟被認爲對于一切無神派的地位最必要，最聰明的出路，是不是？」

「是的，」——帕意西神甫說。

「我要記住。」

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說了這句話，當時突然沉默，和他的突然闖進談話一樣。大家懷

着好奇看他。

「難道您果眞相信人們喪失了靈魂不滅的信仰後的結果麼？」——長老忽然問伊凡·費道洛維奇。

「是的，我曾說過這話。假使沒有不死，便沒有道德。」

「您既然這般相信，便是有福的，或者是很不幸的！」

「爲什麼不幸？」——伊凡·費道洛維奇微笑。

「因爲您大概自己不信靈魂不死，甚至，不信您所寫關於教會和教會問題的一切議論。」

「也許您是對的！……但是我總不是完全開玩笑……」——伊凡·費道洛維奇忽然奇怪地承認，而且很快地臉紅了。

「不完全開玩笑，這是眞的。這觀念還沒有在您的心裏解決，並且磨擦着它。但是這受磨擦的人有時也愛以絕望自娛，似乎也是由於絕望而如此。您暫時由于絕望而以雜誌上的文字，體面社會裏的辯論等等自娛，自己並不相信自己的辯證學，還懷着痛苦的心自己暗中笑它……這個問題在您的心中還沒有解決，您的大悲哀就在於此，因爲這是急需解決的。……」

「能不能在我心裏解決呢？向肯定的方面解決？」——伊凡．費道洛維奇繼續奇怪地問，還是帶着一種無從解釋的微笑望着長老。

「假使不能作肯定解決，那末將永遠不會作否定解決，您是自己知道您的心的本質的。您的心裏的一切痛苦都在於此。但是您應該謝上蒼，他給您一顆能以忍受痛苦的高超的心；「思想和尋覓一切智慧的心，因爲我們的住所位於天上。」願上帝賜福于您，使您的心在地上時就得了解答，願上帝祝福您的行程！」

長老舉手，想就從座位上對伊凡．費道洛維奇畫十字。但是伊凡．費道洛維奇忽然從椅上立起來，走到他面前，接受他的祝福，吻他的手，默默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他的態度堅定，嚴正。這一舉動，和以前的，在伊凡．費道洛維奇身上料想不到的和長老的談話，那種神祕，甚至降重的樣子似乎使大家驚愕，所以大家頓時沉默了一會，阿萊莎的臉上幾乎表示了懼怕。但是米烏騷夫忽然聳肩，同時費道爾．伯夫洛維奇也從椅上跳起來。

「神聖的長老！」——他指着伊凡．費道洛維奇喊，——「這是我的兒子，我的血肉，我的最心愛的血肉！他是我的最可敬愛的所謂卡爾．莫爾，剛纔走進來的兒子，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是我現在要向您告訴，尋求裁判的，——他便是最不尊敬的佛郎慈．莫爾，——兩人都是席列的强盜裏的人物，而我自己在這件事情裏便是當位的伯爵芳．莫爾！

米請您判斷，且加拯救！我們不但需要您的祈禱，而且還需要您的預言。

「您說話不要這樣滑稽，不要開頭就侮辱自己的家人，」——長老用軟弱，疲乏的聲音回答。他顯然已累乏，越來越利害，他的力氣看出來是沒有了。

「一齣不體面的趣劇，我到這裏來時就預感到的，」——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憤怒地喊，也從位置上跳起來。——「對不住，尊崇的父，」——他對長老說，——「我是沒有學識的人，甚至不知道怎樣稱呼您，但是您受了騙，您允許我們在這裏聚會，您的心是太好了。家父所需要的祇有出亂子，爲了什麼——這却是他的打算。他永遠有自己的打算的。然而我現在大概也知道爲了什麼……」

「他們大家，大家全責備我，」——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在自己的方面喊，——「連彼得．阿歷山大洛維奇也責備我。責備的，彼得．阿歷山大洛維奇，責備的！」——他忽然對米烏騷夫說，雖然米烏騷夫並不想打斷他的話，——「他們責備我，說我把孩子們的錢藏在靴子裏面，欺騙他們；但是請問：難道沒有法庭存●着麼？到了那裏可以給你算清楚的，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根據你的收據，信件和契約，你收存多少，用去多少，還餘剩多少！

※席列的悲劇強盜內有兩弟兄，一爲正派的卡爾，一爲兇惡的佛郎慈，害死他的父親芳．莫爾伯爵。

爲什麼彼得·阿歷山大洛維奇拒絕發表意見呢？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並不是他陌生的人。因爲大家都反對我，而且總核起來，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還反欠我，並不欠一點，欠了好幾千，我有一切憑據在手裏！由于他的荒唐狂亂的行爲，全城都受了轟動。他在以前服務的那個地方，化一兩千塊錢，勾搭良家的女郎，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對於這類事情，我們知道了最祕密的細節，我可以提出證明的。……聖父，您相信不相信，他獲得了一個出身世家的高貴女郎的愛情。她有財產，以前的上司的女兒，一個勇敢的，有勞績的中校，頸上佩掛安娜勳章，還附帶一根劍。他藉婚約妨礙了女郎的名譽。現在她在這裏，現在她是孤女，他的未婚妻，但是他就當着她的眼前，到這裏的一個誘惑男子的美人家去走動。這位美人雖然同一個尊敬的人物同居，但具有獨立的性格，是一座大家不易接近的堡壘，等于正式的妻子一樣，因爲她是有德行的，——是的！聖父，她是有德行的！然而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想用金鑰匙把這堡壘開啓，因此他現在對我這般傲慢無禮，想從我身上勒索金錢，暫時已經化了幾千塊錢到這美人身上；就爲了這個，不斷地借錢，而且您以爲問誰借？說不說，米卡？」

「住嘴！」——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喊，「您等到我出去了再說，當我面前可不許您汚毀高貴的女郎……祇要您胆敢一提到她，對於她就是一種恥辱……我不許！」

他喘着氣。

「米卡！米卡！」——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喊，帶着軟弱的神經質，還擠出眼淚來，——「父母的祝福，對於你不在乎麼？我詛咒你一下，便怎麼辦呢？」

「無恥的，虛僞的人！」——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瘋狂地吼叫。

「這是他，對他的父親，對他的父親！同別人更不行了？諸位，你們請聽：這裏有一個貧窮，却可敬的人，退任的上尉，發生了不幸事情，被革去了職務，却不是公開的，不是經法庭裁決的，仍保存了一切的名譽。他家中人口繁衆，負擔深重。三星期以前，我們的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在酒店裏抓住他的鬍鬚，就拉住鬚根把他拉到街上，在街上當衆揍打了一頓，就爲了他做了我一種小事情的私人代表。」

「這全是謊話！外表是實事，裏面是謊話！」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生怒得全身抖索，——「父親！自己的行爲我是不來辯白的；是的，我可以當衆承認：我對這位上尉所做的舉動如同野獸一般，現在對於這野獸般的怒氣感覺遺憾，而且深自咎責，但是那個上尉，您的代表，曾到一位女太太家裏去，就是您所稱爲誘惑男子的美人的家裏，代表您向她提議，叫她取了在您身邊的，由我署名的期票，向法院控訴，爲的是我如果再三逼您算賬，可以根據那幾張期票把我關進獄內。您現在責備我轉這位女太太的念頭，而同時自己又教她來引誘我

！她當面直率地講，自己對我講，笑我！您想把我下獄，祇是因爲您爲了她和我喫醋，因爲您自己開始拿了愛情向這女人進攻，我又是知道的。她又笑着，——您聽見沒有，——她一面笑您，一面轉講。神人們，現在在你們面前的就是這個人，這個責備荒唐兒子的父親？諸位見證人，請你們恕我的惱怒，我預先感到這個狡猾的老人把你們大家召來瞧亂子。我到這裏來是準備在他對我伸手的時候加以饒恕的，自己饒恕而且請求饒恕。但是因爲他現在侮辱的不僅是我，而且是那位極高貴的女郎，由于對她的崇拜，我連名字都不敢無故地叫出來，所以決定把他的一切惡手段當衆發表，雖然他是我的父親……」

他不能再繼續下去了。他的眼睛閃耀，他艱難地呼吸。但是在修道室裏的人全都慌急了……除去長老以外，大家全不安地從座位上站起。修道司祭們露着嚴肅的神色，却期待着長老的指導。長老坐在那裏，臉色全白，但並非由于心神的騷擾，都爲了病態的乏力。懇求的微笑在他的脣上閃光；他偶或舉手，似乎想阻止發瘋的人們，自然祇要有他一揮手勢，就足以使這話劇收場；但是他自己在期待着什麼，凝神地釘看，似頗有所了解，似乎自己心裏尙有未剖明的事。後來，彼得．阿歷山大洛維奇．米烏騷夫根本感覺自己受了屈辱，失了體面。

「對於現在發生的亂子我們大家都有錯的！」——他熱烈地說，——「但是我到這裏來

的時候還是沒有預感到，雖然也知道是和什麼人交往……這是應該立刻了結的！大師，請您相信，這裏發露出來的一切情節我並不知道得確切，不願意相信，現在祇是初次知道……父親爲了一個壞品行的女人和兒子喫醋，自己還同這畜生商量把兒子放進獄裏……現在我被迫着加入到這樣的夥羣裏……我受了欺騙，我對大家聲明，我的受騙不在別人之下……」

「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忽然用一種不像自己的聲音大喊了，——「如果你不是我的兒子，我立刻要喚你出來決鬥……用手槍，在三百步距離以外……蒙上手帕，蒙上手帕！」——他說完後跺着兩脚。

那些一輩子扮演優伶角色的老扯謊客，有一個時間，會使他們扮到過火的地步，好像眞的由于心神騷擾而戰慄，哭泣，雖然甚至在當時的那個剎那，（或者祇過了一秒鐘，）他們會自行微語：「你是在扯謊，你這老不知恥的人，你到現在還是一個伶人，雖然你全身發着「聖」怒，你過着「聖」怒的一剎那。」

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可怕地皺緊眉頭，露着無可形容的賤蔑的神情看了父親一眼。

「我心想……我心想，」——他似乎輕聲而且節制地說，——「我同我的心上的安琪兒，我的未婚妻，回到家鄉，侍奉老年的父親，但是祇看到了一個荒唐的登徒子和極卑鄙的丑角！」

「決鬥！」——小老頭子又喊叫，喘着氣，說每句話都濺出唾沫。——「彼得・阿歷山大洛維奇，您要知道，也許在你們的全族裏沒有，而且不會有比你所稱的那個畜生，（剛纔你喚她的，）再高尚些，再貞節些的女人，——聽見沒有，——再貞節些的女人！而你呢，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竟把你的未婚妻換了這個「畜生，」所以你自己判定，你的未婚妻還不値她的一隻脚跟，這就是那個畜生的一隻脚跟！」

「可恥呀！」——帕意西神甫忽然脫口說出來。

「可恥，又可羞」——一直沉默的卡爾干諾夫突然發出青年人的嗓音，心神騷亂得抖索的嗓音說話，臉全都漲紅了。

「這樣的人活着做什麼！」——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用深沉的聲音吼叫，惱怒到近乎瘋狂，好像過分地抬高肩膀，因此幾乎成駝背的形狀，——「你們對我說，能不能還允許他沾汚大地，」——他對大家看了一眼，用手指着長老。他慢吞吞，而且有韻律地說話。

「你們聽見沒有，僧士們，你們聽這弒父的人的話，」——費道爾・伯夫洛維奇朝岳西夫神甫身上奔去，——「這就是您的那句「可恥！」的話的回答！有什麼可恥？這「畜生，」這「壞品行的女人，」也許比你們都神聖些，諸位修行的司祭們！她也許在青年時代失了足，受環境的侵蝕，但她是「有許多愛」的，而有許多愛的女人是基督曾經寬恕過的……」

「基督不是爲了這樣的愛而寬恕的……」溫良的岳西夫神甫不耐煩地脫口說出來。

「不對，就是爲這種女人，爲這種女人，僧士們，爲這種女人，你們在這裏，嚼白菜修行，心想自己是有眞理的人！你們吃白魚，每天吃一條白魚，想用白魚買上帝！」

「太難了！太難了！」——修道室裏從四面八方聽到這個話。

然而這個到了難堪地步的話劇，最使人意料不到地中止了。長老忽然從座位上立起來。阿萊莎爲了替他，替大家擔憂，幾乎弄得完全手足無措，却還來得及扶住他的手。長老朝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的方向走去，走到他緊跟前，在他身前跪了下來。阿萊莎心想他由于乏力而倒地，但是並非如此。長老跪下來，對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的脚下鞠了完滿的，淸楚的，有意識的躬，甚至額角都觸到地上。阿萊莎驚訝得竟來不及扶他，當他抬起身來的時候，微弱的含笑在他的唇上閃耀了一點點。

「別了罷，請大家恕罪！」——他說，向各處賓客們鞠躬。

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站在那裏，驚愕了一小會：對他下跪——這是什麼意思？終于忽然喊道：「唉，我的天！」——手掩住臉，從屋內奔出去。所有賓客全跟着他魚貫地走出，爲了慌急甚至沒有對主人鞠躬道別。衹有修道司祭們還走到前面去受祝福。

「他爲什麼下跪？這是什麼象徵！」——不知爲甚原因忽然安靜下去的費道爾．伯夫洛

維奇試着起始說話，却不敢朝任何人單獨說話。他們在這時候大家全從庭舍的門檻裏走了出來。

「我不能對於瘋人院和瘋人們負責，」——米烏騷夫立刻惡狠狠地回答，——「但是可以脫離您的社會，費道爾·伯夫洛維奇，而且您要相信，是永遠地脫離。剛纔那位僧士在那兒？……」

然而「那位僧士，」就是剛纔請他們到方丈那裏去吃飯的人，是不會讓人家久待的。賓客們剛從長老的修道室的台階上走下，他立刻就來迎接他們，好像一直在等候他們似的。

「費您的心，可尊敬的父，請您代我向方丈致最深的敬意，在他面前替我米烏騷夫，道歉，爲了突然發生的不可預見的情事，我無論如何不能參加他的盛筵，雖然我是誠懇地願望着的，」——彼得·阿歷山大洛維奇對僧士惹惱地說話。

「這個不可預見的情事——就是我！」費道爾·伯夫洛維奇立刻插上去說，——「您聽着，聖父，這是彼得·阿歷山大洛維奇不願和我相留，否則，他是立刻會去的。您就去罷，彼得·阿歷山大洛維奇，請您就到方丈那裏去，——希望您的食量加增，您要知道，謝却的不是您，是我！回家，回家，回家去吃飯，在這裏我感到不能留下去，彼得·阿歷山大洛維奇，我的親愛的親戚。」

「我不是您的親戚，永遠沒有做過您的親戚，您是一個卑賤的人！」

「我故意說出來，好叫您發瘋，因爲您永遠不認親戚，雖然無論您怎樣推托，你我到底還是親戚；我可以從教曆上查出來證明的。伊凡·費道洛維奇，我以後會打發馬車來接你，你如果願意，可以留在這裏，你也可以留着，彼得·阿歷山大洛維奇，甚至爲了禮貌您現在也是應該到方丈神甫那裏。你我在那裏亂嚷了半天，應該去道歉一下……」

「您果眞想走麼？您是不是說謊？」

「彼得·阿歷山大洛維奇，在發生了一切事情以後，我怎麼再敢去呢！我受了感情的衝動，對不住，先生們，我受了感情的衝動，而且腦筋得了刺激，也眞是可恥。諸位，有些人的心像阿歷山大·馬其頓，另有些人的心像小狗菲台里加。我的心就像小狗菲台里加。我覺得心虛了！在做了這樣亂暴的行爲以後，怎麼還能吃飯，吞嚼修道院的湯汁？眞是難爲情，我辦不到。對不住呀！」

「鬼知道他，儘騙人！」——米烏騷夫在凝想中止步，用懷疑的眼神注視離開的小丑。他回轉身，看見彼得·阿歷山大洛維奇注視他，便用手向他飛送一吻。

「您到方丈那裏去不去？」——米烏騷夫鹵莽地問伊凡·費道洛維奇。

「爲什麼不呢？我在昨天就被方丈特別邀請過的。」

「我不幸確乎感到自己幾乎必須去赴這個倒霉的飯局，」——米烏騷夫還是帶着悲苦的惱怒續說着，甚至不去注意那小和尙在傍邊聽着。——「爲了我們在這裏所幹的一切事情，應該去道歉，並且解釋這不是我們的……您以爲怎樣？」

「是的，應該解釋一下，這不是我們做的事。並且家父也不在場，」——伊凡．費道洛維奇說。

「要是令尊大人到場，更不成了！這個倒霉的飯局！」

但是大家都去了。小和尙聽着，不發一言。他在通過小林的道上，祗有一次說，方丈早就等待着，已經遲了半點多鐘。沒有人答他。米烏騷夫敵恨地看着伊凡．費道洛維奇。

「居然行若無事地去吃飯！」——他想，——「銅額和卡拉馬助夫的良心。」

第七章　熱中職業的神學生

阿森莎把長老引進臥室，讓他坐在牀上。這是一間很小的屋子，僅有應用的傢具。牀是狹窄的，鉄製的，上面沒有褥墊，衹有毛氈。角落裏神像傍放着一隻誦經臺，上面放着十字架和福音書。長老乏力地坐在牀上；眼睛閃耀，困難地呼吸……坐下後他凝神看了阿森莎一眼，似乎在尋思什麼事情。

「你去罷，親愛的，你去罷。我有勃洛非里就够了。你快去。你在那裏是有用的。你到方丈那裏去，在開飯的時候侍候一下。」

「容我留在這裏，」——阿森莎用懇求的聲音說。

「你在那裏有用些。那裏沒有和平。你去侍候一下，你是用得着的。等魔鬼一抬頭，你就讀禱詞。你要知道，小兒子，（長老愛這般稱呼他，）將來這裏不是你安身的地方。衹要上帝下旨喚我，你就離開修道院，完全離開。」

阿森莎抖索了一下。

「你怎麽啦？這裏暫時不是你的地方，我祝福你到塵世去做偉大的功行。你還要走許多

路程。你應該娶妻，應該的。在重來此地以前，你應該遭受一切。事情是很多的，但是我對你不懷疑，所以送你出去。願基督和你同在。你保持上帝，上帝也將保持你。你將看見極大的憂患，在憂患裏你將得到幸福。這是給你的一個遺囑：你應該在憂患中尋覓幸福。你工作着，無休止地工作着。你從此記住我的話，因爲雖然我還將同你談話，然而不但我的日子，甚至時鐘也數得清的了。」

阿寮沙的臉上又表示出強烈的情緒。他的唇角抖索着。

「你怎麼又來了？」——長老輕輕地微笑，——「讓俗世的人們用眼淚送他們的死者，而我們這裏應該對于升天的神甫深致欣悅。我們應該欣悅，而且爲他禱告。你離開我罷。應該禱告。你去，快去。到你的弟兄們身邊去。不但到一個人身邊，且須到兩個人身邊去。」

長老舉手祝福。反駁是不可能的，雖然阿寮沙極想留下來。他還想問一下，問題甚至從舌頭上溜了下來：向特米脫里大哥下跪叩頭究竟有什麼意思？然而他不敢問。他知道如果可以的話，長老也不用他去發問，自己會對你解釋的。這末說來，這不是他的意志。這一跪使阿寮沙十分驚愕。他盲目地信仰，這裏面有神祕的意義，神祕的，也許是可怕的。當他走出庵舍的圍牆，忙着到修道院去趕方丈的飯局的時候，（自然祇是爲了在棹傍侍候，）他的心忽然縮得痛楚起來。他當時止步：預言自己將死的長老的話語似乎重又在他的面前發響

。凡是長老預言過、而且說得十分正確的，是無疑地應該發生的。阿萊莎神聖地信仰他。但是如果沒有了長老，他將怎麼辦呢：他怎麼能看不見他，聽不到他呢？他將到何處去？他吩咐我不要哭，而且離開修道院。天呀！阿萊莎許久沒有感到這樣的煩惱。他趕緊穿過使庵舍和修道院隔離的那個樹林，竟沒有力量担負他的思想的重載，那些思想眞是壓迫着他。他起始看望林道兩傍長命的松樹。路並不長，五百步遠，不會多些：在這種時候是沒有人會相遇的，但是在小徑的第一個轉灣的地方，他看見了拉基金。拉基金在等候着什麼人。

「你是不是等我？」——阿萊莎在和他並肩相遇的時候問。

「就是你，」——拉基金冷笑了，——「你忙着到方丈那裏。我知道；那裏有飯吃。自從招待主教和帕霍記夫將軍以來，你記得不記得，這樣的筵席是沒有過的。我不去，你可以去端湯汁。阿萊克謝意，你對我說一件事；這個夢是什麼意思？還是我想問的話。」

「什麼夢？」

「就是朝你的哥哥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下跪的事。而且還用額角撞撞！」

「你講的是曹西瑪聖父麼？」

「是的，講的是曹西瑪聖父。」

「用額角麼？」

「啊，形容得不恭敬了！就讓它不恭敬罷。究竟這個夢是什麼意思！」

「我不知道什麼意思，米莎。」

「我也知道他不會對你解釋的。這裏自然沒有什麼智慧的東西，好像祇是老套頭的神聖的滑稽表演。但是戲法是故意演出的。現在，城裏所有信神的人們都將議論起來，傳到全省：「這個夢有什麼意思？」據我看來，老人的目光眞是十分銳利：他嗅到了犯罪的味道。你們那裏發出臭味來了。」

「什麼犯罪？」

拉基金顯然很願意表示點什麼意見出來。

「這犯罪會發生在你的小家庭裏。會在你的哥哥們和你的發財的父親之間發生。所以長老用額角撞一下子，以備將來萬一發生什麼事情之用。祇要有什麼事情發生：「啊呀，這是那個神聖的長老預言過的，」——果然他撞一下額角，這裏面有什麼寓言存在呢？不對，這是象徵，比喻，管他娘的什麼！他的名聲被張揚出去，人們全記住了！他預先猜到了犯罪，看了罪人出來。狂人都是這樣的：他們對酒店畫十字，朝教堂扔石頭。你的長老也是如此：把有正義的人用棒趕走，對兇手叩頭。」

「什麼犯罪？那一個兇手？你是怎麼啦？」——阿來莎站在那裏，像釘牢似的，拉基金

也停步了。

「那一個？好像[illegible]不知道麼？我敢打賭，你自己也想到這層的，順便來一下，這樣很有趣的。你聽着，阿萊莎，你永遠說實話，雖然你永遠坐在兩張椅子的中間：你回答我，你想過這件事情沒有？」

「想過的，」——阿萊莎輕聲回答。連拉基金也不好意思了。

「你怎麼啦？難道你果眞想過麼？」——他喊。

「我……我不是想，」——阿萊莎喃聲說，——「在你剛纔開始那樣奇怪地說起這件事情來的時候，我覺得我自己也想過了。」

「你瞧，（你的話表示得很明白，）你瞧見沒有？是不是在今天看見了你父親和米欽卡哥哥的時候，就想到了犯罪？這末說來，我沒有弄錯麼？」

「等着，等着，」——阿萊莎驚慌地打插下去，——「你是從那裏看出這個來的？……爲什麼這事情使你這樣關心，這是第一樁事情。」

「兩個問題是分開的，却是自然的。讓我來分別加以回答。爲什麼我看了出來？如果我今天沒有忽然完全了解你的老兄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一下子，忽然完全了解他的整個的爲人，我是一點也不會看出來的。從一個什麼特點上，我把這人一下子整個的抓住了。這類

極純潔，而且極熱情的人們有一個界線是不能越過的。弄得不好——弄得不好，他會用刀子向你的父親刺去。至於你的父親是一個好飲酒，而且不知節制的荒唐人，從來不明白分寸，兩人一下子攔不住，兩人都會一齊掉到河溝裏去的……」

「不，米莎，不，如果祇是這一點，那末你使我鼓起精神來了。事情不致于到這地步。」

「爲什麼你全身發抖？你知道不知道裏面的玩意？米欽卡，即使他是一個純潔的人，（他愚蠢而純潔；）然而他是一個好色之徒。這就是對於他的定義，而且是一切的內在的實質。這種低劣的色淫是父親遺傳給他的。阿萊莎，我就是奇怪你，奇怪的是你怎麼還是一個童男子？你也是卡拉馬助夫！在你們的家庭裏，色淫已達到了臟熱的地步。現在這三個好色之徒互相監督……靴底裏懷着刀子。三個人全撞額角，而你也許是第四位。」

「你對於這個女人是看錯了。特米脫里……是瞧不起她的，」——阿萊莎說，好像抖索了一下。

「格魯申卡麼？不對，老弟，並不是瞧不起。他公然把自己的未婚妻換了她，那決不會瞧不起。這裏面……這裏面，老弟，有點你現在不會明白的東西。一個男人愛上了某種的美，女人的身體，甚至祇是女人的身體的某一部分，（這是好色之徒會了解的，）竟可爲了她

出賣親生兒女，出賣父母，俄羅斯和祖國。本來是誠實的，會去偷東西；本來是忠實的，——會叛變。女人的小脚的歌唱者普希金在詩篇內歌頌小脚，有的人不歌頌，却瞧着小脚不能不發抖慄。而且不僅小脚如此……老弟，這裏單單賤視是沒有用的，即使他眞的賤視格魯申卡。一面賤視，一面還是不能自行擺脫。」

「我這是明白的，」——阿萊莎忽然脫口說出來。

「眞的麼？既然你一開口就說你明白，那末你是眞的明白的，」——拉基金懷着惡意說，——「你這是不經意地說出來的，這是脫口而出的。如此，這承認更見得貴重些：如此說來，這對於你已是熟稔的題目，你已經想過，想過色情的了！好一個童男子，阿萊莎，你是靜靜的，你是聖徒！我很同意；你雖然是靜靜的，却不知道你想些什麼，不知道你知道多少事情！一個童男子，却經歷到極深的所在，——我是早就觀察着你的。你自已就是卡拉馬助夫，你完全是卡拉馬助夫，——如此說來，一定有點種族和選擇的關係。父親方面傳來的是好色之徒，母親方面傳來的是瘋僧。你爲什麼抖索；我不是說實話麼？你知道不知道：格魯申卡請求我：「你領他來，（那就是指着你，）讓我把袈裟從他身上剝去。」而且她不住地懇求：你領他來呀，你領他來呀！我心裏想：她爲什麼對你這樣感覺興趣？你知道，他也是一個不尋常的女人！」

「你去替我問好，說我不能去，」——阿來莎發出勉强的冷笑，——「米哈意爾，你把起頭說的話說完了，我再對你把我的意思說出來。」

「有什麽說完不說完，一切都很明白，老弟，這全是舊調兒。如果你自已身上也藏着一個色鬼，那末你的胞兄伊凡怎樣呢？他也是卡拉馬助夫。整個的卡拉馬助夫的問題全包含在這裏面：儘是色鬼，訟棍和瘋僧！現在你的哥哥伊凡不知爲了什麽愚蠢的，莫名其妙的計算，一面自已是無神派，一面却在那裏開玩笑，發表神學的文字，——這種卑鄙的舉動是你的哥哥伊凡自已供認的。此外，他想搶奪他哥哥米卡的未婚妻。這個目的大概是可以達到的。這自然會成功的，因爲已經取得了米欽卡自已的同意，因爲米欽卡自已把未婚妻讓給他，祇是爲了將她擇脫後，趕快到格魯申卡那裏去。這一切都在他那種尊貴和公正無私的樣子之下做着的，你要注意這一點。這些人眞是最運定的！眞沒有法子弄清楚：自已承認了卑鄙，又自已往卑鄙裏鑽！你再聽下去：現在老頭子——父親——又來攔住米欽卡的道路。他現在忽然爲了格魯申卡發瘋，祇要看到她，就唾沫直流。他剛纔祇爲了她一個人，纔在修道室內鬧出這樣大的亂子，祇爲了米烏騷夫叫了她一聲畜生。他愛戀得比貓還壞。以前她祇領點薪水，替他做一點曖昧的，酒店裏的事情，現在他忽然猜到了，看清楚了，便發起狂來，向她做許多提議，自然不是乾淨的提議。他們父子兩人一定會在這小路上相撞的。格魯申卡現在對

這人，對那人都沒有答應，暫時還是滑來滑去，逗着兩個人，看一看誰比較有益處，因爲父親那裏雖然可以撈到許多錢，但是他不會娶他，到了以後也許會發出猶太人的皮氣，把錢袋關閉上的。在這方面，米欽卡是有價值的；他沒有錢，却能娶她。是的，會娶她的！拋棄了未婚妻，無可比擬的美貌的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有錢，出身世家，上校的女兒，去娶格魯申卡，老商人薩姆騷諾夫以前的姘婦，——他是市董長，一個淫蕩的農夫。從這一切裏，眞的會發生刑事的糾紛的。你的老兄伊凡就等候着這個機會，他就可以得到了甜頭：可以得到使他憔悴的卡德鄰納．伊凡諾夫納，同時撈進她的六萬粁貫。像他這樣的小人物，窮光蛋，對於這，在發端的時候是很欣羨的。你還要注意：這不但不得罪米卡，而且會使他感謝不盡。我確切知道米欽卡還在上個星期，在酒店和吉卜賽女人們喝醉了酒，就高聲喊嚷，說他不配和未婚妻卡欽卡結合，兄弟伊凡是很配的。至於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自身對於像伊凡．費道洛維奇那樣迷人的男子到底不會拒却的；她現在已在他們兩人之間游移着。用了什麼東西，這個伊凡把你們大家迷惑得對他五體投地的崇拜着。他還笑你們：彷彿說，我得了甜頭，用你們的錢吃甜東西。」

「爲什麼你知道這一切？爲什麼這樣肯定地說話？」——阿萊莎忽然皺着眉頭，嚴厲地問。

「但是爲什麼你現在發問，而且預先懼怕我們回答？那末說來，你自己也承認，我說的是實話。」

「你不愛伊凡。伊凡是不會爲了金錢受誘惑的。」

「眞的麼？但是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的美貌呢？並不單是金錢，雖然六萬也是可受誘惑的東西。」

「伊凡是朝上看着的。伊凡不會爲了幾萬塊錢受誘惑。伊凡尋覓的不是金錢，不是安靜。他也許尋覓苦難。」

「這又是做什麼夢？唉，你們……眞是貴族！」

「米莎，你知道他的靈魂是狂暴的。他的腦筋受了俘虜。他有偉大的，未解决的思想。他是不需要百萬家私，而需要解决思想的人們之一。」

「文學上的偷竊，阿萊莎。你襲用了長老的話。這是拉奇金給你們出的謎語！」——拉奇金懷着顯然的狠惡喊出來。他甚至變了臉色，嘴唇歪斜了。——「而且是一個愚蠢的謎語，犯不上去猜的。動一動腦筋，——就可以明白。他的文章可笑，而且荒誕。剛纔又聽到他的愚蠢的學說：「靈魂既沒有不死，便無善德，一切都可受容許。」（順便說一說，你記得不記得，你的哥哥米欽卡曾喊着：「我要記住！」）這是一個可誘惑的學說，爲混蛋們用的

……我罵起人來，這很愚蠢……不是爲混蛋們用的，却是爲一般裝腔作勢的學校分子，懷着「無從解決的思想的深淵」的人們用的。他是一個誇大口的人，而全部結局將是：「一方面不能不承認，另一方面不能不自行供招！」他的整個學說是卑鄙的！人類自己會找到力量，爲了養生活，甚至並不信靈魂的不死！在愛自由，愛平等，友善之中找到了它……」

拉基金激烈起來，幾乎不能抑止自己，但是忽然好像憶到什麼似的，止住了。

「唔，够了，」——他比以前更加勉强地微笑了一下。——「你笑什麼？你以爲我是一個庸人麼？」

「不，我並沒有想到以爲你是庸人。你聰明，但是……別管啦，我這是傻裏傻氣地冷笑了一聲。我明白你會變得激烈起來，米莎。從你的激昂的樣子，我猜到你自已對於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並不冷淡，我早就疑惑着，所以你不愛伊凡哥。你是和他吃醋。」

「我還爲了她的金錢吃醋？你再加上，好不好？」

「不，我並不加上關於金錢的話，我不來氣你。」

「我相信，因爲你說了出來。但是讓鬼把你和你的哥哥伊凡拿了去罷！你們全都不會明白，不管有沒有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人們也可以不愛他的。爲了什麼我要愛他，眞是見鬼！他自已也曾罵我。爲什麼我沒有權利罵他呢？」

「我從來沒有聽說，他會說過你什麼話，好話，壞話都沒有；他完全沒有說到你。」

「我聽說前天他在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那裏把我編排得一錢也不值，——注意到鄙人的頭上來了。老弟，在發生了這種情形以後，不知道究竟誰吃誰的醋！他表示意見，在最近的將來，如果我不肯就大方丈的職務，不決行剃度，我一定要到彼得堡去，加入大雜誌社，一定要在批評欄裏，寫十幾年的文章，後來便把這雜誌改由我自己出版。以後我發行這雜誌，一定取自由主義和無神派的方向，帶着社會主義的色彩，甚至發出一點社會主義的微小的光澤，但是耳朵豎得極尖，那就是說實際上拉住你我的耳朵，遮住愚人們的眼睛。我的職業的終局，根據你的老兄的解釋，是這樣的：社會主義的色彩並不妨礙我把雜誌預訂費積存在往來賬上，遇到機會時在某一個猶太人指導之下開始營業，一直到在彼得堡造好了一所大廈爲止，以後就把雜誌社遷移進去，餘下的幾層樓租給人家居住。連房屋的地點都定好了：就在涅瓦河的新石橋附近，這橋聽說最近正在計劃建築中，是從里鐵因那耶大街到魏博格司卡耶區的路。……」

「米莎，這一切也許眞是會應驗的，甚至從頭到尾！」——阿萊沙忽然喊起來，按捺不住，快樂地發笑。

「您也來譏刺的話了，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

「不，不是說玩笑，對不住。我的腦筋完全想着別的東西。但是對不起：誰能對你告訴得這般詳細，而且你從誰那裏聽來的？你不會親身在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家裏，正當他談論你的時候？」

「我不在那裏，可是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在場，我用自己的耳朵從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那裏聽到的。既然你願意知道，那末他不是對我說的，是我偷聽來的，自然是並不出于本心，因爲我恰巧坐在格魯申卡的臥室裏，當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坐在隔壁的屋內的時候，我不能够出來。」

「啊，是的，我竟忘掉了，她原來是你的親戚……」

「親戚？格魯申卡是我的親戚？」——拉奇金忽然喊起來，臉漲得通紅——「你發瘋了麼？腦筋不健全。」

「怎麼？難道不是親戚麼？我這樣聽說的……」

「你會從那裏聽說的。不，你們這些卡拉馬助夫先生，自誇自己是出于古遠的大貴族，同時你的父親跑來跑去做人家飯桌上的小丑，受人家恩賜，在廚房裏充一個角色。也許我祇是牧師的兒子，你們還種貴族面前的灰塵，但是不必這樣快樂而且放肆地侮辱我。我也有名譽，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我不能做格魯申卡的親戚，一個娼妓的親戚，請你明白！」

拉基金發出強烈的懊惱。

「請恕我，爲了上帝的分上，我怎麼也不會設想到的，而且她那裏是娼妓？難道她是……這類的女人麼？」——阿來莎忽然臉紅了。——「我對你重複一句：我眞的聽人家說你們是親戚。你常到她家去，又自己對我說，你同她沒有愛情的關係。……我從來沒有想到，你竟會這樣賤視她！難道她眞的該受賤視麼？」

「我到她家去，自有原因。唔，跟你也够了。關於親戚一層，不是你的哥哥，便是你的父親，大概會把她和你，不是和我結成親戚關係的。我們現在到了。你最好到廚房裏去。喔唷！什麼事情？那邊出了什麼事情？來遲了麼？他們大概不致于吃得這樣快麼？不又是卡拉馬助夫一家人搗的亂麼？一定是這樣。那不是你的父親，伊凡·費道洛維奇跟在後面。他們從方丈那裏搶了出來。伊西道爾神甫從台階上朝他們的背後喊嚷。你的父親也喊着，還揮手。一定在駡人。你瞧，米烏騷夫也坐了馬車走了，你瞧，正走着。連瑪克西莫夫地主都跑着。出了亂子；那末說來，竟沒有吃飯！是不是他們把方丈揍了？也許把他揍了？這總有得好看呢！……」

拉基金並非瞎喊嚷。眞的出了亂子，一個前所未聞，出人意料的亂子。一切發生于「一時的衝動。」

第八章　亂子

米烏騷夫和伊凡．費道洛維奇走進方丈屋內的時候，彼得．阿歷山大洛維奇的心裏，像一個眞正體面和優雅的人一般，迅快地發生了一種別致的，優雅的作用，他始覺得生氣頗爲可恥。他在自己心裏感到，實際上他早應對于這卑賤的費道爾．伯夫洛維奇不加尊敬，不尊敬到使他不應該在長老的修道室內喪失了冷靜，自己忘其所以，像剛纔那個樣子。「至少僧士們是沒有什麼錯處的，」——他在方丈的台階上面忽然決定，——「如果這裏是體面人，（方丈尼古拉神甫大概也出身貴族，）爲什麼不同他們和氣些，親善些，有禮貌些？……「我不再辯論，甚至要和調，用客氣吸動人，並且……並且……到底給他們證明，我不是這個伊索，這個小丑，這個滑稽戲子的同夥，我之陷于窘境，正和他們大家一樣……」

關于在爭論中的伐林，捕魚等事，（在那裏，——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決定對他們完全讓步，一下子了結，今天就弄好，尤其因爲這一切不很値錢。對於修道院提出的訴訟應該中止進行。

所有這些善意，在他們走進方丈的餐室裏的時候，更加確定了。其實方丈並沒有餐室；

因爲實際上在一所房屋裏祇有兩個房間，當然比長老那裏廣闊而且方便得多。但是屋內的陳設也沒有特著的舒適的地方；傢具是皮的，用紅木製成，二十年代的舊式樣；連地板都沒有漆過；然而一切都見清潔。窗上有許多貴重的花草；但是這時候成爲主要的奢侈的自然就是一隻陳設奢侈的飯桌，雖然這裏祇是相對的說法。桌毯是清潔的，器具是晃晶晶的。有三種烤得佳妙的麵包，兩瓶酒，兩瓶修道院裏自製的佳妙的蜜，一大玻璃瓶修道院裏自釀的，附近聞名的酸汽水。沒有燒酒。拉基金以後敘講，這次的飯食預備了五道菜：鮫魚羹，外加魚餡油酥餃；白煮魚，預備得似乎十分別致；隨後是紅魚丸子，冰淇淋，什錦煮熟水菓，最後是涼粉凍。拉基金忍不住，特地到方丈的廚房裏去了一下，纔打聽了出來，——他同廚房裏也有關係的。他到處有熟人，到處可以獲得材料。他有個很不安靜，忌妒的心。他完全感覺自己有很大的能力，由于自負過高，而將這能力神經質地誇大着。他確切知道自己將成爲某種事業家，使十分愛他的阿寮莎感到痛苦的是他的好友拉基金並不誠實，自己根本不承認這個，却自己知道他不會偷竊桌上的錢，根本承認自己是最潔白的人。在這方面，不但阿寮莎，而且隨便什麼人也沒有法子處理的。

拉基金是小人物，不能被邀請赴宴，但是被邀請的有岳西夫神甫和帕意西神甫，還有一位修道司祭。彼得・阿歷山大洛維奇，卡爾干諾夫和伊凡・費道洛維奇走進來的時候，他們

已經在方丈的餐室內等候。還有地主瑪克西莫夫也在一傍等候。方丈往前走到屋子的中央來接賓客。他是一個高身，瘦弱，還很強壯的老人，黑髮裏夾着許多銀灰色髮，長形的，苦行人一般的，嚴肅的臉。他默默地和賓客們相對鞠躬，但是他們這次走近前面去受祝福。米烏騷夫甚至想冒險地吻手，但是方丈在那個當口抽了一下手，於是親吻沒有成立。伊凡．費道洛維奇和卡爾干諾夫這一次充分地受了祝福，那就是坦白地，照着通農人的式樣，朝手上吮吻作聲。

「我們應該多多地道歉，大師，」——彼得．阿歷山大洛維奇開始說，慇懃地露牙發笑，却還是帶着嚴肅，恭敬的口音，——「道歉的是祇有我們這幾個人前來，而您邀請的那個同件，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却不能來；他不能不謝却您的賞賜，並且不是沒有原因的。他在聖父曹西瑪的修道室裏，為了同他兒子發生了不幸的家庭間的口角，弄得心神恍惚，說了幾句完全不適當的話……總而言之，是完全不體面的話……對於這個大概大師也已經知道了。因此，他自己承認了錯處，誠懇地懺悔，感到了羞恥，又不能克制着它，所以請我們，我和他的公子，伊凡．費道洛維奇，對您表示誠懇的遺憾，咎責和懺悔……總而言之，他希望，而且打算以後再設法酬報，現在他懇求您為他祝福，請您忘記已發生的事情……」

米烏騷夫沉默了。他說出演詞的最後幾句話時，自己十分滿足，在他的心靈裏連最近齎

惱的痕跡都不還留了。他又完全誠懇地愛了人類。方丈嚴肅地聽他的話，微俯着頭，回答道。

「對於所發生的事情，我極表遺憾。也許在飯棹上他將愛我們，正和我們愛他一般。請罷，諸位，請登席用菜。」

他站在神像的面前，起始朗誦禱詞。大家恭敬地垂首，地主瑪克西莫夫甚至特別向前挺直身體，由于特別的虔誠，手掌向前面交叉着。

到了這裏，費道爾．伯夫洛維奇要出了一齣最後的惡作劇。應該注意的是他確乎想走，而且實在感到在長老的修道室內做了這種可恥的行為以後，不能行若無事地到方丈家去吃飯。他並不自行譴責，自覺慚愧；也許甚至完全相反，但是他總覺得去吃飯却有點不體面。然而等到輾軋的馬車開到客店台階傍邊的時候，他已經鑽了進去，忽然止住了。他憶到了他自己在長老那裏所說的話：「在我走進什麼地方去的時候，我老覺得我比誰都低賤，大家把我當作小丑，——所以現在讓我眞的扮演小丑，因為你們大家一股腦兒全比我愚蠢，低賤。」他想對大家報自己的敗行的仇。他忽然現在偶然憶到，還在以前的時候，有一次有人問他：「您為什麼這樣恨這個人？」他當時正處在小丑的無羞恥的狂熱中，回答道：「就為了這個，他確乎沒有給我使壞，然而我却對他做了一樁無良心的敗行，剛剛做了，立刻為了這個就

恨上他了。」他現在記起，在片刻的凝慮裏，輕靡而且惡毒地冷笑了。他的眼睛閃耀，甚至嘴唇都發抖。「既然開始了，就應該結束，」——他忽然決定。他的心靈深處的感覺在這時候可以用下面的話語加以形容：「現在既已無從恢復自己的名譽，那末讓我再無恥地朝他們臉上吐一口唾沫；意思是我不對你們抱着慚愧，這就完了！」他吩咐馬夫等一等，自己快步回到修道院，一直走進方丈房內。他還不大知道要做什麼事，但知道已不能管轄自己，——稍稍地衝動一下，——立刻一下子就會走到某一種醜行的最後的界限上去，——但祇是醜行，並非何種犯罪，或何種將由法院加以懲罰的行動。對於後面的一件事情，他永遠會自行克制。有的時候甚至會自己對於這一層加以驚奇的。他在方丈的餐室裏發現的時候，正念完禱詞，大家動身走到棹傍。他站在門限傍邊，看了這夥人一眼，發出長長的，傲慢的，惡毒的笑聲，勇敢地向大家的眼睛上看望。

「他們以為我走了，我還不是又來了！」——他朝整個大廳喊叫。

大家朝他釘視了一小會，全沉默起來，忽然大家感到立刻就要發生可憎惡的，離奇的事情，鬧出無可疑惑的亂子。彼得·阿歷山大洛維奇從最歡樂的情緒立刻轉到最兇狠的情緒上面。他的心裏已經熄滅，靜寂的一切一下子復活轉來，擁了上來：

「不，我不能忍受這個！」——他喊，——「完全不能……無論如何不能！」

血湧到他的頭裏。他甚至話句都弄得夾纏，但是現在已經不能講到語體，他抓起了自己的帽子。

「什麼他不能？」——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喊，——「怎麼也不能，無論如何不能麼？師尊，我進來不進來？您能接待我做座上客麼？」

「我誠謹地懇請，」——方丈回答，——「諸位！請許我，」——他忽然補上說，——「出于至誠地懇請你們放棄偶然的口角，互相愛好，取得親戚間的和睦，祈禱上帝，當我們菲薄的飯菜……」

「不，不，不能，」——彼得・阿歷山大洛維奇似乎心不在焉地喊。

「既然彼得・阿歷山大洛維奇不能，那末我也不能，我不留着。我是決定好了到這裏來的。我現在要到處跟着彼得・阿歷山大洛維奇：您要是走，彼得・阿歷山大洛維奇，我也走；您留——我也留。方丈，你那句親戚間的和睦的話特別刺到他的心裏：他不承認他是我的親戚。對不對，芳莊？原來芳莊也在這裏。您好呀，芳莊。」

「您……這是對我說麼？」——驚訝的地主瑪克西莫夫喃喃說。

「自然是對你說，」——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喊。——「不對你說，對誰 方丈神甫並不是芳莊。」



「但是我並不是芳莊，我是瑪克西莫夫。」

「不，你是芳莊。尊師，您知道不知道，芳莊是什麼東西？有這麼一個刑事案件：他在一個淫院裏被殺——你們這裏好像對於這種地方是這樣稱呼的，——他被殺，又被搶。不管他已到了可尊敬的年齡，把他釘在箱子裏，封密了，在行李車裏從彼得堡運到莫斯科去，還緝上號碼。釘箱的時候，淫婦們唱歌，奏豎琴，不對，是奏鋼琴。芳莊就是那個人。他從死裏復活了轉來，對不對，芳莊？」

「這是怎麼會事？這是什麼玩意？」——修道司祭的一堆人裏聽到了語聲。

「我們走罷！」——彼得·阿歷山大洛維奇朝卡爾干諾夫喊。

「不，等一等！」——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尖響地插上去，又向屋內走進了一步，——「容我把話說完了。在修道室裏我得了好名聲，好像我有不敬行爲，那就是因爲我喊出了白魚的話。彼得·阿歷山大洛維奇，我的親戚，喜歡在話語裏Plus de noblesse que de sincèrité,（高貴比誠實多些），我相反地喜歡在我的話語裏Plus de sincèrité que de noblesse,（誠實比高貴多些。）——管它noblesse不noblesse的！對不對，芳莊？方丈，我雖然是小丑，而且裝做小丑，然而我是名譽的騎士，願意表示自己。是的，我是名譽的騎士，彼得·阿歷山大洛維奇却祇有受壓制的自私心，別的什麼也沒有。也許我剛纔來到這

裏，就爲了看一看，表示一點意見。我有一個兒子阿萊克謝意在這裏修行；我是父親，我照顧他的命運，應該照顧的。我一面聽着，一面扮戲，還輕輕兒看望，現在我要對你們表演最後的一幕。我們這裏是怎麼情形？我們這裏，凡是落地的，就讓他躺去。我們這裏，祇要有什麼東西掉落，祇好永遠躺着。這不對！我願意立起來。聖父們，我對於你們很憤怒。懺悔是一種偉大的聖禮，我對它崇拜，準備跪下來，現在忽然大家都在修道室裏跪下，出聲地懺悔。難道出聲懺悔是可以被准許的麼？聖父們規定懺悔應該就着耳朵舉行，那個樣子，你的懺悔纔能成爲聖禮，這是自古而來的。否則，叫我怎麼樣當着衆人對他解釋，譬如說我做了什麼，什麼事情……您明白麼：有時候這些話說出來是不體面的。這眞成爲亂子了，聖父們，這樣下去，我們要被你們牽入鞭笞教裏去了。……我遇到第一個機會，就要上書宗教會議，把我的兒子阿萊克謝意領回家去。……」

這裏應該注意：費道爾·伯夫洛維奇是聽得見鐘響的所在的。曾經有過惡毒的謠言，甚至還傳到主教方面，（這謠言不但涉及我們的修道院，也牽到設有長老制度的別的修道院上去，）說是長老受了太多的尊敬，甚至損害了方丈的職銜，又說長老們濫用懺悔的聖禮等等的話。這是一種離奇的責備，當時我們這裏和任何什麼地方都漸漸地自行消滅了。但是愚蠢的魔鬼把費道爾·伯夫洛維奇一把抓住，帶着他自己的神經質，把他引得越來越遠，引到羞恥

的深淵裏去，把費道爾・伯夫洛維奇自己一點也不懂的過去的責備附耳告訴了他。而且他也不會表示得明白些，而況這一次也沒有人在長老的修道室裏跪下，高聲地懺悔，所以費道爾・伯夫洛維奇自己沒有見到這類的事，祇是憑着所記住的老謠言和傳說說話罷了。但是在表白完了蠢話以後，他感到他說着離奇的胡言，他忽然又想立刻對聽者，尤其是對自己證明，他說的並不是胡言。雖然他深知說了未來的每句話語，將更加多多地，而且離奇些地，把同樣的胡言，加到已經說過的胡言上去，——但是他已經不能制住自己，像從山上滾了下去一般。

「眞可恥！」——彼得・阿歷山大洛維奇喊。

「對不住，」——方丈忽然說，——「古時說得好：『有許多人起始以言語侵犯我，說些不好聽的話。我聽到以後，自語道；這是耶穌的懲戒，是他遣來醫治我的空虛的靈魂的。』因此，我們恭敬地感謝您，尊貴的客人。」

他朝費道爾・伯夫洛維奇鞠躬到腰際。

「得啦，得啦！僞信和老話！老話和老調！老謊話，和鞠躬到地的官腔！我們知道這類的鞠躬的！『唇上接吻，心中利劍，』像席列的强盜裏的樣子。聖父們，我不愛虛僞，祇求眞理！然而眞理不在白魚裏面，我曾聲明過的！僧士們，你們爲什麼吃齋：爲什麼你們希望

爲了這個取到天上的賞賜，我也要吃齋的！僧士，你應該立身行善，做有益社會的事情，不要關在修道院裏，吃現成飯，不要期待上面的賞賜，——這是困難一點的。方丈，我也會有頭有緒地說話。他們這裏預備了什麼東西？」——他走到棹傍，——「陳老博德瀰酒法克多利牌，葉利賽也夫兄弟公司散裝的蜜酒。喇呀，神父們！這不像小白魚。你們把這些小瓶陳設得不錯，哈，哈，哈！這是誰把這些東西送來的。這是俄羅斯的農人，工人，把用長繭眼的手足掙到的小錢送到這裏來，從家庭裏，又從國家的費用內剝奪了走！聖父們，你們在吮吸人民的血！」

「您說這種話是太失體面了，」——岳西夫神甫說。帕意西神甫沉默着。米烏騷夫從屋內奔出去，卡爾干諾夫跟在後面。

「神甫們，我也跟彼得．阿歷山大洛維奇去！我再也不到你們這裏來，跪下來請求也不來。我曾捐過一千盧布，所以你們又瞪起眼睛來了，哈，哈，哈！不，我再也不補捐的了。我要爲我的已經過去的青春，爲我的一切所受的侮辱報仇！」——他在裝出來的情感的猛熱中舉拳叩擊桌子。——「這個修道院在我的生命裏具有許多意義！爲了它，我流了許多悲苦的淚！你們把我的妻子，歇司底里病的女人，嗾使出來反對我。你們在七所教堂裏呪詈我，在四郊各處，傳播我的壞話？够了，神父們，現在是自由主義的時代，輪船鐵路的時代。不要

說幾千塊錢，幾百塊錢，連幾角幾分，你們再也不能從我那裏取到的了！」

又是應該注意的。我們的修道院在他的一生中從來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他也不曾爲它流過任何的悲哀的淚。但是他被裝出來的眼淚吸引得在一剎那的時間內幾乎自己也不相信自己了；甚至感動得哭泣；但是在一個刹那間又感到，現在是倒轉車輳的時候了。方丈對於他的惡毒的謊話，俯着頭，又莊嚴地說：

「聖經又說：「你應該謹愼而且欣悅地忍受不由己地加在你身上的恥辱，不要詛呪和仇恨加恥辱於你的人。」我們也要照此做去。」

「得啦，得啦，得啦！反省自己呀！眞是一套無聊的話！你們去反省罷，神父們，我要走了。我要把我的兒子阿萊克謝意，用我做父親的權力，永遠喚回。伊凡．費道洛維奇，我的可敬愛的兒子，讓我命令你跟我回去，芳莊，你留在這裏做什麼。立刻跟我進城去。我家裏快樂得多。祗有一俄里路，我不給你吃素油，端出一盤小豬肉飯來；我們好好兒吃一頓飯；喝白蘭地，蜜酒；還有洋莓酒……喂，芳莊，不要放走自己的幸福！」

他一邊喊，一邊指手劃脚地走了出來。就在這個時候，拉基金看見他走了出來，便指給阿萊克謝意看。

「阿萊克謝意！」——父親看見了他，遠遠裏朝他叫喊，——「今天就搬到我家裏去，

完全搬回來，把枕頭和被褥都取回來，以後不許你再來。」

阿萊莎呆立着，沉默而且注意地觀察這齣戲。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已經鑽進馬車裏去，伊凡・費道洛維奇在後面跟着沉默而且陰鬱地坐到車裏，甚至沒有轉身向阿萊莎道別。但是這裏又發生了一個滑稽的，近乎不可思議的場面。以補充這齣劇本。忽然在馬車的脚墊傍邊發現了地主瑪克西莫夫。他生怕到遲，喘着氣跑來。拉基金和阿萊莎看見他跑着。他慌忙得竟不耐煩地把一隻腿跨到小梯級上，正當伊凡・費道洛維奇的左脚放在那上面的時候，一手抓住御者的座台，就要跳進馬車裏去。

「我也同你們去，我也同你們去！」——他喊着，一面跳，一面發出細碎的，快樂的笑聲，臉上帶出光彩，作出準備一切的樣子，——「把我也帶去罷！」

「我不是說過，」——費道爾・伯夫洛維奇歡欣地喊，——「他就是芳莊！他眞是死裏復生的眞正的芳莊！你怎麼從那裏逃出來的？你怎麼竟做出「芳莊」的樣子，怎麼不吃飯就走？應該生着銅額角！我有額角，却對於你的額角驚奇！跳上來，快跳上來！放他進來，伊凡，更熱鬧些。他可以想法子躺在我們脚下。你可以躺下的，是不是，芳莊！或是讓他坐在馬夫的座台上面……跳到座台上去，芳莊！……」

但是已經坐定下來的伊凡・費道洛維奇，一聲也不發，忽然用全力朝瑪克西莫夫的胸前

一拳擊去，他滾到一丈以外去了。沒有倒在地上，那是偶然而已。

「走啦！」——伊凡·費道洛維奇惡狠狠地對馬夫喊。

「你怎麼啦？你怎麼啦？你爲什麼對他這樣？」——費道爾·伯夫洛維奇發起火來，但是馬車已經走了。伊凡·費道洛維奇沒有回答。

「你這人呀！」費道爾·伯夫洛維奇沉默了兩分鐘，朝兒子斜看了一眼，又說起來了。——「你自己想出這個修道院來的。你自己慫恿的，自己贊成的。爲什麼你現在生氣？」

「您不要儘說無聊的話，那怕現在休息一下罷，」伊凡·費道洛維奇厲聲說。

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又沉默了兩分鐘模樣。

「最好現在喝一點白蘭地，」——他像發警句似地說。但是伊凡·費道洛維奇沒有回答。

「到家以後，你也可以喝。」

伊凡·費道洛維奇還是沉默着。

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又等了兩分鐘：

「我到底要把阿來莎從修道院裏叫回來，不管你們是否覺得很不痛快，敬愛的卡爾·芳莫爾。」

「伊凡・費道洛維奇賤蔑地聳着肩膀，身子轉側了一下，起始眺望道路。兩人以後一直到家也沒有說話。

第三冊　好色之徒

第一章 僕室內

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卡拉馬助夫的房子並不在市區的中心，卻也不完全偏僻·它很陳舊，卻具有愉快的外表：單層房屋，還帶擱樓，漆着灰色，帶着紅色的鐵頂。然而它還能支持許多時候·這房子開間極闊，很舒適。有許多各色各樣的堆室，各色各樣的密室，和意料不到的小梯子。裏面繁殖了老鼠，然而費道爾·伯夫洛維奇並不很生氣牠們：「晚上獨自留着的時候不至于那樣厭悶。」而他確乎有到了夜裏打發僕役們到邊房裏去，自己一人在房子裏關閉整夜的習慣。邊房在院裏，廣寬而且堅牢；費道爾·伯夫洛維奇把它分派做廚房，雖然廚房在正房裏也有的。他不愛廚房的味道，食物無分冬夏全從院子裏端來。總而言之，這房子是爲大家庭造的，無論主僕再加五倍都住得下。但是在我們敘講這篇小說的時候，房內祇住有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和伊凡·費道洛維奇兩人，在僕人的邊屋內祇住三個僕人：老頭兒格里郭里，老婦瑪爾法，他的妻子，和男僕司米爾加可夫，年紀還輕。對于這三個僕人必須說得稍爲詳細些。關于老頭兒格里郭里·瓦西里也維奇·古闆作夫，我們已經說了很多話。他是一個堅定倔強的人，會固執而且不屈不撓地走到一個點上，祇要這個點爲了什麼原因（時常

太不合邏輯的原因）在他看來成爲一種無可推翻的眞理。他的妻子，瑪爾法・伊格納奇也夫納，雖然一輩子在丈夫的意志前面無條件地服從着，却時常對他麻煩地要求，（例如在農民剛剛釋放了以後，）離開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到莫斯科去，開始做某種小生意，（他們是積了一些錢的，）但是格里郭里當時而且永遠決定，女人在那裏胡說，「因爲一切女人全是不純潔的，」他們不應該離開舊主人，無論這主人成爲什麼樣子，「因爲這是他們現在的責任。」

「你明白不明白，什麼叫做責任？」——他對瑪爾法・伊格納奇也夫納說。

「關於責任我明白。格里郭里・瓦西里也維奇，但是我們有什麼留在這裏的責任，我眞不明白，」——瑪爾法・伊格納奇也夫納堅定地回答。

「你用不到明白，就是這個樣子。以後不許說話。」

結果是他們沒有走，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對他們定了工資，並不多，却按時清付。格里郭里也知道他對於主人有無從辯駁的勢力。他感到這個，而這是對的：一個狡猾，固執的小丑，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像他自己所說似的，「在某種生命的條件裏，」有很堅定的性格，而在某種別的「生命條件」裏，他的性格甚至大見軟弱，這在他自己也感到驚奇。他自己也知道，是那一種條件，知道了，所以很害怕。在有些生命條件裏，應該把耳朵豎得尖尖的，而

且如沒有忠實的人在傍邊，將很見困難，而格里郭里是最忠實的人。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在自己的職業的持續期間，許多次常發生可被毆打，而且打得很利害的情事，永遠由格里郭里予以援救，雖然事後每次他總要對他敎訓一頓。然而單單毆打不致使費道爾．伯夫洛維奇生懼；常發生一些高尙的，甚至很精細，複雜的事情，到那時候，大概連費道爾．伯夫洛維奇自己也不能斷定對於忠實，親近的人有如何異乎尋常的需要，這種需要是他忽然有時起始閃電般地，而且不可思議地自行感覺到的。這是些近乎病態的事情：十分淫蕩，而且在色淫裏時常殘忍得像惡蟲一般的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忽然有時在酒醉的時候自行感到精神上的恐怖和道德上的激變，在他的心靈裏甚至幾乎形體上地影響着。「我的心靈在這時候就好像在喉嚨裏戰慄似的，」——他有時說。就在這種時候，他愛在他的附近，並不見得在一所房子裏，卻在邊屋裏，有一個忠實的，堅定的，完全和他不相同的，不荒唐的人，他雖然看見了這一切發生着的敗行，並且知道一切的祕密，卻還是由于忠心而容忍這一切，並不反對，主要的是不加責備，不說威嚇話，無論關于這世界，或未來世界的；而且在需要的時候還要保護他，——對着誰？對着一個不相識的，卻可怕的，危險的某人。事實上是一定需要有另一個人，古老的，友善的人，可以在痛苦的時間招他前來，祇爲了可以瞧瞧他的臉，或者搭訕幾句話，甚至完全局外的話，祇要他沒有什麼，並不生氣，心上好像輕鬆些，如果生氣，那末更

加悲苦些。出過這樣的事：（自然是十分稀有的，）費道爾・伯夫洛維奇甚至夜裏走到邊屋去把格里郭里喚醒，叫他到他那裏去一下子。格里郭里去了，費道爾・伯夫洛維奇談些完全不相干的話，立刻打發他走，有時甚至加上嘲笑和玩笑，而自己吐了一口痰，躺下來睡覺，做了一個得到眞理的人的夢。在阿萊莎回來後，費道爾・伯夫洛維奇也曾發生過和這相彷的事情，阿萊莎『刺中他的心，』是因爲他『生活着，一切都看見，却不加任何責備。』不但如此，他還帶來了從來未有的東西：對於他這老頭子完全沒有賤蔑心思，相反地，永遠的和藹，完全自然的，坦白的依戀，對於他一個這樣不値得依戀的人。這一切對於老放蕩鬼和沒有家庭的人，是完全的意外，對於至今祇愛『壞事』的他，完全出乎意料之外，阿萊莎走後，他自已承認他明白了一點至今不願明白的東西。

我在這篇小說起端時業已提過，格里郭里恨阿台拉意達・伊凡諾夫納，費道爾・伯夫洛維奇的第一位夫人，第一個兒子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的母親，而相反地保護第二位夫人，歇司底里病人，騷菲亞・伊凡諾夫納，反對自已的主人，又反對有想到對她說一句不好的，或輕浮的話的任何的人。他對於這不幸的女人的同情竟變成了一種神聖的東西，因此二十年來，無論什麽人祇要對她甚至說了一句不好的暗示，他就吃不住，立刻要對加侮辱的人辯駁起來。格里郭里外表上是冷靜，威嚴的人，不愛嚼舌，發出有分量的，不輕浮的話語。祇看一

眼是不能解釋：他愛不愛自己的，靜淑的，馴順的妻子，但是他實在愛她，而她自然也明白這個。瑪爾法·伊格納奇也夫納不但不是愚蠢女人，而且也許比她的丈夫聰明些，至少在日常生活方面有智慮些，但是她毫無怨言，而且柔順地服從他，從結婚的開始日起，還無異言地尊敬他的精神上的優越。堪注意的是他們兩人一輩子很少互相談話，至多談些最平凡的，日常的事情。威嚴莊肅的格里郭里永遠獨自思慮自己的一切事情和煩惱，所以瑪爾法·伊格納奇也夫納早就一下子明白他完全不需要她的勸告。她感到丈夫珍重她的沉默，承認她這樣子是聰明的。他從來沒有打過她，祇有過一次，也就是輕輕地打。在阿台拉意達·伊凡諾夫納和費道爾·伯夫洛維奇結婚的初年，有一次鄉村裏的女孩和村婦，那時還是農奴的，聚到主人的院裏唱歌跳舞。她們起始作「牧場」舞，忽然，瑪爾法·伊格納奇也夫納，那時還是年輕女人，跳到合唱隊的前面，用特別的姿勢跳「俄羅斯」舞，並不照鄉村的樣子，像村婦那般跳法，却照她在有錢的米烏騷夫的家庭地主劇場裏充當女僕時的跳法。——這劇場裏有從莫斯科聘請來的跳舞導演專教伶人們跳舞。格里郭里看見他的妻子這樣跳舞，過了一小時，在自己家裏，農舍裏，教訓了她一頓，輕輕地揪住頭髮。但是毆打的事情就此永遠了結，一輩子再也沒有重複過一次，而瑪爾法·伊格納奇也夫納也從此戒了跳舞。

上帝沒有賜給他們孩子，有過一個嬰孩，竟死去了。格里郭里顯然愛兒童，甚至不隱瞞

這個，那就是說並沒有不好意思表白出來。阿台拉意達·伊凡諾夫納逃走的時候，他把三歲的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領來，管了差不多一年光景，自己拿木梳給他梳頭髮，甚至自己在木槽裏洗他。後來他又張羅伊凡·費道洛維奇和阿萊沙兩人，爲了這，取到了一記耳光；但是關於這些，我已經講過了。至於自已的小孩，那末惟有在期望中，當瑪爾法·伊格納奇也夫納還在懷孕的時候，使他喜歡了一下。等到生下以後，悲哀和恐怖刺中他的心。事情是因爲這男孩生下來就是六指的。格里郭里看見了這個，發愁得不但沉默到受洗的日子爲止，却還故意走到花園中去沉默。那時候是春天，他有整整的三天在菜園裏，花園中掘土。第三天上，必須給嬰孩受洗禮；格里郭里在那個時候已經有了一點結論。他走進農舍，牧師和賓客都已聚在那裏，費道爾·伯夫洛維奇也親自來到，充做繼父。格里郭里忽然聲明，嬰孩完全不應該受洗，——他還聲明說得聲音不高，並不多說話，一個字一個字地滲出來，祇是遲鈍而且凝神地望着牧師。

「爲什麼這樣？」——牧師帶着快樂的驚奇詢問。

「因爲……是龍……」格里郭里喃語。

「怎麼是龍？什麼龍？」

格里郭里沉默了一會。

「發生了自然的錯亂……」他喃語着，雖然很不清切，却極堅定，顯然不願多說話。

大家笑了，自然仍給可憐的嬰孩行洗禮。格里郭里在聖水的容器傍邊勤奮地禱告，却沒有變動對於新生孩子的意見。然而他一切也不去干涉，在有病的男孩活着的兩星期內，差不多沒有看他一下，甚至不願理會他，許多時候離開家裏。但是在兩星期後男孩生了鵝口瘡死去以後，他自己把他放在小棺材裏，帶着深沉的煩惱望着他。等到在不深的小墳上掩埋泥土的時候，他跪下來　朝小墳鞠躬到地。從那時起，有許多年他一次也沒有提起過自己的嬰孩，而瑪爾法·伊格納奇也夫納也一次沒有當他面前回憶嬰孩，在遇到要同什麼人談起自己的「小寶貝」的時候，便小聲微語，雖然格里郭里·瓦西里也維奇並不在傍邊。據瑪爾法·伊格納奇也夫納說，他自從埋葬了嬰孩以來，起始特別研究「神事，」讀聖者傳，多半是默念，一個人讀，每次戴上大圓銀眼鏡。他不大朗聲讀，除去在四旬齋的時候。他愛讀約伯書，不知從那裏取到了「適神意的我們的父伊薩克·西林」的語錄與訓條抄本，許多年以來拚命地念着，差不多一點也不明白內中的意義，但是也許爲了這個，更加珍重，愛惜這本書了。最近的時候，他起始傾聽而且研究鞭笞教，在隣近地方正發現了這樣的事情。他顯然十分震動，但是覺得還不合適轉移到新的信仰上去。他「對於神」的淵博自然給他的面貌增添了更大的嚴肅。

也許，他具有神祕主義的傾向。却又好像故意似的，六指嬰孩的出世和死亡恰巧和一樁別的，很奇怪的，出乎意料的，別致的事件偶合。這事件據他以後有一次自己所表示，在他的心靈裏還留了「深印，」就在六指嬰孩埋葬的那天，瑪爾法・伊格納奇也夫納夜裏醒來，聽見好像有新生嬰孩的哭聲。她懼怕了，叫醒丈夫。他傾聽一下，說多半有人在呻吟，「好像是女人。」他穿衣起牀。那時是很暖和的五月之夜。他走出台階，明晰地聽出呻吟聲從園內出來。但花園通院子的門，到了夜間是鎖上的，除去這個門以外是不能進去的，因爲花園的周圍有堅固的，高厚的園牆。格里郭里回到家去，點上玻璃燈，取了花園的鑰匙，不注意他的夫人歇司底里性的恐怖，——她老是講着，她聽見孩子的哭聲，一定是她的男孩哭着喚她，——默默地走進園裏去了。他這才明瞭呻吟聲從園中澡堂裏面出來，而呻吟的一定是女人。他開了澡堂的門，看見使他呆定的一幅圖畫。一個本城的瘋女，流浪街頭，爲全城聞名，綽號麗薩魏達・司米爾加司察耶（臭麗薩魏達）鑽進他們的澡堂，剛剛生養了一個嬰孩。嬰孩躺在她的附近，而她在他的附近快要死去。她一句話也不說，也就因爲她不會說話。但是所有這一切應予特別解釋一下……

第二章 麗薩魏達

這裏有一段特別的情節，使格里郭里深深地震撼，把他以前的一個不痛快的，可憎厭的疑竇完全釘牢靠了。這個麗薩魏達·司米爾加司察耶（臭麗薩魏達）是一個矮小身材的女郎，「兩俄尺餘，」像我們小城裏許多進香老婦人在她死後感動地回憶時所說的一般。她的二十歲模樣的臉龐，健康，寬闊，紅潤，却帶着完全的白癡相。眼神呆板而不愉快，雖還馴順。她一輩子無分冬夏永遠赤脚行路。穿着一件麻襯衫。濃厚得利害，蜷曲如綿羊毛一般，幾乎全黑的頭髮覆在他的頭上，好像一隻大帽。此外，她的頭髮永遠塗滿了泥土，黏上了樹葉，小木棍，木屑之類，因爲她永遠睡在地上和爛泥裏，她的父親是破產的，無住所的，時常生病的下市民伊里亞，他喝許多酒，多年住在一些有錢的主人那裏，（也是下市民，）充當傭工。麗薩魏達的母親早已故世。永遠有病，所以性格惡狠的伊里亞，每逢麗薩魏達回家，便無人道地毆打她。但是她不大回家，因爲她靠全城的人生活着，他們把她看作瘋狂的，上帝的人。伊里亞的主人們，伊里亞自己，甚至許多城裏的慈悲的人們，特別是男女的商人，屢次嘗試着給麗薩魏達穿比一件單襯衫體面些的衣裳，冬天時候永遠給她穿一件皮襖，給她在脚上套皮

靴；但是她照例無異議地讓人家替她穿上，自己就走到什麼地方去，大半是在教堂的門廊上，一定去脫下一切捐獻與她的東西，——手絹呀，裙呀，皮襖和皮靴呀，——遺留在當地，照舊光着脚，穿着一件襯衫，逕自走開了。有一次發生了下面的事情：我們省裏一位新總督親來視察我們的小城，看見了麗薩魏達，使他的良好的情感很受了侮辱，雖然明白她是「瘋女，」那是人家報告給他的，却到底認爲一個年輕的姑娘穿了襯衫游蕩，有損雅觀，所以主張以後不要再發生這情形。但是總督一走，麗薩魏達又被人家放任，做出老樣來了。後來她的父親死了，她成爲一個孤女，對於城裏信神的人們更見得可愛了。實際上甚至大家似乎都愛她，連男孩們也不逗引她，不給她氣受，而我們的男孩們，尤其是就學的，是一種好惡作劇的民族。她到不認識的人家去，誰也不趕她，相反地，竭力對她和藹，給些小錢。有人給她一點錢，她收了下來，立刻把它放進敎堂的，或監獄的隨便什麼捐款箱裏去。在市場上有人給她麵包捲或甜點心，一定要走去送給她首先遇到的嬰孩，或者止住某一位極有錢的女太太，送給她；而女太太們甚至會欣然接受的。她自己祇以黑麵包和水果腹。她有時走進一片闊氣的店裏去，坐下來，裏面放着貴重的貨物，還有銀錢，主人們從來不防她，知道那怕當她面前把幾千塊錢掏出來，竟忘掉了，她決不會取內中一個銅幣的。她不大上敎堂；却睡在敎堂的門廊上，或是跳越籬笆，（我們這裏直到現在還有許多籬笆，以代園牆。）到某家的菜園裏

去睡。她大概每星期一次回家去，那就是到她的故世的父親所住的主人們家裏去。但是到了冬天便每天去，却祇是夜裏去，不是在外屋裏，便是在牛廄裏過夜。人們對於她能受住這樣的生活大爲驚奇，但是她已經習慣了；她身材雖小，却具有不尋常的堅固的體格。有些老爺們說她做這一切祇是由于驕傲，然而這有點不對勁：她什麽話也不會說，偶然祇是動一動舌頭，吼叫一兩聲，——還有什麽驕傲可言。後來出了下面的一件事情：在一個九月的，光亮而且溫和的夜裏，（那是很久的時候，）圓圓的月亮底下，據我們看來已經很晏晚的時候，一羣游蕩的，在酒醉中的人們，一共有五六個好漢，從俱樂部出來，抄「小路」回家。胡同兩端全是籬笆，裏面蜿蜒着附在房子邊上的一帶菜園；這胡同通一個小橋，橋下是發臭氣的，長長的滿渠，我們這裏有時稱之爲小河。他們這一羣在籬笆傍邊，看見了睡在蕁麻草和牛蒡草上的麗薩魏達。玩得起勁的先生們站在她的前面，嘻嘻哈哈地笑着，起始用一切可能的無檢點的話語開玩笑。有一位少爺忽然在腦子裏對於一個不可能的題目下了完全怪誕的問題？「隨便什麽人能不能把野獸當作女人，那怕現在就對她……」大家帶着驕傲的憎厭心，決定說這是不可能的。但是在這一堆人裏恰巧費道爾，伯夫洛維奇也在內，他頓時跳出來，說可以把她當作女人，而且很可以，甚至其中還別有趣味等等的話。說實話他已在那時候就帶着十二分做作的樣子，自己搶着充當小丑的角色，愛跳出來，給老爺們逗笑，自然外表上是

平等的，其實在他們面前完全成爲一個下賤的人物。這就在他從莫斯科接到了他的第一位夫人阿台拉意達．伊凡諾夫納死耗的時候，那時候他正歪戴帽兒，狂飲濫嫖，使城裏有些人，甚至是最荒蕩的人們，瞧着都不上眼。這夥人對於他的出乎意料的意見自然哈哈地笑起來；內中一個人甚至起始鼓動費道爾．伯夫洛維奇，但是其餘的人更加不以爲然，雖然還帶着過度的快樂，終于大家散開來走各自的路。以後費道爾．伯夫洛維奇賭誓說他當時也和大家一樣地回家；也許就是這個樣子，沒有人確切知道，而且也永遠不會知道的，但是過了五六個月以後，全城的人都發出誠懇而且過分的憤怒，說麗薩魏達懷了孕，於是大家全詢問，追求根底：誰犯的罪？誰是那個施侮辱的人？當時忽然全城傳來了可怕的謠言，說施侮辱的人，就是費道爾．伯夫洛維奇。這謠言從何處而起？在游蕩的那夥老爺們裏面，那時候恰巧祇有一個人留在城裏，而且這人是年歲老邁，行爲尊敬的五等文官，有家庭和幾個成人的女兒，即使確有其事，也決不來傳佈的；其餘參與的人，一共有五人，當時都散走了。但是謠言一直在指着費道爾．伯夫洛維奇，還繼續指着。自然他對於這也不很提出什麼異議：他決不來回答那些商人們，或下市民們。他當時很驕傲，惟有在官員和貴族的夥翼裏纔講話，並且引逗他們快樂。就在這時候，格里郭里努力擁護自己的主人，不但爲他辯護，以祛除這些蜚語，還因此發生了謾罵與爭吵，使許多人不再信這謠言。「她這下賤女人，自己做錯了事，」他肯

定地說，而施侮辱的不是別人，就是『螺釘卡爾伯，』（喚這名字的是一個當時聞名全城的可怕的罪犯，從省城監獄內逃脫，祕密住在我們城裏。）這個猜度好像是可靠的，大家都記得卡爾伯，記得他恰巧在秋天的那幾個夜裏在城裏游蕩，搶刼了三個人。但是這件事情和所有這些議論不但沒有使大衆的同情從可憐的瘋女身上移去，大家還更加保護她，珍重她起來了。商人婦康德拉奇也瓦，一個富厚的寡婦，甚至佈置一切，到了四月底就把麗薩魏達引到自己家裏來，想不放她出來，一直到分娩後爲止。有人謹慎地守住她，然而結果是不管怎樣小心，麗薩魏達在最後一天的晚上，忽然偷偷地離開康德拉奇也瓦家裏，發現在費道爾．伯夫洛維奇的花園裏。以她這樣的情形，怎麼能穿過高高的堅厚的圍牆．成爲一種謎。有些人相信有人把她『抬過去』的，另一些人却說是鬼靈『抬過去』的。最靠得住一點的是這一切的發生雖見巧妙，却極自然，麗薩魏達本來會爬別人家菜園的籬笆，到裏面去住宿，這次設法爬上費道爾．伯夫洛維奇的圍牆上面．還冒了對自己的危險，跳進園中，不管她自己的情形如何。格里郭里跑去找瑪爾法．伊格納奇也夫納，叫她到麗薩魏達那裏去幫助，自己跑出去喚助産婆，下市民，恰巧住得很近。嬰孩得了救，但是麗薩魏達到黎明時就死了。格里郭里取了嬰孩，抱到屋內，讓她妻子坐下，把嬰孩放在她的膝上，她的胸前：『上帝的孩子——孤兒是人盡可親的，你我更加不用說了。我們的死去的孩子把他送給我們，他是從一個

魔鬼的兒子和聖女那裏生出來的。你喂他奶吃，以後不要哭了。」於是瑪爾法．伊格納奇也夫納敎養起這個嬰孩來了。他受了洗禮，題名保羅，至於父名則大家起始不約而同地稱做費道洛維奇。費道爾．伯夫洛維奇不加反對，甚至認這一切極爲有趣，雖然仍努力否認一切。城裏對於他收留這兒一事頗爲高興。費道爾．伯夫洛維奇以後給這兒起了姓：稱做司米爾加可夫，照他母親的綽號麗薩魏達．司米爾加司察耶（即臭麗薩魏達）而起的。這個司米爾加可夫就成爲費道爾．伯夫洛維奇的第二個僕人，在我們的故事開端時同老人格里郭里和老婦人瑪爾法一塊兒住在邊屋裏。他還充當廚役。本應該專門對他講幾句話，但是爲了這種尋常的僕人而吸住讀者的注意，我未免覺得不好意思，因此現在我就轉到我的小說的正文上去，希望在這部小說的繼續的進行之中，自然而然再會講到司米爾加可夫身上的。

第三章 熱心的懺悔(詩體)

阿聚涉聽到了父親離開修道院時從馬車裏喊出的命令，一時感到極大的惊惑。他並不是站在那裏，像一根木柱，他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情。相反地，他一面懷着不安，一面立刻到方丈的廚房裏去打聽他父親在上面幹出了什麼事情。後來他就上道，希望來得及在進城的路中設法解決使他煩悶的難題。預先要說一下：對於父親的呼喊和「連同枕頭褥子」搬回家去的命令，他一點也不怕。他明白得太清楚，搬家的命令，高聲而且裝樣地呼喊出來的，是在「忘神」中發出，甚至是為了美觀，——好像一個在城裏最近喝酒太多的下市民，在自己命名日的那天，當着賓客們，為了不再給他酒喝而生氣，忽然起始打碎自己的器具，撕破自己的，和妻子的衣服，摔壞自己的傢具，甚至碰碎屋裏的玻璃，這全是為了美觀，和現在父親的情形自然相同。到了明天，那個喝酒過多的下市民酒醒後，自然痛惜那些已碰破的碗碟。阿聚涉知道老頭兒明天也一定會再放他回修道院去，甚至今天也許會放的。他深信父親會侮辱任何人，而不願侮辱他。阿聚涉相信全世界上面永遠沒有人願意侮辱他，甚至不但不願，而且不能。在他看來，這是永久不移的定理，無考慮的必要，在這意義上他向前進行，沒有一點動搖。

但是這時候在他心裏蠕動的是別種的懼怕，完全另一種的懼怕，而且是痛苦得使他自己也不能加以確定的，那是懼怕女人，懼怕的就是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她剛纔託霍赫拉闊瓦夫人轉送一封信，不知爲了什麼事情，堅決請求他去一趟。這一要求，和必須要前去的感覺立即將一種痛苦的情緒種入他的心裏，整個早晨這痛苦的情感越來越增加了，雖然以後在修道院裏隨來了一些活劇和剛纔在方丈那裏突如其來的事情。他所懼怕的並不是他不知道她將同他說什麼話，他將怎樣回答她。他怕的不是一般的女人，他自然不大知道女人，但是一輩子從孩提的時候一直到入修道院裏爲止，他祇同她們在一起過活。他怕的就是這個女人，就是卡德鄰納・伊凡諾夫納。他從第一次看到她的時候起就怕她。他一共祇見過她一兩次，甚至也許祇有三次，一次甚至祇偶爾同她講了幾句話。在他記憶裏的她的形象是一個美麗，驕傲，意志堅强的女郎。但是並非美貌使他痛苦，而是另外的一點。他的恐懼的無從解釋現在更加增强了他心內的恐懼。這位女郎的用意是崇高的，他知道這個：她努力拯救對她有錯的他的哥哥，特米脫里，祇是由于心胸寬大而努力。雖然他感到而且承認這些美麗的，寬大的情感的合理，在他走近她的住所的時候，他的背上通過了一陣涼感。

他猜着同她很接近的伊凡・費道洛維奇哥哥，是不會在她家裏遇到的：他一定現在同父親在一起。特米脫里更加不會在那裏，他預感到是爲了什麼原因。因此，他們的談話將在單

獨裏舉行。他很願意在舉行這運定的談話以前先見一見特米脫里哥哥，到他那裏去一躺。他不想把那封信給他看，却可以同他談幾句話。但是特米脫里住得很遠，現在一定也不會在家。他在那裏站了一分鐘，終于作了最後的決定。他朝自己畫了熟悉的，匆遽的十字，當時不知爲什麼微笑了一下，便堅定地動身到這位可怕的女郎的家去了。

他認識她的房子。假使走到大街，再通過廣場，那末路不很近。我們這不小的小城的面積很散漫，距離相當的長。而且父親還等着他，也許尚未忘却自己的命令，也許要發牛皮氣，所以必須趕忙，爲了兩處都趕得及。爲了這一切考慮，他決定縮短路程，抄近路，而在城裏的這些近路他是知道得像五個指頭一樣的淸楚。所謂近路。那就是幾乎沒有路，順着空曠的團牆，有時甚至要跨別人家的籬笆，經過別人家的院子，不過在那些地方是隨便什麼人都認識他，而且同他照呼問好的。他抄這種路到大街去，路近一半。他甚至必須穿過離父親的房子很近的一個地方，那就是經過和父親房子相鄰的一所花園，那花園是附屬于一所陳舊的，歪斜的，四扇窗戶的小房的。阿萊莎知道這所房子的主人是一個城裏的下市民，沒有腿的老婦，和女兒同居，她過去是京城裏文明的女僕，最近還在幾處將軍家裏當差使，爲了母親的病回家了一年光景，穿着漂亮的衣服顯耀給人家看。但是母女兩人陷入可怕的貧窮裏去，甚至每天常到鄰近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家的廚房裏去要菜湯和麵包。瑪爾法·伊格納奇也夫納

極願意倒給她們。但是女兒一面要湯吃，一面連一件衣裳也沒有賣去，內中一套甚至帶着極長的尾巴。對於最後的事實，阿萊莎是從他的好友拉基金那裏得知，自然是完全偶然得知的。——拉基金對於城裏的一切事情根本無所不曉。阿萊莎知道了這件事，自然當時就忘掉了。但現在走到了女鄰人的花園面前的時候，他忽然恰巧憶起了這條尾巴，迅快地抬起了低垂而沉思的頭，忽然……撞在一個最出人意料外的巧遇上面。

他的哥哥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在鄰家花園的籬笆後面，踊墊立在什麼東西上面，胸脯挺出在外面，用力向他揮手示意，招呼他，喚他，顯然不但怕喊嚷，甚至不敢出聲說話，為了不使人家聽到。阿萊莎立刻跑到籬笆傍邊去了。

『幸而你自己回頭看了一下，否則，我幾乎要朝你呼喊，』——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欣悅而且匆遽地微語，——『你爬過來！快些！你來得真好。我剛想起了你……』

阿萊莎自己也很高興，祇是疑惑着如何跨過籬笆。但是米卡用大力士般的手抓住他的手肘，對他跳躍過去。阿萊莎撩起了袈裟，用城裏的赤脚小孩的靈巧的姿勢跳了過去。

『好了，玩罷，我們走！』——米卡的嘴裏掙脫出來歡欣的微語。

『往那裏去，』——阿萊莎也微語，朝四面環望，看見自己在一個完全空曠的園中，裏面除去他們兩個，沒有一個人。花園雖小，但是園主的小房到底還離開他們有五十步遠，

——「這裏什麼人也沒有，你爲什麼微語？」。

「我爲什麼微語？哎呀，見鬼！」——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忽然用極完全的聲音呼喊，「我眞是爲什麼微語？你自己看見，怎麼忽然會發生了顚倒陰陽的事情。我祕密地躲藏在這裏，看守着祕密，以後再解釋，但是明白了這是祕密，我自己也忽然說話祕密起來，像傻子似的微語着，其實是並沒有必要的。我們走罷！到那邊去！暫時不要說話。我想吻你一下！

讚揚上帝在世界裏，

讚揚上帝在我心裏！……

——我剛纔在你沒有來以前，坐在這裏，反覆說着這句子……」

花園面積有一方俄畝大，也許多些，祇在周圍，沿着四面圍牆，栽着樹木，——蘋菓，楓，菩提，樺木等樹。花園中央是空虛的，闢做草場，夏天可以割下幾鋪特乾草。這花園從春天起由女主人以幾個盧布的代價出租。還種着覆盆子，紅酸菓，醋栗，也是種在圍牆傍邊，蔬菜的種植却在房屋附近，最近才弄成的。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把客人領到離開房屋最遠的園隅裏面。在那裏，忽然在濃蔭的菩提樹和舊棵的黑酸菓，接骨木，山檕樹，丁香樹之

中，開展了類乎古式的綠色凉亭的東西，這凉亭發了黑色，有點歪斜，有柵欄形的牆，遮覆的頂，在裏面還可以躲一躲雨。凉亭不知是什麼時候造成的，傳說是五十年以前由當時的屋主亞歷山大·卡爾洛維奇·芳石米特，一個退伍的上校造的。但是一切都已朽爛，地板霉糟，所有的板基全已搖動，木頭發出潮味。凉亭裏有一隻木製的綠桌，嵌在地裏，周圍全是木質長凳，也是綠色的，可以在上面坐。阿萊莎立刻就看出了哥哥的歡欣的神情，但是走進凉亭的時候，在桌上看見了小瓶的白蘭地和一隻杯子。

「這是白蘭地！」——米卡哈哈笑了。——你已經看着：「他又喝酒起來了麼！」你不要相信幻影。

你切勿相信虛空和虛僞的人羣，
忘記了自己的疑惑……

我不是酗酒，祇是「耽溺，」這是你的那隻猪玀拉基金說的，他將成爲五品文官，儘說着「耽溺」的話。你坐下罷。我要抱你。阿萊莎，摟在胸前，把你壓得緊緊的，因爲在整個世界上……眞正的……眞正的……（你明白！你明白！）惟有愛你一個人！」

他說着最後的一句話，處于近乎瘋狂的狀態之下。

「惟有你一個人，還有一個「下賤」的女人，我戀上了她，自己也就完蛋。但是戀並不就是愛。）戀可以生在仇恨中。你應該記住！現在我還快樂地說話！你坐下來，就坐在這棹傍，我在附近挨着，要看着你，自己說話。你儘管沉默，我儘管說話，因爲日期到了。但是你知道，我覺得應該眞的說得輕些，因爲在這裏……在這裏……會發現最出乎意料之外的耳朵。一切我要加以解釋，所謂：請聽下囘分解。所有這些日子，還有現在，我爲什麼這樣找到你身上來，渴望着你呢？（我已在這裏拋了五天的錨。）爲什麼所有這些日子呢？因爲我要把話對你一個人說出來，因爲這是必須的，因爲你是我所需要的，因爲明天我要從雲端裏飛，因爲明天生活卽將完結，而且開始。你經歷到，夢見到從山上落入深坑裏的情景麽？現在我並不是在夢中飛。我不怕，你也不必怕。其實我是怕的，但是我心裏很甜。其實並不是甜，而是歡欣……鬼，無論出什麼事，那都是一樣的。强烈的精神，軟弱的精神，女人的精神，——無論什麼都可以！我們來讚美自然：你瞧，太陽多少好，天多少淸朗，樹葉多少綠，完全還是夏天，下午四點鐘，萬籟皆靜！你往那裏去！」

「我到父親那裏去，還想先到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那裏去走一下。」

「到她那裏，還到父親那裏！咦！眞是巧極了！我是爲了什麼事情喚你，爲了什麼事情



希望你來，爲了什麽事情在心靈的灣深處，甚至從肋骨裏渴望着你呢？就爲是想打發你到父親那裏去，以後再到她那裏去，卡德鄰納，伊凡諾夫納那裏去，就此同她，同父親了結清楚。打發一個安琪兒去。我本可以派任何人去，但是我必須要派安琪兒去。恰巧你自己也要找她，還要到父親那裏去。」

「你果眞想派我去麽？」——阿萊莎脫口說出來，露着病態的臉色。

「等着，你是知道這個的。我看見你一下子全都明白了。但是你不要作聲，暫時不要作聲。不要憐惜，也不要哭！」

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立起來，凝想了一下，手指附在額上：

「她自己喚你去，自己給你寫了一封信，或是別的什麽東西，因此你纔到她那裏去，否則，你難道會去麽。」

「你瞧那張紙條，」——阿萊莎從口袋裏掏出來。米卡很快地讀了一下。

「你竟抄小路前去！唉！上帝呀！謝謝您，因爲您把他領到小路上去，他纔落到我的手裏，像在故事裏一條金魚落到傻漁翁的手裏似的。阿萊莎，你聽着，兄弟，你聽着。現在我打算把一切都說出來。因爲總要對什麽人說出來的。我已經對天上的安琪兒說過，也應該對地上的安琪兒說一說。你是地上的安琪兒。你傾聽一下，考慮一下，你總會寬恕的……我就是

要使比我高超些的人寬恕我。你聽着：假使有兩人忽然離開了塵世的一切，將飛到不尋常的境界裏去，或者至少內中有一個人在這以前，就是在飛走或滅亡的時候，到另一個人那裏去，說道：你替我做了這樁，那樁事情罷，這樁事是永遠沒有請求過任何人去做，而惟有在垂死的時候纔可以請求的，——那末難道那個人會不去履行……假使他是好友，他是弟兄？」

「我可以履行的。但是請你說，那是什麽事情？快說，」——阿萊莎說。

「快說……唔。你不必忙，阿萊莎：你忙得很，你心裏不安。現在你不必那樣忙。現在世界轉到新的方面上去了。唉，阿萊莎，眞可惜，你不能理解歡欣！但是叫我對他說什麽呢？那是你沒有理解到！我這傻瓜，我說的是：

「你應正直，人呀！」

這是誰的詩句？」

阿萊莎決定等候。他明白他的一切事情也許現在確乎就在這裏。米卡沉思了一下，手肘靠在棹上，頭落在手掌上。兩人都沉默着。

「阿萊莎，」——米卡說，——「惟有你一個人不致于發笑！我想開始……我的悔懺……

…從席列的「向快樂的頌讚」Au die Freude! 但是我不懂德文，祇知道 Au die Freude! 你不要以爲我是酒後亂談。我沒有醉。白蘭地確乎是白蘭地，但是我必須喝兩瓶，纔能醉，——

而頰紅潤的雪蓮，
騎在顚躓的馬上。

然而我沒有喝完小半瓶酒，所以不是雪蓮。我不是雪蓮，卻是有力，※因爲我作了一勞永逸的決定。請你恕我說了這個雙關話，你今天應該寬恕我許多事情，還不止雙關語一樣。你不要着急，我不會拖延時間，我說的是事情，現在立刻轉到正事上去。我決不使你掛念。你等一等，那一首詩……」

他抬頭凝想，忽然歡欣地起始了：

「畏葸，赤裸，野蠻的人猿，
躲藏在岩石的洞穴裏，
游牧民族在曠野裏馳騁，

※雪蓮 Silen 古希臘酒神名。俄文中 Silen 尙可作「有力」解。

使豐腴的田地荒蕪。
捕獸者持着弓劍刀槍，
恐怖地在林中奔馳……
可憐的是被波浪拋擲到
無歸宿的岸傍的人們！

從奧林比克的山巔，
母親采萊拉走了下來，
尋覓被搶走的女兒博洛賽賓：
野蠻的世界橫臥在她前面，
既無宿所；
復少佳肴，
更沒有廟宇
證明人們的虔信上帝。
田地的果實和甜蜜的葡萄，
未在筵席上閃耀；
僅有軀體的遺骸，

在祭壇上胃燔。
朵萊拉悲切的眼光，
無論向何處望去，
到處看見人們
在深沉的屈辱之中。」

嗚咽忽然從米卡的胸前迸出，他抓住了阿萊莎的手。

「好友，好友，在屈辱之中，現在就在屈辱之中，世界上受苦的人是太多了，所遭的災難太多了，你不要以爲我衹是穿着軍官制服的禽獸，終日飲酒荒淫。老弟，我差不多儘想這個，儘想這受屈辱的人，並不是說謊話。我可以向上帝禱告，現在我不是扯謊，也不是自己誇獎。我想這人，因爲我自己就是這樣的人。

「人的靈魂可以
從低卑中升起，
同古代的大地母親
作永遠的結合。」

但是問題是叫我如何同大地作永遠結合？我不吻地，不剖劈它的胸；叫我做農人或牧童

，是不是？我在世上行走，不知道是落進汚穢和恥辱裏或是光明和快樂中。眞是十分糟糕，因爲世上的一切全是一個謎！逢到我陷入最深的荒淫的恥辱裏的時候，（我是祇會逢到這類的情事的，）我永遠讀這兩首關於采萊拉和關於人的詩。它能使我改善麼？永遠不能！因爲我是卡拉馬助夫。因爲我假使踏入深淵，就是那樣頭朝地，脚朝天，一直下去，那末我甚至將因爲墮落得這樣可恥而感到滿足，而在自己方面還把它當作美麗的事。就在這個恥辱裏我忽然起始唱讚美詩。即使我是可呪詈的，即使我下賤而低卑，即使我吻我的上帝所穿的袈裟的邊緣；即使我同時追隨着魔鬼，然而上帝呀，我到底是你的兒子，而且愛你，還感到快樂，沒有這世界是不能站立的。

「永久的快樂煦育
上帝創造的靈魂，
藉着騰沸的祕密的力量，
熾燃生命的酒杯；
將小草招向光明，
渾沌變爲煦陽，
充滿廣闊的天空，

在星占家的視線以外。

在親藹的大自然的懷抱中，
有呼吸的一切全啜飲快樂；
一切生物，一切民族，
被它牽引在後面；
給予我們在不幸中的良友
葡萄汁和花冠，
給昆蟲們色慾……
給安琪兒上帝的尊容。」

但是詩已經够了！我流着眼淚，你讓我哭一下罷。即使這是愚蠢，爲大家所訕笑，然而你是不會的。你的眼睛在燃燒着。詩已經够了。我現在想對你說幾句關於「昆蟲」的話，就是關於上帝賦與色慾的「昆蟲。」

「給昆蟲們色慾……」

老弟，我就是那隻昆蟲，這話是特地對我講的。我們卡拉馬助夫全是這樣的，就是在你這安琪兒的身上也住着這條昆蟲，在你的血裏興風作浪。這眞是暴風雨，因爲色慾就是暴風雨，比暴風雨還利害！美是一件可怕的東西！可怕是因爲無從決定，而且也不能決定，因爲上帝設下了一些謎。在這裏，兩岸可以合攏，一切矛盾可以同時生存。老弟，我沒有什麼學問，但是我對於這些事情想得很多。祕密是太多了！有太多的謎壓迫地上的人。你盡你所知，加以解答，從渾水裏乾乾地爬出來。美！我不能忍受，使一個心地甚至高尙，具有絕頂智慧的人從聖母瑪利亞的理想始，而以騷唐姆城（Sodom）的理想終。至於心靈裏具有騷唐姆城的理想而不否認聖母瑪利亞的理想的人更加可怕，爲了這理想，他的心燃熾，眞正地燃熾，像幼年無邪的時代一般。不，人是寬闊的，甚至太寬闊了，我想弄狹窄一下。鬼知道，究竟是怎麼會事，眞是的！凡是在智性內認爲恥辱的，在心裏意想到的是一片的美。美是不是在騷唐姆之中？你須相信，在大多數人方面它是坐在騷唐姆之中的。你知道不知道這個祕密？可怕的是美不僅是可怕，而且還是神祕的東西。在這裏，魔與神相爭而人心成爲戰場。誰的心裏痛，就要說出來。你聽着，現在讓我們轉到正文上去。」

第四章 熱心的懺悔(故事)

「我在那裏度着荒唐的生活。剛纔父親說我化幾千盧布，勾引女人。這是一個卑賤的空想，永遠沒有過的，卽使有，根本對於「這個事情」是不用金錢的。我的錢是附屬品，心靈的充溢，佈景。今天她是我的意中人，明天有一個街頭的妓女代替了她的位置。我對於這兩位全要博得歡心，扔擲大把金錢，鬧酒，音樂，吉卜賽女人。在必要的時候，我也給她們錢，因爲她們是要錢的，貪婪地要錢，這是應該說老實話的，她們當時很滿足，很感激。女太太們愛我，並不全是的，但是偶而有之，偶而有之，我永遠喜歡小胡同，僻靜深黑的里弄，在廣場的後面，——那裏有奇遇，那裏有出乎意料的事情，那裏有落在污泥裏的寶石。老弟，我說話愛帶譬喻。在我們小城裏，這類胡同物質的沒有，而精神的是有的。如果你是我，你會明白這是什麽意思。我愛淫蕩，也愛淫蕩的恥辱。我愛殘忍；難道我不是臭蟲，不是惡蟲麽？實在是一個卡拉馬助夫！有一次，我們許多人坐了七輛三套馬車到郊外野餐，冬天，在雪撬上，我在黑暗裏握住一隻隣座女郎的手，强迫這女郎接吻，一個官員的女兒，可憐的，可愛的，溫馴的，靜淑的女郎。在黑暗裏她許我，她許我做許多事。我想明天就去找她，向她

求婚，（主要地講，人家是把我當作未婚夫看待的；）可是以後我和她一句話也沒有講，五個月內一句話也沒有。我看見，在跳舞的時候，（我們是時常跳舞的，）她的眼睛在廳堂的角落裏釘看着我，看見她的眼睛發光，——發出溫和的，憤怒的火光。這種游戲衹是給我在自己身上蓄養着的昆蟲的淫慾逗趣而已。五月以後，她嫁給一個官吏，離開那個地方……一面生氣，一面也許還在愛。現在他們度着幸福的生活。你要注意，我對誰也沒有說，一點也不誇嘴；我的慾望固然低卑，我也愛低卑，但是我不是不顧名譽的。你臉紅，你的眼睛發光。這種醜行對於你是够了。這不過還衹是Paul de Cock式的花朵，雖然殘忍的昆蟲已經在心靈裏生長，已經開展了出來。老弟，這裏是整册的回憶。願上帝賜予這些可愛的人兒以健康。我在斷絕關係的時候，不愛爭論。我永遠不洩漏，永遠不誇任何一個女人。但是够了。莫非你以為我衹是為了這一點屁事叫你來的麼？不是的，我要對你講一些有趣的事情：但是你不必驚訝我不但不對你懷羞，甚至還好像喜歡。

「還是因為我臉紅，你纔說的，」——阿寮莎忽然說，——「我並非為了你的話語而臉紅，卻因為我是和你一樣的。」

「你麼？你這灣子轉得有點遠了。」

「不，不遠，」——阿寮莎熱烈地說，（顯然這念頭早就在他心裏生出來了。）——「

一樣的階段。我在最下一層，而你在上面，第十三層階段。我對於這事情這樣看法，但這是一樣的，完全相類的東西。人一踏上了最低的階段，一定會升到上面的階梯上面。」

「如果完全不踏上去呢？」

「有的人可以完全不踏上去。」

「你能麼？」

「大概不能。」

「不要說，阿來莎，不要說，可愛的人，我願意吻你手，是由于感動而來的。那個壞蛋格魯申卡很會識人，有一次對我說，她將會把你吞食下去……我不說下去，我不說下去！從那敗行，從那被蒼蠅繁殖的田地上，讓我們轉到我的悲劇上去，也是被蒼蠅繁殖，那就是充塞一切下賤行為的田地上去。事實是因為老頭子雖然造了勾引良家婦女的謠言，實際上，在我的悲劇裏，這是實在有的，雖然祇有一次，而且那一次也並沒有成立。老頭子弄些莫須有的事責備我，卻並不知道這件事情；我從來不對任何人說的，現在我對你第一個人說出來，自然伊凡是除外的，伊凡知道了一切。他早就知道了。然而伊凡是墳墓麼？」

「伊凡是墳墓麼？」

「是的。」

阿萊莎異常注意地聽着。

「我在一個鐵路線上的旅部裏雖然充當副官，但是好像受人家的監督，和充軍的人相彷。我受到這小城極好的接待。我擲去許多錢，大家相信我有錢，我自己也相信。然而我也許還有什麼別的一點得到他們的歡心。雖然祇是點點頭，確都愛我。我的中校，已經是一個老人，忽然不愛起我來。他儘捉我的錯頭；但是因爲我熟人很多，而且整個城市都站在我的一方面，所以也不能捉出什麼錯頭來。我也是自己錯，自己故意沒有對他表示相當的敬意。我驕傲起來。這個老頭固是一個皮氣很不壞，而且善意的好客的人。他曾娶過兩位太太，兩位都死了。第一位太太是普通人家出身，留下一個也是普通的女兒。她已經有二十四五歲，和父親，姨母，她的去世母親的妹子，同住。這姨母是不言不語的平凡，而姪女，中校的長女，——却是精神活潑的平凡。我在回憶的時候喜歡說好話：像這位女郎那樣性格優雅的女性，我是從來沒有看到的，她名叫阿格菲亞．伊凡諾夫納。她相貌並不壞，合俄國人的口味，——身高，健壯，肥滿，眼睛美麗，臉似乎有點粗燥。她沒有出嫁，雖然有兩家求婚，她加以拒絕，也沒有因此喪失快樂。我和她投合上了，——並不是那個樣子，却是純潔的，友誼的。我是時常和女人們完全無邪惡地，友誼地投合着的。我同她胡亂談些坦白的事情，她惟有嘻嘻地笑。許多女人喜歡坦白的話語，你應該注意這點，況且她又是一個女郎，所以使我很

快樂。還有的是無論如何不能稱她做未出閣的小姐。她和她姨母住在父母家裏，好像甘願壓低自己，不和別的社會處于同等地位。大家愛她，需要她，因爲她是一個有名的女裁縫；她有才幹，替人家幫忙不要錢，爲了交情起見，但是人家送她禮物的時候，——她並不拒却接受。

中校呢，——那就不同了！中校是我們這裏第一流人物。他的生活十分闊綽，招待縣城的客人，晚餐，跳舞。在我來到那裏，進入旅部的時候，滿城都在議論，說中校的次女快將從京城裏來到。她是美人中選出來的最美的女人。剛在京城裏某貴族女校畢業。這位次女就是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是中校的第二位夫人養的。第二位夫人也已去世，出身有名望的，某將軍的大家庭內，雖然我確切知道，她也沒有給中校帶來銀錢。那就是說，她有貴親，也就完了；或者還可以有點希望，至於現款是沒有的。在那個女學生回來以後，（她是來做客，不會永遠住的，）我們的小城好像煥然一新，最高貴的女太太們，——兩位將軍夫人，一位上校夫人，還有她們以下的一般人全都參加在內，捧起她來，開始快樂的節目，舞后，野餐，還扮演活劇，替某保姆們籌款。我一聲不響，我祇管鬧酒，並且當時做了一件事情，使全城的人議論紛紛。我看見她有一次對我釘了一眼，那是在砲兵團長家裏，但是我當時不走近前去；意思是我不在乎結識她。過了幾天，我才走到她面前去，也是在晚會上，我當時同她搭談，她佯佯地看了一眼，翹起輕蔑的嘴唇，我心想，你等一等，讓我報仇！在當時許多事例上，

我是一個粗野的傢伙；自已也感到這個。主要地是感到「卡欽卡」並不是天眞爛漫的什麼女學生，却是有性格的，驕傲的，實際上有品德的人，此外她還有聰明和學問，而我什麼都沒有。你以爲，我想求婚麼？一點也不。祇是爲了我是這樣好漢，而她並不感到，想加以報復。我當時還是酗酒，胡鬧。中校後來把我監禁了三天。在那時候，父母恰巧寄來了六千盧布，隨後我給他寄去以後一切無份的字據，意思是說我們已經「算淸了賬，」我不得再有什麼要求。我當時一點也不明白；老弟，我在回到這裏來以前，甚至到現在最後的日子爲止，甚至也許到今天爲止，我一點也沒有明白我同父親在銀錢上有什麼爭論之處。但是這不去管它，這個以後再說。當時在我收到了六千塊錢以後，我忽然從朋友給我的一封信上預先知悉一種對於自已有趣的事情。那就是上邊不滿意我們的中校，疑心他有不法行爲，總而言之，他的仇敵們給他預備下了冷箭。後來師長親自駕到，大大地叱罵了一頓。過了一會，命令他自行辭職。我不來對你細講這事是如何發生的，他確乎有些仇敵，祇是忽然城裏面對他和他的全家十分冷淡起來，大家忽然好像轉背過來。到那時候我的第一齣把戲來了：我遇見了永遠保持友誼的阿格菲亞‧伊凡諾夫納，對她說：「令尊大人那裏短了四千五百盧布。」「您這是什麼意思？爲什麼？將軍新近來過，一點也沒有短……」「那時是有的，現在却沒有了。」她異常懼怕：「請您不要嚇唬我，您聽誰說的？」我說：「您不要着急，我對誰也不說，您知

道對於這類事情我就像墳墓一樣，我還想補說一句，以備『萬一』；在令尊大人需要四千五百盧布，而他恰巧拿不出來的時候，假使送交法庭，後來還要在老年時降作小卒，還不如把你們那位女學生祕密地給我送來，我恰好收到了匯款，也許可以分給她四千盧布，神聖地保守祕密。』她說：『您眞是惡棍！（她就那樣說，）——您眞是狠心的惡棍！您怎樣敢說這話！』她異常憤激地走了，我還朝她背後呼喊，說要神聖而且牢不可破地保持祕密。這兩個女人，那就是阿格菲亞．伊凡諾夫納和她的姨母，我預先說一句，在這段歷史裏確是純粹的安琪兒，眞誠地崇拜這位驕傲的妹子卡德隣納，在她面前自行低聲下氣，充當她的女僕……祇要阿格菲亞當時把這把戲，那就是我們的談話，對她轉過去就好了。我以後全都一五一十，打聽了出來。她沒有隱瞞，我呢，自然就是需要這樣。

一位新的少校忽然前來接收旅部。開始辦理交代。老中校忽然害了病，不能動，在家裏坐了兩晝夜，沒有交出公款。我們的醫生克拉夫欽國說他確乎有病。惟有我知道內中一切的祕密，而且早就知道了：那筆款子，在上司查過賬以後，就暫告失蹤。（四年以來，每年如此。）中校把這款子借給一個靠得住的人，我們的商人，老鰥夫，脫里福諾夫，戴金眼鏡，蓄大鬍子。他到市集上去，做些他認爲需要的生意，立刻把款子完整地交還中校，同時從市集上帶來了禮物，隨着禮物還加上利息。惟有這一次，（我當時是從脫里福諾夫的兒子和承

纖人，流涎的青年，世上少見的荒唐透頂的男孩那裏，完全偶然聽來的，）惟有這一次，脫里福諸夫從市集上回來的時候，一點也沒有還。中校跑到他那裏去，得來的回答是：——「我從來沒有收到您什麼錢，而且也不能收到。」於是我們的中校祇好坐在家裏，頭上紮着手巾，她們三個人忙着把冰按在他的頭頂上面。忽然傳令兵送來一本簿子和命令：「限即刻，二小時內，交出公款。」他簽了字，以後我看見本子上的簽字，——立起身來，說去改換軍服，跑進臥室，拿起雙統的獵槍，裝上火藥，插進子彈，右脚脫去靴子，槍按在胸前，脚起始尋覓引發機。阿格菲亞當時起了疑心，記住了我當時的話語，躡足進來，恰巧看到了這情形：她闖了進來，從後面奔到他身上，擁抱了他，子彈朝上面天花板上射出了。誰也沒有受傷。其餘的人們跑進來，抓住他，奪去了槍，拉住他的手……這一切情形我詳詳細細地聽了出來。我當時坐在家中，黃昏的時候，剛剛想出去，穿上衣服，梳好頭髮，手絹灑了香水，拿起制帽，忽然門一開——站在我面前的，在我的寓所裏的是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

「也眞有些奇怪的事情：街上當時沒有人看到她溜進我的屋裏來，所以城裏面一點也沒有漏出什麼來。我向兩個古老婆婆，官員的夫人，租下了寓所，她們帶着侍候我，那兩個女人態度很恭謹，一切聽我的話，遵照我的命令，一句話也不響，像鐵柱一般。我自然當時明瞭了一切。她走了進來，一直向我釘看，黑暗的眼睛露出堅決的態度，甚至帶着挑釁的樣子，

但是嘴唇上和嘴唇附近，我看出不堅決來。

「姊姊對我說，您可以借四千五百盧布，假使我來取……我自己到您這裏來。我來了……您給我錢罷！……」她按耐不住，喘着氣，害怕了，噪音中斷了，唇角和唇邊的紋線抖索了。「阿萊莎，你聽到沒有？不是睡覺麼？」

「米卡，我知道你會說出全部實話來的，」——阿萊莎慌急地開口說。

「我就是在那裏說實話。既然要照所發生的全部事實原原本本地說出實話來，那末我是不會寬恕自己的。第一個念頭是卡拉馬助夫式的。老弟，有一次一隻蜈蚣把我咬了，我有兩星期發燒躺在牀上；現在忽然從心裏聽見有一隻蜈蚣在釘咬着，那隻惡蟲，你明白麼，我的眼睛把她忖量了一下。你看見過她麼？她眞是一個美人。當時她的美不在那個上面。當時她的美，美在她高貴而我低賤，她爲父犧牲，顯出寬仁的偉大，而我是一隻跳蝨。現在，她的整個身體，全由我這跳蝨和惡棍加以打發，整個的她，攏統的一切，精神和肉體。她是被包圍住的了。我對你直說：這念頭，蜈蚣的念頭，佔據了我的心，使它幾乎苦惱得暈厥。似乎不應該再發生什麼鬥爭：就像跳蝨，像大毒蜘蛛一般做去，不加任何的憐憫。……我的呼吸甚至窒抑了。你要知道：我也許明天就會到他們家去求婚，爲了使這一切取到所謂最妙的結局，那末便沒有人知道，也不會知道這事的了。因爲我這人雖然具有低卑慾望，却十分誠實。在

那個刹那間忽然有人朝我的耳朵上微語：「到了明天，等到你去求婚的時候，這個女人決不會出來見你，將吩咐馬夫把你從院子裏推趕出去。意思是你到全城去誇嘴罷，我不怕你！」我望了女郎一眼，我的聲音沒有扯謊：自然是這個樣子。人家會把我趕出去，照現在的臉上就可以判斷的。我的心裏沸騰着惡意　想玩出一個下賤的，小猪樣子的，商人的把戲來：嘲笑地看她一眼，照着惟有商人才會說的口吻罵她一頓：

「那是四千塊錢！那是我開玩笑。您這是怎麼啦？太容易相信了，小姐。二百塊錢，我也許很願意給您，至於四千盧布，那不是可以輕易扔擲到這種輕浮事情上去的。您白白地勞步了一趟。」

你瞧，那時候我自然將喪失一切，她一定會跑出去。但是這將成爲獰惡的復仇。一切其餘的事全是應得的。以後我將一輩子懺悔不盡，祇要現在我做出了這個把戲，你信不信！我同任何一個女人。同無論那一位都永遠不會發生這類使我在這時候看到她帶着怨恨的情形的，——我可以用十字架賭誓：我當時懷着可怕的仇恨，看了她三秒鐘，或五秒鐘，——那種仇恨，從它到愛，到最瘋狂的愛，——其間祇隔着一根頭髮！我走近窗傍，額角按在凝凍的玻璃上面，我記得冰像火一般燒炙我的額角。我沒有久留住，你不要着急　我當時回轉身來，走到棹傍，打開抽屜，取出一張票額五千的，五厘的，不記名的鈔券，（在我的一本法文字

裏放着。」隨後默默地給她看了一下，摺好了，交給她，自已替她開外屋的門，倒退一步，對她作一個極恭敬的，極深刻的鞠躬，一直鞠到腰際。你相信不相信！她全身抖索了一下，凝神地看望了一秒鐘，面色極度慘白，像棹毯一樣，忽然一句話也不說，並不是匆遽地，却是柔軟地，深深地，輕輕地，全身瀉下去，一直倒在我的脚前，——額角撞地，不是照女學生的式樣，却是照俄羅斯的樣子！她跳起身來，跑走了。她跑出去的時候，我佩着劍；我抽出劍來，正想立刻刺殺自已，為了什麽——我不知道，自然是極愚蠢的事，但是大概出于歡欣。你明白不明白，人可以為了一些歡欣而自殺；然而我並沒有自行刺殺，祇是吻了劍一下，又把它插進鞘裏，——這話本來也可以不對你提的。剛纔我講述這一切鬥爭的時候，大概有點煊上彩色，為了自誇自。但是隨它去罷，隨它去罷，管它娘的什麽人心的偵探。這就是我同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過去的一段『故事。』現在伊凡哥哥知道這件事情，——還有你知道，——別的沒有什麽了！」

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立起身來，驚慌地跨了一步，又一步，掏出手絹，擦乾額上的汗，後來又坐下來，但是沒有坐在原來坐的地方，却在另一個地方，對牆的一隻長凳上面，使得阿萊渺不能不完全轉身到他的方向那裏去。

第五章　熱心的懺悔（『脚跟朝上』）

「現在，——阿萊莎說，」——「我這件事情的前半段已經知道了。」

「前半段你瞭解：那是一齣戲劇，發生在那邊。後半段是悲劇，發生在此地。」

「後半段的情節我至今一點也不明白，」——阿萊莎說。

「我呢？我難道明白麽？」

「等着，特米脫里，這裏有一句主要的話。請你對我說：你是未婚夫，現在還是未婚夫麽？」

「我並不當時就成爲未婚夫，祇在那件事情發生以後，過了三個月的時候。這件事發生後第二天，我自己對自己說，這個故事已經了結，不會繼續下去的了。我覺得前去求婚是下賤的事。而且她的一方面也有六個星期住在我們城裏，一句話也沒有響。固然祇有一件事情除外：在她拜訪以後的第二天，她家的女僕溜到我這裏來，一言不發，遞來一封信。信上地址寫：某某君收。一打開來，——五千盧布一張鈔票的找零。一共應該是四千五百，實去那張鈔票貼水損失二百幾十盧布。她一共送還二百六十盧布，大概是的，我不大記得了，

裏面祇有錢，——沒有信，沒有一句話，沒有一點解釋。我在信封裏尋覓鉛筆的一點記號——一點也沒有！我暫時祇好用我的餘下的錢鬧酒，終于使新的少校不能不對我下申斥令。至於中校却順順當當地將公款交了出來，使大家吃了一驚。因為誰也沒有料到他的錢會如此完整。交出以後，就生了病，躺下來，睡了三星期，後來忽然發生了關節的軟化，五天後就死了。大家用軍隊的儀節葬他，因為他還來不及請准辭職。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還有她的姊姊和姨母，剛葬好了父親，十天以後就動身到莫斯科去了。祇是在臨動身以前，她們走的當天，（我沒有見她們，也沒有送她們，）我才接到一封小小的，藍色的信，一張絹紙，上面祇有鉛筆寫的一行字：「我將和您通訊，請等候着。K」就祇如此而已。

我現在對你解釋兩句話。到了莫斯科，她們的事情轉變到像閃電一般的快，像阿拉伯故事一般的突然。那位將軍夫人，她的近親，忽然一下子喪失了兩個她的最近的繼承人，兩個最近的姪女，——兩人在同一星期內出天花死去。受了震動的老婦看見卡嘉，喜歡得像親生女兒，像救星，立刻拉住她，把遺囑轉到她的名下，但這是以後的事情，現在先一下子給了八萬現款，說這是給你的嫁粧，你隨便怎樣去處分罷。她是一個歇司底里的女人，我以後在莫斯科看見她過的。當時我忽然從郵政局接到四千五百盧布，自然十分驚疑，而且奇怪得話也說不出來。過了三天，收到那封預行約定的信。這封信現在還在我這裏，我永遠帶在身邊，死也

帶着牠，——要不要給你看。你一定要讀一下子：她提議做我的未婚妻，自己提出來。她說：「我瘋狂地愛您，即使您不愛我，——那是一樣的，祇要您做我的丈夫好了。您不必害怕，——我決不使你受到拘束，我要做您的傢具，做您踏脚的地毯……願意永遠愛你，願意救您自己」……阿萊沙，這幾行字我是甚至不配用我的低賤的話語和我的低賤的音調加以複述的，——我永遠發出那種低賤的音調，我是永遠改不掉的！這封信到現在還刺我的心，難道我現在心裏輕鬆麼？難道我今天心裏輕鬆麼？我當時給她寫了回信，（我怎麼也不能親身到莫斯科去。）我用眼淚寫這封信。惟有一樁覺得慚愧的：我提起說她現在有錢，還有嫁貲，而我祇是一個驕傲的乞丐，我居然提起了金錢，我應該自己忍住，但是筆端上滑了出來。我當時立刻給在莫斯科的伊凡寫信，盡可能的範圍內對他解釋一切，一封信寫了六張紙，是打發伊凡到她那裏去。你瞧我做什麼？爲什麼這樣瞧？是的，伊凡愛上了她，現在還愛，我是知道的，據你們看來，據世俗的見解，我做了蠢事。但是也許這蠢事現在却救了我們大家！你難道沒有看見，她如何尊敬他，如何看重他麼！她把我們兩人一加比較，尤其是在這裏發生了一切事情以後，難道還能愛像我這樣的人麼？」

「但是我相信她愛的是像你這樣的人，而不是像他這樣的人。」

「她愛自己的德性，而不是我，」——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忽然不由自主地，却近乎

惡狠地脫口說出來。他笑了，但是過了一秒鐘，他的眼睛閃耀，他滿臉通紅，拳頭用力叩擊桌子。

「我賭誓，阿萊莎，」——他帶着可怕的，誠懇的，對自己的怒氣喊道，——「信不信由你，但是上帝是神聖的，基督是神，我敢賭誓我雖然現在嘲笑她的高尚的情感，然而我知道我在心靈上比她低賤幾百萬倍，她的高尙的情感是天神般的誠懇！悲劇就在于我確實知道這個。人帶點誇示，那有什麼關係呢：難道我不誇示麼？要知道我是誠懇的，誠懇的。至於伊凡，我也明白他現在對於人性是看得如何的詛罵，尤其因爲他具有如何的聰明！看重了那一個人？看重的是一個惡人，在這裏，已經當了未婚夫的時候，在衆目窺伺之下，還不能止住淫暴的行爲，——這居然當着未婚妻，當着未婚妻！像我這樣的人居然被看中了，而他却遭到拒絕。爲了什麼？就爲了一個姑娘由于感恩而願意强姦自己的生命和命運！離奇極了！這樣的意思我從來沒有對伊凡說過，伊凡也自然沒有對我說過一句話，作過一點暗示；但是運命會決定一切，有價值的人將立到相當的地位上去，而卑賤的人將永遠隱進胡同裏面，——污穢的胡同裏面，他心愛的，並且應得的胡同裏面，就在那污穢與臭氣中，自甘情願而且愉快地喪失他的生命。我說了些愚蠢的話，我的話語全都用得陳舊，好像任意地，胡亂地說出，但是我所決定的就是那樣。我將在胡同裏淹沒，而她將嫁給伊凡。」

「哥哥，等一等，」——阿萊莎又懷着過度的不安打斷着。——「這上面到底有一椿事情你至今沒有對我解釋淸楚：你是未婚夫，到底你是不是未婚夫？既然未婚妻不願意，那你怎麼可以解除婚約呢？」

「我是形式上的，受過祝福的未婚妻，這事發生在莫斯科，我到了那裏去以後，當時禮節隆重，還用神像，形式是很好看的。將軍夫人祝着福，甚至給卡嘉道賀。她說，你選得很好，我看透了他。你信不信，她並不愛伊凡，也不向他道賀。我在莫斯科同卡嘉談了許多次，我把我自己向她描寫，老老實實地，確切地，誠懇地。她傾聽了一切：

「那裏有親密的自承，

溫柔的言語……」

但是也有驕傲的話語。她當時强迫我作改過自新的極大的誓約。我給了這誓約。現在……」

「怎麼樣呢：」

「現在我喚你來，今天我把你拉過來，今天的日子，——你要記住！——爲了想打發你去，今天就去，找卡德鄰納．伊凡諾夫納，並且……」

「怎麼樣？」

「並且對她說，我再也不到她家去，和她告別。」

「難道這是可能的麼？」

「我所以派你去，而不自已去，就是因爲不可能，否則，我不會自已對她說麼？」

「那末你到那兒去呢？」

「到胡同裏去。」

「那就是說到格魯申卡那裏去！」——阿萊沙悲慘地喊，攏着雙手，——「難道拉基金果眞說的是實話麼？我以爲你祇是到她那裏去走動走動，就完了。」

「未婚夫應該走動的麼？當着這樣的未婚妻，還當着大衆的眼前，難道這是可能的麼？我也有良心的。我一到格魯申卡家去走動，當時我就不成爲未婚夫和誠實的人，我是很明白的。你看我做什麼？你知道，我最先是想去打她的。我打聽出來，而且現在已經確實知道，那個上尉，父親的代理人，曾把我的借據轉給格魯申卡，讓她出面追索，那樣子我就可以安靜地了結。他們想嚇唬我一下。我跑去打格魯申卡。我以前曾瞧見過她一次。她沒有使人吃驚的地方。我也知道那個商人又老又病，軟洋洋地躺在牀上，將來會留給她一大堆的資產。我也知道她愛賺錢，吃人們的血，重利盤剝，是一個毫無憐憫心的騙子。我跑去打她，却留在她那裏了。雷雨大作，鼠疫侵襲，從此我受了傳染，我知道一切都已完結，我永遠不會再有

別的出路。時代的循環已經完成。這就是我的情形。當時好像故意似的，我的口袋裏，一個窮人的口袋裏，忽然發現了三千盧布。我就同她到莫克洛葉去　離這裏有二十五俄里，招來了吉卜賽女人，香檳酒，請所有的農人，所有村婦，村女，喝香檳酒，那幾千盧布施展出威力來了。過了三天，我光了身子，却成爲一個英雄。你以爲英雄達到什麼目的了麽？她甚至一點也不露出什麽形相來。我對你說：那是爲了曲線。那個壞蛋格魯申卡身上有一種曲線，這曲線在她的腿上也描劃了出來，甚至在左脚的小指上也影響到了。我看到了，就接吻，祇是如此——我敢賭誓的！她說：「如果你願意，我可以嫁給你。你要知道你是窮人。你如果肯不打我，許我做我願意做的事，那時候我也許會嫁給你。」——說着，笑了。現在還笑着！」

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幾乎帶着瘋狂的樣子，立起身來，忽然好像喝醉了酒。他的眼睛突然充滿了血絲。

「你果眞打算娶她麽？」

「祇要她樂意，我立刻娶她；如果不願意，我也要留在那裏；做她家的看院人。你……你……阿萊莎……」——他忽然站在他面前，抓住他的肩膀，起始忽然用力搖撼他，——「你知道不知道，你這天眞爛漫的孩子，這一切全是謊語，無意義的謊語，因爲這是一齣悲劇

！你要知道，阿萊克謝意，我可以做低賤的人，具有低賤的潰滅的慾望，却不能做賊，小偷，挖人家口袋，溜進人家前屋的小偷，我特米脫里．卡拉馬助夫是不能做的。但是現在你要知道，我已經是一個賊，挖人家口袋，溜進人家前屋的小偷！恰巧在我跑去打格魯申卡以前，卡德鄰納．伊凡諾夫納在那天早晨叫我去，持着極深的祕密，讓任何人也不知道，（為了什麼緣故，我不知道，顯然她自有原因，）請我到省城裏去，從郵局匯寄莫斯科三千盧布，匯給阿格菲亞．伊凡諾夫納，所以要到省城裏去，就為了不讓此地的人知曉這事。我當時口袋裏放着這三千盧布，就到了格魯申卡家裏，就拿着這錢到莫克洛葉去了。以後我裝做已到過省城去的樣子，却沒有把郵局收條交給她，祇說錢已經匯出，收據就送來，至今沒有送，是忘記了。現在，你看怎麼樣，你今天就去，對她說：「他吩咐和您告別，」她得問你：「錢呢？」你不妨對他說：他是下賤的色鬼，是有克制不住的情感的卑鄙的東西。他當時並沒有匯錢出去，却把它使用了，因為他是一個低卑的禽獸，不能克制自己，同時你還可以補上去：然而他不是賊，這裏是三千盧布，他叫我送還給您，您自己匯給阿格菲亞．伊凡諾夫納就是了，而他自己請和您從此告別。但是那時候她忽然說：「錢呢？」

「米卡，你是不幸的人！但並不像你所想的那個樣子，——你不要失望到死路上去！」

「你以為，我還不出三千塊錢，便會自殺麼？事實是我決不會自殺。現在沒有這個力量

，以後也許，現在我要到格魯申卡那裏去……我不能管那些事情了！」

「到她那裏做什麽？」

「做她的丈夫，我够得上這個丈夫的資格。祇要有情人一到，我會到別間屋裏去。我會替她的朋友們洗髒套鞋，生火爐，被差遣出去辦事……」

「卡德鄰納．伊凡諾夫納會明瞭一切的，」——阿萊莎忽然矜持地說，——「她會明瞭這一切憂愁的深刻，而加以寬恕的。她具有高尚的智慧，因爲她自己會看出，再也沒有比你不幸的了。」

「她完全不會寬恕的，」——米卡露出牙齒笑了，——「老弟，有一點是任何女人都不能寬恕的。你知道，最好應該怎樣辦呢？」

「什麽？」

「還給她三千塊錢。」

「從那裏去弄來呢？你聽着，我有兩千塊錢．伊凡也可以拿出一千，一共三千，你拿去還了罷。」

「你這三千塊錢，什麽時候可以取到呢！再加上你還是未成年人，一定必須，一定必須使你今天就去對她傳話，不管有錢沒有錢，因爲我再也不能延下去，事情已到了頂點。明天



就晚了，晚了。我派你到父親那裏去一趟。」

「到父親那裏去麽？」

「是的，在見她以前先到父親那裏去。你向他要三千塊錢。」

「米卡，他决不肯給。」

「能給才好，我知道他不肯給的。你知道不知道，阿萊克謝意，什麽叫做絕望？」

「我知道。」

「你要曉得：在法律上，他並不欠我一點錢。我全從他那裏取到了，全取到了，我知道的。但是在道德上，他還欠我，對不對？他是從母親的二萬八千盧布開始，賺到了十萬塊錢。祇要叫他從這二萬八千盧布裏給我三千，祇要三千，就可以把我的靈魂從地獄中救拔出來，這可以贖淸他許多的罪惡！我呢，就以這三千盧布爲終點，我可以給你起一個大誓，他再也不會聽到我那邊有什麽話說了。我最後一次給他一個做父親的機會。你對他說，那是上帝自己賜做他的一個機會。」

「米卡，他無論如何不會給的。」

「我知道他不會給，我完全知道。尤其是現在。不但如此，我還知道：現在，剛剛不多幾時，也許祇是昨天，他初次正經地打聽出來，（注意這正經兩字，）格魯申卡也許眞的不

是開玩笑，確乎想嫁給我。他知道這個性格，知道這隻貓的皮氣，難道他還會外加地給我錢，以助成這個機會，正當他自己也在瘋狂地戀上她的時候？這還不必提，我還可以給你引出一樁事實：我知道他已經在五天以前掏出三千盧布，換成一百塊錢一張的兌換券，封在一隻大信封裏，打上五顆印，上面用紅綠線紮成十字形。你看，我知道得真詳細！信封上寫着：『如願親來，當以此獻與我的安琪兒格魯申卡。』這幾個字是他自己在靜寂裏和祕密中塗寫的。誰也不知道他身邊有錢存放着，除去僕人司米爾加可夫以外，他相信這僕人的誠實，和相信自己一般。他已經等候格魯申卡三四天，希望他會來取那隻信封，他叫人通知她，她也叫人回復：『也許可以來。』如果她到了老頭子那裏去，那末我還能娶她麼？你現在可以明白，爲什麼我現在祕密地坐在這裏，守候的是什麼？』

『守候她麼？』

『就是她。福瑪在這兩個騷貨，這裏的女主人家裏租着一間小屋。福瑪是從我們那個地方來的，他是我們營裏的兵。他現在侍候她們，夜裏守更，白天出外獵松鷄，就靠這生活。我就在他那裏住了下來，他和女主人們全不知道這祕密，那就是我在這裏守候着的事情。』

『祇有司米爾加可夫一個人知道麼？』

『他一個人知道。祇要她到老頭子那裏去，他會來通知我。』

「是他對你講關於信封的事情麼？」

「就是他。一個極大的祕密。甚至伊凡都不知道錢的事情，一點也不知道。老頭子想派伊凡到切爾馬士娜去兩三天；有了買樹林的主兒，用八千盧布的代價換得採伐一片樹林的權利，所以老頭子勸伊凡：「你幫幫忙，自己去一趟罷，」意思是去兩三天。他希望等他不在家的時候讓魯格申卡到他家去。」

「這末說，他今天就在等候格魯申卡麼？」

「不，今天她不會來，看得出瞄頭來的。她一定不會來的！」——米卡忽然喊，——「司米爾加可夫也是這樣猜想。父親現在正在喝酒，同伊凡哥哥坐在餐棹上面。阿萊克謝意，你去問他要這三千盧布罷……」

「親愛的，親愛的，你怎麼啦！」——阿萊莎喊，跳了起來，審看瘋狂的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在一刹那間他心想，特米脫里發瘋了。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我並沒有發瘋，」——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聚神地，甚至似乎勝利地看望着，說道：——「我既然派你去見父親，我知道我說的是什麼話：我相信奇蹟。」

「奇蹟？」

「天意的奇蹟。上帝知道我的心。他看見我的一切絕望。他看見全部圖畫。難道他會讓恐怖的事件發現麼？阿萊莎，我相信奇蹟，你去罷！」

「我要去。你是不是在這裏等候着？」

「我在這裏等。我明白這不會很快，不能一去就直統地說出！他現在喝醉了。我要等候三點鐘，四點，五點，六點，七點，但是你要知道，你今天，那怕甚至半夜裏，也要到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那裏去，帶錢或不帶錢去，並且對她說：他叫我轉致道候的意思。我一定要你說出這句話：「叫我轉致道候」……」

「米卡！如果忽然格魯申卡今天就去……不是今天，那末明天，後天？」

「格魯申卡麼？我要看守住，闖進去，妨礙他們……」

「假如……」

「假如的話，我就殺死。這樣是受不住的。」

「殺死誰？」

「殺死老頭子。不會殺死她。」

「哥哥，你說的是什麼話？」

「我還不知道，不知道。……也許我不會殺，不致于殺。我怕在那時候他的臉忽然使我

嫉恨。我恨他的喉結，他的鼻子，他的眼睛，他的無恥的嘲笑。我感到肉體上的憎厭。我怕的就是這個。我怕我不能按捺住……」

「我要去了，米卡。我相信上帝會安排得十分妥切，决不致有恐怖的事情。」

「我要坐在這裏，等候奇蹟。如果不能實現，那末……」

阿寥莎凝慮地動身到父親那裏去了。

第六章　司米爾加可夫

他果眞遇見父親還坐在餐棹上面。飯棹照向例擺在大廳裏，雖然房子裏本來預備有眞正的餐室。這間大廳是全所房子最大的一間屋子，陳設得帶有古老的意味。傢具極古，白色，蒙着陳舊的，紅色的，半絲綢的材料。窗戶中間的牆壁上掛着鏡子，鑲着古式彫刻的，華美的，白色和金色的鏡框。在糊着白紙，許多地方已經裂破的牆壁上懸掛兩面大像，——一面是公爵的像，三十年以前做過本省的總督，另一面是某主教像，也是早經死去。前面屋角落裏放着幾個神像，到了夜裏就在前面點上油燈。……並非由于崇拜，却由于可以使這屋子在夜間得到光亮。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夜裏睡覺極晚，三四點鐘方睡下，在這時間以前，老在屋內踱步，或坐在椅上沉思。他已成了習慣。他在不少的時間內，完全獨自睡在一所房內，打發僕人們到邊屋裏去，但是大部分的時候有僕人司米爾加可夫留在他那裏宿夜，睡在前屋的長凳上面。阿萊渉進門時，中餐已完結，正端上糖漿和咖啡。費道爾·伯夫洛維奇愛在飯後吃點甜品，一面喝白蘭地酒。伊凡·費道洛維奇也坐在棹傍喝咖啡。僕人們，格里郭里和司米爾可加夫，站在棹傍。主僕兩方都處于顯著的，特別快樂的興奮狀態之下。費道爾·伯

夫洛維奇大聲發笑；阿萊莎從外屋裏就聽見他的尖響的，以前十分熟稔的笑聲，從笑聲中立刻斷定父親還沒有很醉，暫時祇是情趣幽默而已。

『他來了，他來了！』——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大喊起來，忽然看見了阿萊莎十分高興，——『你快來參加，坐下來，喝杯咖啡，——素的，這是素的，却很燙，可愛得很，白蘭地酒不請你喝，你是持齋的人。但是你要不要喝？要不要喝？我不如給你蜜酒，你這貴客！——司米爾加可夫，你到櫃櫥那裏去，第二層架上，右面，把鑰匙拿去，快些？』

阿萊莎拒絕喝蜜酒。

『反正要取來的，不是爲你，却爲我們，』——費道爾・伯夫洛維奇滿臉露出笑容，——『等一等，你吃過飯沒有？』

『吃過了，』——阿萊莎說，實際上在方丈的廚房裏祇喫了一小塊麵包，喝了一杯酸汽水。——『熱咖啡我倒是樂意喝一杯的。』

『親愛的！好孩子！他願意喝一杯咖啡。要不要熱一熱？不要緊，現在還滾熱。名貴的咖啡，司米爾加可夫的手藝。我的司米爾加可夫是煮咖啡，製鬆餅的聖手，還有魚湯也是他的拿手菜。以後你來吃魚湯，預先告訴一聲……等着，等着，我剛纔會吩咐你完全搬回來，連被褥和枕頭都帶來。被褥拿來沒有？嘻，嘻，嘻！……』

「沒有拿來，」——阿萊莎冷笑了一聲。

「但是害怕了麽？剛纔害怕了麽？唉，我的寶貝，我是不能使你受寃屈的。伊凡，你知道，我不能看他那種瞧着人笑的樣子。我不能。我的肚子會開始向他發笑，我眞愛他！阿萊莎，讓我給予你慈親的祝福。」

阿萊莎立起來，但是費道爾·伯夫洛維奇一會兒又變了心思。

「不，不，我現在祇對你畫十字，就是這個樣子，你坐下來罷。唔，現在你可以得到快樂，那就是關於你的題目。你可以儘量笑一笑。我們那隻瓦拉安姆的驢子（Balaam's ass）開口說話了，而且說呀，說呀，說不完了！」

瓦拉安姆的驢子是僕人司米爾加可夫。他人很年輕，祇有二十四歲。他不善交際，沉默寡言。並不是野蠻，或有點害臊，相反地，却是性格高傲，似乎看不起任何人。我們不能就此忽略過去，不說兩句關於他的話，尤其是現在。養育他的是瑪爾法·伊格納奇也夫納和格里郭里·瓦西里也維奇，但這孩子長成的時候，並「沒有任何感恩的心思，」——這是格里郭里批評他的話。他成爲一個野蠻的孩子，從角落裏看世界的一切事物。小孩的時候，他很喜歡把貓弄死了，再以隆禮埋葬牠。他套上一條被單，作爲袈裟的樣子，一壁唱，一壁在死貓的屍體上揮搖着什麽東西，好像在搖着香爐。他靜靜地做着這一切，帶着極大的祕密。格里

郭里有一次撞到他正在做這練習，便狠狠地用鞭子抽了他一頓。他縮到角落裏去，從那裏斜眼望了一個多星期。『他不愛你我兩人，這怪物，』——格里郭里對瑪爾法，伊格納奇也夫納說，——『並且不愛任何人。你究竟是人不是？』——他忽然逕直對司米爾加可夫說，

『你不是人，你是從澡堂的霉黴裏長出來的，你是這樣的人……』以後發現出來，司米爾加可夫永不能饒恕他這幾句話。格里郭里教他識字，等他過了十二歲時，起始教聖經。但是這事情弄得一點也沒有結果。有一天，剛剛在教第二課，或第三課的時候，這孩子忽然冷笑了一下。

『你笑什麼。』——格里郭里問，從眼鏡底下可怕地看他。

『沒有什麼。上帝在第一天上創造了世界，在第四天上創造了太陽，月亮和星兒。但是第一天上的光亮是從那裏來的呢？』

格里郭里呆住了。孩子嘲笑地看着教師。在他的眼神裏甚至帶點傲慢。格里郭里受不住了。『那是從這裏來的！』——他喊了一聲，狠狠地擊打學生的臉頰。男孩挨了一記耳光，沒有分辯一句話，却又有好幾天鑽進角落裏去。湊巧發生了一件事情：過了一星期，他生平第一次犯發了暈厥病，以後一輩子也不能離開它。費道爾．伯夫洛維奇知悉了這事，似乎忽然變更了對于男孩的態度。以前他好像冷淡地看着他，雖然從未罵過他，而遇見的時候，永

遠給他一個戈比。遇到心緒欣悅的時候，有時還從飯棹上送點甜東西給這孩子吃。但是現在知道他生了這病，便根本決定照顧他，延請醫生爲他治療，但是結果到底無從治愈。他的暈厥病在每月中旬發作一次，日子是不同的。每次暈厥的力量也不同，——有時輕鬆，有時很劇烈。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嚴禁格里郭里對這孩子用體刑，起始放他到自已樓上來。同時也禁止教他讀任何功課。但是有一次，當男孩已經十五歲的時候，費道爾·伯夫洛維奇看見他在書橱旁邊徘徊，並且隔着玻璃讀書籍的題目。費道爾·伯夫洛維奇有許多書籍，一百餘卷，但是誰也沒有看見他執卷在手。他立刻把書橱的鑰匙交給司米爾加可夫：「你念罷。你可以做一個圖書館職員，比在院子裏閒蕩好得多。你坐下來念罷。你念這一本書，」——費道爾·伯夫洛維奇給他抽出一本狄堪卡河傍村落之夜來。※

男孩念完了，却感到不滿足，一次也不笑，相反地，皺着眉頭念完了。

「怎麼樣？不好笑麼？」——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問。

司米爾加可夫沉默着。

「回答呀，傻子。」

「寫的全是不實在的話，」——司米爾加可夫擬笑着。

※郭果里的一部小說。

「滾你的蛋，你這奴僕的靈魂。等着，給你一本司馬拉格道夫著的世界通史。這裏全是實事，你念罷。」

司馬拉格道夫的書，司米爾加可夫沒有念上十頁，他覺得厭悶，於是書櫥又鎖了起來。不久，瑪爾法和格里郭里報告費道爾‧伯夫洛維奇說，司米爾加可夫忽然漸漸地發現一種可怕的嫌髒的皮氣：他坐着喝湯，取起羹匙，在湯裏尋找起來，俯下身子，細細的察視，用羹匙盛了一點，放在亮光裏看。

「有蟑螂麽？」——有一次格里郭里問。

「也許是蒼蠅，」——瑪爾法說。

愛乾淨的青年人從來不回答，但是對於麵包，牛肉和其他一切食物都是一樣的：用叉子舉起一塊來，放在亮光裏，好像照顯微鏡似的察看着，半天纔加以決定，終于決定往嘴內送去。「竟出現了一個少爺，」——格里郭里瞧着他，喃喃地說。費道爾‧伯夫洛維奇聽見司米爾加可夫有了新皮氣，立刻決定他應該做一個廚子，便送他到莫斯科去學習。他學習了幾年，回來的時候臉上變得很利害。他忽然似乎異乎尋常地蒼老，甚至完全和年齡不相配地生出皺紋，臉發黃色，起始像太監。在道德方面，他回來時和到莫斯科去以前幾乎完全一樣；一樣地不愛交際，不感到結交任何朋友的需要。以後有人傳話，他在莫斯科也永遠沉默着；

莫斯科對於他好像不感到多少的興趣，因此他在那裏祇認識了一點東西，其餘的一切未加注意。有一次甚至到戲院去，却默默地，不愉快地回來了。然而他從莫斯科回來時却穿了講究衣服，乾淨的常服和內衣，用刷子自行清理自己的衣裳，每天一定兩次，漂亮的小牛皮的長靴最愛用特別的英國鞋油擦拭，弄得像鏡子似的發亮。他成爲一個佳良的廚師。費道爾．伯夫洛維奇給他定了薪俸，這薪俸司米爾加可夫幾乎整個用在衣裳，雪花膏和香水等物品上面。但是對女性他好像和對男性同樣地賤視，對待她們十分穩重，幾乎是不可侵犯的樣子。費道爾．伯夫洛維奇起始用另一種眼光看他。事情是他的暈厥病暴發的次數逐漸增加，每逢這些日子，飯食由瑪爾法．伊格納奇也夫納預備，這對費道爾．伯夫洛維奇覺得不大對口味。

「爲什麼你的病常發？」──他有時斜看着新廚師，審視他的臉。──「你最好娶一個女人，要不要我給你娶。」

但是司米爾加可夫對于這類的話惟有氣得臉色發白，却絕不回答。費道爾．伯夫洛維奇揮着手，走開了。主要的是他相信他的誠實，而且永遠相信，不會拿一點東西，不會偷的。有一次，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喝醉了酒，在自家院子的爛泥裏落下三張剛剛取到，顏色鮮豔的鈔票，第二天上才想了起來；剛剛奔過去在口袋裏尋找，那三張花紙忽然都放好在棹上。從那裏來的？司米爾加可夫檢了起來，昨天就送來了。「喫，像你這樣的人我從沒有看見過

，」——費道爾．伯夫洛維奇當時說着，賞了他十個盧布。應該補充的是他不但相信他的誠實，不知爲甚緣故甚至還愛他，雖然這小夥子瞧着他和瞧別人一樣的陰沉，不住地沉默着。他不大開口說話。假使當時有人看着他，想問：這靑年夥子注意什麼事情，他心裏時常想些什麼，那末瞧着他的樣子眞是無從加以決定。而且他有時在屋內，或者在院子裏或街上，會止步凝想，甚至站立十分鐘之久。相法家細看他一下，必將說這裏面旣無思想，又無反省，却有一種瞑想。畫家克拉姆司闊意（Kramskoy）有一幅名畫，題目是：瞑想者：描寫冬日的林景，林中大道上站着一個在深深的孤寂裏狂想的農人。他站在那裏，似正沉思，但他並不思索，却在『瞑想。』如果推他一下，他必抖索一下，望着你好像剛剛睡醒，一點也不明白。自然立刻就要醒過來，如問他站在那裏想什麼，那末一定一點也不記得，一定要將在瞑想時所得的印象隱藏在自己心裏。這印象對於他是珍貴的，他一定不知不覺地積聚着，甚至一點也不意識到，——爲了什麼，自然也不知道：也許忽然積聚了多年的印象，會拋棄一切，到耶魯撒冷去修行，也許會把自己生長着的村莊縱火焚燒，也許會同時發生兩件事情。普通人裏面瞑想者是很多的。司米爾加可夫一定就是這種瞑想者之一，一定也在貪婪地積聚印象，幾乎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緣故。

第七章 辯論

但是瓦拉安姆的驢子忽然開口說話。題目很奇怪：格里郭里早晨在商人羅吉央諸夫的小鋪裏取貨時，聽他說有一個俄羅斯兵士在遼遠的亞細亞的邊界上，被亞細亞人擄去，處于受磨難和立時的死亡之恐嚇之下，被强迫放棄基督教，轉入回教，但是他不答允變更信仰，甘心承受磨刑，被剝去身上的皮膚，在頌揚基督的聲中死去，——這業績刊載於剛剛在當天收到的報紙上面。格里郭里就在飯棹傍邊講到了這件事情。費道爾·伯夫洛維奇以前也愛在每次飯後吃甜品的時候笑笑說說，即使甚至同格里郭里搭幾句也是好的。這一次他恰巧處于輕鬆的，有趣地感情橫溢的情緒之下。他喝了點白蘭地酒，聽了人家告訴的新聞以後，說這個兵士應該立卽超升聖徒，把剝下來的皮送到某修道院裏：「當時人和金錢全將洶湧而來。」格里郭里看見費道爾·伯夫洛維奇一點也不感動，却照着老習慣起始褻瀆神明，便皺了眉頭。突然地，站在門傍的司米爾加可夫冷笑了一聲。司米爾加可夫很時常，而且以前也被容許站立在棹傍，自然是在飯食將告終了的時候。自從伊凡·費道洛維奇來到我們城裏以來，他差不多每次都在飯棹傍邊侍立着。

「你是什麼意思？」——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問，一下子注意到這冷笑，自然明白這是對格里郭里而發的。

「我是這個意思，」——司米爾加可夫忽然大聲而且出乎意料之外地說起話來了，——「這個可嘉奬的兵士的業績誠然很偉大，但是據我看來，即使在發生這個偶然的事情的時候，拒卻了基督的名和自身的洗禮，藉以救自己的性命，留作行善之用，以便積了許多年以後贖自己的懦怯，那也並不見得有什麼罪孽呀。」

「怎樣沒有罪孽？你在胡說。你將被送進地獄裏去，把你煎烤，像煎羊肉一般，」——費道爾．伯夫洛維奇說。

就在這個時候，阿萊莎進來了。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像我們所料到似的，非常歡迎阿萊莎。

「恰巧是你的題目，恰巧是你的題目！」——他快樂得嘻嘻哈哈地笑，叫阿萊莎坐下來聽。

「關於羊肉的一層，那是不對的，而且在那裏是決不會爲了這是就那樣的，而且也不會有的，如果照實講，」——司米爾加可夫嚴正地堅持着說。

「怎麼是照實講，」——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喊叫得更加喜歡了，膝頭推擠阿萊莎一

下。

『他是混蛋，他就是的！』——格里郭里忽然脫口說出。他怒目直視司米爾加可夫。

『關於混蛋一層，請你等一等再說，格里郭里·瓦西里也維奇，』——司米爾加可夫安靜而自持地還擊着，——『最好自己判斷一下，如果我落在磨苦基督種族的人們手裏，做了俘虜，他們要求我呪駡神名，拒絕神聖的洗禮，我自有全權憑自己的理性加以決定，既然其中並無任何罪孽可言。』

『這個你已經說過了，不必再演繹開來，祗要拿出證據來好了！』——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喊。

『賫湯的人！』——格里郭里睇蔑地微語。

『關於賫湯一層，請你等一等再說，格里郭里·瓦西里也維奇，你不必駡我，自己判斷一下罷。因爲祗要我對磨苦的人們說：「不，我不是基督徒，我呪駡我的眞正的上帝，」那末我當時立刻而且特別地就被最高的上帝的裁判所詛呪，完全從神聖的教會中被斥逐出來，像異教徒一般，祗要在那個一剎那間，——並不是在剛剛說出口來的時候，却祗是在想開口說話的時候，甚至連四分之一秒鐘的時間也不到，我已經被斥逐了，——對不對，格里郭里·瓦西里也維奇？』



他懷着顯然的愉快對格里郭里說，實際上祇是回答費道爾・伯夫洛維奇的問題，也很明瞭這點，却故意裝出這些問題好像是格里郭里對他提出來的樣子。

「伊凡！」——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忽然喊，——「你俯身就我的耳朵。這是他爲你而設的，他希望你誇獎他。你就誇獎罷。」

伊凡・費道洛維奇十分正經地聽着父親的歡欣的通告。

「等着，司米爾加可夫，暫時不要說話，」——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又喊，——「伊凡，你再俯身就我的耳朵。」

伊凡・費道洛維奇重又帶着很嚴正的態度俯下身子。

「我愛你，和愛阿萊莎一般。你不要以爲我不愛你。要不要白蘭地酒？」

「給我罷。」——「但是你自己喝得也很够了，」——伊凡・費道洛維奇釘看父親。他懷着極度的好奇心觀察司米爾加可夫。

「你現在已經受詛咒了，」——格里郭里忽然爆發了，——「你這混蛋，你竟敢討論起來，如果……」

「你不要駡人，格里郭里，你不要駡人！」——費道爾・伯夫洛維奇打斷話頭。

「您等一等，格里郭里・瓦西里也維奇，那怕甚至等一小會，繼續聽下去，因爲我沒有

說完。因爲就在我被上帝當時加以詛呪的時候，就在那個最崇高的刹那，我反正已經成爲一個異教徒，我的洗禮已經從我身上脫卸，不再有什麼負擔，——對不對？」

「下結論，快下結論，」——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催他，愉快地從酒杯裏啜飲。

「既然我不是基督徒，那末在他們問我：是不是基督徒的時候，我並沒有對磨苦的人們撒謊，因爲我已經被上帝自已除去了我的基督教籍，祇是由于起了一點意思，而且甚至還在對磨苦者開口說話以前。我既已遭了降黜，那末在另一世界上，人家將用何種方式，憑何種理性，像對基督徒似的向我究問背叛基督之罪，而況祇是爲了起一點意思，還在背叛以前，就已經除去了我的洗禮。我既非基督徒，也就不會背叛基督，因爲我已是沒有什麼可背叛的了。格里郭里．瓦西里也維奇，誰還能對韃靼人爲了他生來就是非基督徒而加以査究，誰還能爲了這懲罰他，應該想一想一隻狼身上不能剝下兩塊皮來。卽使韃靼人死後，全能的上帝將加以究問，那末我想也祇是用些極小的刑罰，（因爲不能完全不懲罰他，）因爲他對於由韃靼的父母生下來就是韃靼的一層是沒有錯處的。上帝不能強拉韃靼人，說他曾做過基督徒。那時候便等于全能的上帝說不實在的話。難道天上和地上的全能的主能說謊話，那怕祇說一個字呢？」

格里郭里楞住了，瞪眼望着雄辯家。他雖然不大明白人家說些什麼話，但是從這一切胡

言亂語裏有一點是他突然理解到的，所以他站在那裏，帶着額角忽然撞到牆上的人的臉色。

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喝乾了一杯酒，發出尖響的笑聲。

「阿萊沙，阿萊沙，你瞧怎樣！唉，你這個詭辯家！他是曾經在什麼地方加入耶穌會員的，伊凡。你眞是發臭氣的耶穌會員，誰教會你的？但是你在說謊，詭家，你在說謊，說謊！你不要哭，格里郭里，我們會立刻把他擊得粉碎。你對我說，驢兒：你固然對于磨苦者理直氣壯，但是你自己在心裏到底拒絕了自己的信仰，自己也說當時就已受了詛罵，既然是詛罵，那末在地獄裏爲了這詛罵不會撫摸你的頭的。這層你以爲怎樣，我的美麗的耶穌會員。」

「這是無疑的我既然自己心裏拒却了，那末並沒有什麼特別的罪，即使有點小罪，也是很普通的。」

「怎麼叫很普通的！」

「你這該死的，儘胡說。」

「你自己判斷一下罷，格里郭里·瓦西里也維奇，」——司米爾加可夫沉着而且泰然地繼續說，感到了勝利，却似乎對被擊敗的敵人表示寬容，——「你自己去判斷，格里郭里·瓦西里也維奇：聖經裏說的，既然有了信仰，即使是極小的一顆子粒，如果對山說，讓牠到海

裏去，牠眞會去的，一點也不遲慢，在奉到了你的第一道命令以後。格里郭里・瓦西里也維奇，既然我沒有信仰，而你有信仰，居然還樣不斷地駡我，那末你自己可以對山說，也不必到海裏去，（因爲這裏離海極遠，）甚至僅須到我們的臭河裏去，那條在我們花園後面流着的河裏去，你就立刻可以看到牠是決不會動一動，將照舊完整地停在那裏，無論你怎樣去叫喊。那就是說連你也沒有相當的信仰，卻祇是千方百計的辱駡別人。還要明白的，是在我們這時代，無論何人，不但是你，根本無論什麼人，從甚至最高的人物起，到最低的農人止，都不能把山推到海裏去，除去全世界有一個人以外，至多是兩個人，而這一兩個人也許祕密地隱在埃及沙漠中什麼地方，所以是無從找到他們的，——既然如此，既然其餘的人們都沒有信仰，那末對於其餘的一切人，那就是全世界的人民，除去兩個沙漠裏的隱士以外，是否上帝全將加以詛詈，而以他那樣著名的仁慈，是否對無論什麼人都不加以饒恕？因此我相信，我既然有了疑惑，那末在流出懺悔之淚來的時候，是會被寬恕的。」

「等着！」——費道爾・伯夫洛維奇歡欣得發狂似的尖叫，——「那兩個能移動山的，你到底以爲是有的麼？伊凡，刻一個記號，記載下來：整個俄羅斯人就在這裏表現出來！」

「你說得很對，這就是人民對於信仰的特點，」——伊凡・費道洛維奇帶着贊美的微笑同意着。

「你同意的？既然你同意，那就是對的！阿萊莎，對不對？俄羅斯人的信仰是完全這樣的麼？」

「不對，司米爾加可夫完全沒有俄羅斯人的信仰，」——阿萊莎嚴正而且堅決地說。

「我講的不是他的信仰，我講的是這特點，那兩個沙漠裏的修行者，祇是這一個特點：這是俄羅斯式，俄羅斯式，對不對？」

「是的，這特點完全是俄羅斯式，」——阿萊莎微笑了。

「你的話值一塊金錢，驢兒，我今天就賞給你，但是關于其餘的一切你到底在那裏說謊，說謊，說謊：你要知道，傻瓜，我們大家不信仰上帝祇是由于疏忽的緣故，因爲我們沒有時間：第一層，我們事情很忙，第二層，上帝給了我們太少的時間，一天祇規定了二十四小時，所以連够睡覺的時間都沒有，至於懺悔的時間更不必說了。你竟在磨苦者面前拒却了信仰，正當你再也沒有什麼可想，誰有去想信仰，又正當你應該表現自已的信仰的時候！是這個樣子麼？我想得對不對？」

「樣子是這個樣子，但是您自已判斷一下，格里郭里．西瓦里也維奇，就是因爲這樣子，才使人們感到輕鬆。既然我當時信仰那個眞理，像應該信仰的樣子，那末如果不爲自已的信仰忍受痛苦而轉入回教，那時候的確是有罪的。但是那時候不致嘗到什麼痛苦，祗要我當時

朝那座山說：你挪動一下，把這磨苦者壓碎了，而牠居然挪動了，立刻壓扁他，像壓死一隻蟑螂，我就行若無事地走開，歌頌着上帝。假使我在那個時候試驗過這一切，故意對山說：快把那些磨苦者壓死，而牠並沒有去壓，那末請問：那時候叫我怎麼能不疑惑，而且還正當處于生死關頭，懷着死的恐怖的時候？我也早就知道，我走不進天國裏去，（因爲山既不能照我的話移動，那就是說在天國裏不相信我的信仰，也沒有很大的獎賞期待着我，）那末爲了什麼，我還要毫無益處的讓人家剝去身上的皮呢？因爲我背上的皮膚卽使被剝去了一半，那座山也不會依照我的話語或呼喊而移動的。到了那個時候，不但可以發生疑惑，甚至由于恐怖會喪失了理智，連考慮也是完全不可能的了。如此說來，假使我無論在那裏都看不到一點利益和賞賜，至少能把自己的皮膚保惜一下，那末我還有什麼特別的錯處呢？所以我很希望上帝的恩惠，期待我將得到完全的寬恕……」

第八章　喝了白蘭地以後

辯論終結了，但是事情很稀奇，本來十分快樂的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到後來忽然皺起眉毛來了。他皺着眉頭，喝乾了白蘭地酒。這已經是完全多餘的一杯酒。

「滾開罷，你們這些耶穌會員，」他對僕人們喊，「司米爾加可夫，出去呀。我答應給你的一個金幣，今天就會交給你，你去好了。你不要哭，格里郭里，到瑪爾法那裏去，她會安慰你，讓你安睡。這些混蛋，不讓人家在飯後安安靜靜地坐一會，」——在僕人們奉到了他的命令立刻退出去的時候，他忽然惱恨地說，——「司米爾加可夫現在每次開飯的時候總要鑽到這裏來，這是因為他太注意於你。你用什麼方法使他這樣和你要好？」——他對伊凡·費道洛維奇說。

「並沒有什麼，」——他回答，——他自己想起尊敬我，「他是一個僕役和下賤的人。一塊打先鋒的生肉，在日子到達的時候。」

「打先鋒的麼？」

「也有另一些好些的，却也有這類的人。起初是這類的人，好些的跟在後面。」

「日子到達的時候便怎樣？」

「火箭燃着了，也許沒有燒盡。農民暫時是不很愛聽這些羹羹湯的人們的話語的。」

「所以這隻瓦拉安姆的驢子想了又想，鬼知道，他自己要想到什麼地步上去。」

「他在積蓄思想，」——伊凡冷笑着。

「你瞧，我知道他不把我看在眼裏，對于一切別的人也是一樣：而對于你也差不多，雖然你覺得他『想起尊敬』你來。阿萊莎更不用提，他十分賤視阿萊莎。但是他不偷東西，不造謠言，默不作聲，不把家裏的醜事傳揚出去。他擅長于烤魚肉餡的發麵餅。管他娘的什麼事，老實說，還值得多講他的事情麼？」

「自然不值得。」

「至於說到他自己心裏所想的一些事，那末大致說來，俄羅斯的農民是應該挨打的。我永遠是這樣的主張。我們的農人全是騙子，犯不上憐惜他。幸而現在有時還要打他們幾頓。俄國的土地所以堅固，是爲了富有樺樹。樹木伐盡，俄國的土地便完了。我擁護聰明的人們。我們停止毆打農人，由于聰明些的原因，而他們還繼續自相毆打，做的正是好事。『我們用什麼尺寸量人，人家就用同樣尺寸量我們，』或是另外一種說話……總而言之，會量我們的。俄羅斯是像猪玀一般的粗野，我的朋友。你要知道我如何仇恨俄羅斯……並不是仇恨俄

羅斯，而是仇恨所有這些罪惡……或者也許仇恨俄羅斯。Tout cela c'est de la cochonnerie.（這全是猪玀腔。）你知道我愛什麼？我愛的是機智。

「你又喝了一鍾酒。你够了。」

「等一等，我再來一杯，又來一杯，以後就不喝了。不，你等着，你打斷了我的話頭。有莫克洛葉經過的時候，我問過一位老者，他對我說：「我們最愛揍打判罪的姑娘們，還讓青年夥子們去揍打。明天，那個青年夥子便把他揍打的那個姑娘娶做媳婦，所以姑娘們自身對於這也正合意的。」你以爲那些德薩特侯爵（Marquis de Sabe）※怎麼樣？隨便你怎麼說，那總是極巧妙的事情。我們也可以去看一看，好麼？阿萊莎，你臉紅了麼？不要害臊，孩子。可惜我剛纔沒有在方丈那裏坐下吃飯，不能把莫克洛葉的姑娘們的故事講給僧士們聽。阿萊莎，你不要生氣，我剛纔把你的方丈得罪了。一股恨意佔據我的心頭。假使上帝是有的，存在的，——我自然有錯處，應該受過。假使並且沒有上帝，那末他們，你的那些神甫們還有什麼需要呢？那時候把他們的腦袋瓜子摘下來還是小事，因爲他們阻礙發展。

※Marquis de Sade 是十八世紀末法國專著猥褻小說的作家。Sadism這個字的來源由此而來，意指與殘虐相聯結的淫蕩行爲。

伊凡，你相信不相信，這一切觸傷我的情感。不，你是不相信的，因爲我從你的眼睛就看了出來。你相信人家說我祇是一個丑角。阿萊莎，你相信我不單是一個丑角麼？」

「我相信您不單是一個丑角。」

我相信你在相信，而且誠懇地說話。你誠懇地看人，誠懇地說話。伊凡却不是的。伊凡很傲慢……我到底願意把你的修道院解決一下。應該把這一切神祕在整個俄羅斯地方一下子全行廢除，讓一切愚人都醒悟轉來。可以有多少金銀送到造幣廠去！」

「爲什麼廢除呢？」——伊凡說。

「就爲了使眞理迅快抬頭，就爲了這個。」

「在眞理抬頭的時候，首先將把你們的財產搶刼一空，以後……再去廢除。」

「啊！你的話也許很對。我眞是一隻驢子」——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忽然喊起來，輕輕地擊打自已的額角，——「旣然這樣，就讓你的修道院站在那裏好了。我們聰明人可以綏綏和和地坐着，享受白蘭地酒。伊凡，你知道大概上帝自己一定故意這樣安排着的。伊凡，你說：有沒有上帝？你等着：你應該確切地說，正經地說，你爲什麼又笑了？」

「我笑的是您剛纔自已還對於司米爾加可夫相信有兩個會移山的長老存在着的事情說出極巧妙的話。」

「那末現在我像他麼？」

「很像。」

「如此說來，我也是俄羅斯人，我也有俄羅斯人的特點，而你這哲學家，我也可以把你在同樣的特點上捉住的。如果你願意。我可以捉住的。我敢打賭，明天就可以捉住。你到底說一說，有沒有上帝？祇是正正經經地說！我現在希望你正經地說話。」

「不，沒有上帝。」

「阿萊涉，有沒有上帝？」

「有上帝。」

「伊凡，有沒有那種靈魂不死的事情，那怕是很小的，一點點的。」

「沒有靈魂不死的事。」

「一點也沒有麼？」

「一點也沒有。」

「那就是完全的零數，或是稍稍有一點。也許稍稍有一點麼？到底不是一點也沒有呀！」

「絕對的零數。」

「阿萊莎，有沒有靈魂不死？」

「有的。」

「上帝和靈魂不死都有的麼？」

「有上帝，也有靈魂不死。靈魂不死就在上帝裏面。」

「唔。伊凡大概是對的。天呀，祇要想一想，有多少人信仰着，有多少力量白白的費在這幻想上面，而且幾千年來都是如此：誰在這樣取笑着人們？伊凡，我最後一次堅決地問：有上帝沒有？我還是最後一次！」

「最後一次說沒有。」

「誰在取笑人呢，伊凡？」

「大概是鬼，」——伊凡・費道洛維奇冷笑了。

「鬼有沒有？」

「不，鬼也沒有。」

「可惜。既然這樣，我眞要和那個首先想出上帝來的人過不去！在枯楊樹上把他吊死還嫌少。」

「如果沒有想出上帝，便完全不會有文化發生的。」

「不會有的麼？沒有上帝不會有的麼？」

「是的。連白蘭地酒也不會有的了。這瓶白蘭地酒到底不能不從你那裏取開。」

「等一等，等一等，親愛的，再喝一杯。我得罪了阿萊莎。你不生氣麼，阿萊莎？我的親愛的阿萊莎，小阿萊莎！」

「不，我不生氣。我知道您的意思。您的心比腦筋好。」

「我的心比腦筋好麼？天呀，這話是誰說的呀？伊凡，你愛阿萊莎麼？」

「我愛的。」

「你應該愛他。」——費道爾．伯夫洛維奇醉得利害起來了。——「我剛纔對你的長老做出了野蠻的舉動。但是我的心神很騷亂。這位長老頗有點聰慧，你以為怎樣，伊凡。」

「大概有的。」

「有的，有的。Il y a du Piron La'-dedans.※他是詭辯家，自然是俄國式的。以他這樣高貴的身份，在我的心裏沸騰着一種隱祕的憤恨，為了必須做戲……必須披上一件神聖的外套。」

「但是他信上帝。」

※他有點披郎的味道。（披郎為十八世紀法國諷刺作家。）

「一點也不信。你不知道麼？他自己對大家說的，自然不是對大家，却是對一切來看他的聰明人們說的。他對總督舒里次直說：老實說，我不知道信什麼。」

「眞的麼？」

「就是這樣。但是我尊敬他。他這人有點梅非斯託佛米的氣派，或是現代英雄※※裏的角色。……阿爾白爾，是不是那個……你要知道，他是好色之徒；他好色得使我現在都要替我的女兒，或妻子擔憂，假使她到他面前去懺悔。你知道，他開始敍講時是甚麼樣子……前年他叫我們到他那裏去喝茶，還帶着蜜酒，（女太太們送給他的，）他就開始描畫陳舊的故事，使我們的小肚子都笑穿了……他特別把一個軟弱的女人治愈了。『如果不是脚痛，我可以給您跳一次舞。』他從商人台米道夫那裏弄了六萬盧布。」

「怎麼，偷的麼？」

「那個商人把他當作好人一般地送來，說道：『請你保存一下，我家裏明天有人來搜查。』他就收下來保存了。後來他說：『你是捐給教會的呀。』我對他說：你眞是壞人。他說：不，我不是壞人，我很廣闊……然而還不是他……而是別人。我弄錯了人……竟沒有注意

※哥德浮斯脫裏的人物。

※※※茵爾蒙託夫 Lermon cv 的長篇小說。

。讓我再喝一杯，就够了，你把瓶子拿開罷，伊凡。我扯謊，爲什麼你不阻止我呢，伊凡……你何以不說我扯謊？」

「我知道您自已會止住的。」

「你胡說，你這是爲了恨我，爲了唯一的恨念。你賤視我。你到我家裏來，就在我的家裏賤視我。」

「我會離開的，白蘭地酒使您不得勁。」

「我用基督的名請你到切爾馬士娜去一趟……一兩天功夫，你却不去。」

「明天就去，既然您這樣堅持。」

「你不會去的，你要在這裏監視我，這是你所想的，你這壞靈魂，爲了這個你不肯去！」

老人的嘴禁閉不住了。他到了那種酒醉的程度，即使是平素靜肅的人們，喝到這程度，一定也要發脾氣，表現自己的。

「你望我做什麼？你的眼睛什麼樣子？你的眼睛望着我，在那裏說：『你眞是一隻酒桶？』你的眼睛可疑，你的眼睛可疑。……你來到這裏，心裏懷着自己的主意。你瞧，阿來涉看人時，他的眼睛是發光的。阿來涉不賤視我。阿來涉，你不應該愛伊凡……」

『您不必對哥哥生氣！您不要氣他，』——阿萊莎忽然堅決地說。

『也許我是這樣。啊呀，頭痛呀。伊凡，你把白蘭地拿開，我說了第三次了。』——他沉思了一下，忽然發出長長的，狡詐的微笑。——『伊凡，不要對衰弱的老人生氣。我知道你不愛我，不過到底不要生氣。沒有可愛我的地方。你到切爾馬士娜去一趟，我自己也要去，帶點食物送給你。我到那裏把一個女孩指給你看，我早就看上她了。現在她還是一個赤脚的女人。不要怕赤脚女人，不要看不起她們，——她們是眞珠！……』

他吮吻自己的手。

『在我的一方面，』——他忽然全身活潑起來，剛剛遇到了一個心愛的題目，便似乎一下子清醒了，——『在我的一方面……唉，你們這些小孩子們！你們這些小孩子，小豬玀！在我的一方面……我一輩子也沒有遇見過醜陋的女人，這是我的規矩！你們能明白麼？你們從那裏去明白：你們的脈管裏流的不是血，而是乳，你們還沒有脫去殼皮！照我的章程，一切女人身上都可以找到極有趣的一點東西，是在別的女人身上找不到的，——祇是必須會去尋找，花巧就在這上面！這是一種天才！醜婦對於我是不存在的。祇要她是一個女人，那就已經得了一半……你們從那裏去明白這個！即使在老處女身上也可以找到一點東西，惟有使你對於一些傻瓜們發生驚奇，怎麼會讓她老下去，而至今沒有注意到？赤脚女郎和醜女人應該先使她

們吃驚一下，這是向她們進攻的一種方法。你不知道麽？應該使她吃驚到欣悅，鑽心，羞恥的地步，意思是居然有一個老爺會愛上像她這樣的一個醜女人。十分有趣的，是世界上永遠有奴隸和主人，那就永遠有洗地板女人，永遠有她的主人，而人生的幸福也就在此！等一等……阿萊莎，你聽着，我永遠會使你的故世的母親吃驚，不過是出于另外的一類事情。我從來不和她親熱，忽然在時間臨到的時候，——忽然在她前面好像全身散碎一般，跪在地上爬走，吻她的脚，把她弄到，永遠把她弄到，——現在我還記得清楚，——弄到發出一種小小的笑聲，細碎的，響亮的，不高的，神經質的，特別的笑聲。祇有她有這樣的笑聲。我知道她這個樣子就要起始發病了，明天她就會發作歇司底里病，現在這種小小的笑聲並不見得有什麽歡樂，不過那怕就是欺騙也總算是歡樂。這就是所謂懂得在一切東西裏尋找出特點來呀！有一次白略夫司基，——一個美男子，富有家私，追求她，常到我家裏來，——忽然在我家裏，當着她的面，打了我一記嘴巴。她本來是一隻綿羊，——我心想她爲了這記嘴巴會來打我，她實在攻擊我很利害。她說「現在你是挨過揍的人，挨過揍的人，你挨到他一記巴掌：你把我賣給他了。……他怎麽敢當着我面前打你！你永遠也不要到我這裏來，永遠也不要到這裏來！你立刻就跑去，叫他出來決鬥」……當時爲了使她安靜下來，我把她帶到修道院裏去，由神甫們開導了一下。上帝在上，阿萊莎，我從來沒有把我的歇司底里病女人得罪過！有

一次，祇有一次。還在第一年上：她當時禱告得十分勤，特別注意聖母的節目，把我趕到書房裏去睡。我心想，讓我把這神祕從她身上驅趕走了！我說：「你瞧，你瞧，這是你的神像，現在我把它摘下來。你瞧，你把你當作奇蹟的創造者，我現在就當你面前朝這神像吐唾，而我決不會有什麼事情發生的！……」她看了我一眼，天呀，我想：她現在就要打死我，但是她祇是跳躍起來，搖擺着手，忽然用手掩面，全身發抖，倒在地板上面……就這樣倒了下去……阿萊莎，阿萊莎！你是怎麼啦，你怎麼啦！」

老人驚嚇得跳了起來。阿萊莎自從他講起他的母親來的時候起，就漸漸變了臉色。他臉紅，眼睛熾燒，嘴唇抖索……酒醉的老人在唾沫四濺地說話，一點也沒有覺察出來，直到阿萊莎忽然發生了一點很奇怪的動作為止，那時候阿萊莎忽然重複着和他剛纔所敘講關於「歇司底里病女人」完全相同的行動：阿萊莎忽然從桌傍躍起，和他母親一模一樣地擺手，掩臉，倒在椅上，像被砍倒似的，忽然全身抖索，發出歇司底里性的動作和突來的，戰慄的，無聲的淚。這動作的逼似母親，使老人特別地喫驚。

「伊凡，伊凡！拿水給他喝。這是她，和她一模一樣，像她母親當時一樣，你從嘴裏對他噴水，我也是對她這樣治法的。他這是為了他的母親，為了他的母親……」他對伊凡喃語。

「你要知道，他的母親也就是我的母親，您以為對不對？」——伊凡忽然用抑止不住的，怒氣勃勃的賤蔑的神情爆發了出來。

老人看見他的熠耀的眼光，抖索了一下。但是這裏發生了一點很奇怪的事情，自然祇有一秒鐘的工夫：老人確乎好像忘記阿萊莎的母親就是伊凡的母親……

「怎麼是你的母親？」——他莫明其妙地喃語着，——「你是為了什麼？你講的是那一個母親？……難道她就是……哎呀，見鬼！她就是你的母親！哎呀，見鬼！這是一時的糊塗，對不住，我以為伊凡……哈，哈，哈！」

他止住了，長長的，酒醉的，一半無意義的冷笑牽動他的臉。在這時候外屋裏忽然發出可怕的喧響，聽見瘋狂的呼喊，門敞開了，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闖進大廳裏來。老人驚嚇得奔到伊凡身傍。

「他要殺死我，他要殺死我！你不要讓他，不要讓他殺我！」——他叫喊着，兩手抓住伊凡．費道洛維奇的上褂的衣緣。

第九章　好色之徒

格里郭里和司米爾加可夫隨着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跑進大廳裏來。他們在外屋裏就和他爭鬥，不放他進去，（爲了費道爾・伯夫洛維奇自己在幾天以前所下的訓令。）格里郭里利用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闖進大廳時站立一會，向四週張望的機會，繞棹跑過去，把兩扇和外門相對，通到內室去的門關上，立在關緊的門前，兩手交叉胸前，準備保衛門口，直到所謂最後的一滴血爲止。特米脫里看見這情形，不祇是喊叫，甚至似乎尖叫了一聲，奔到格里郭里方面來。

「這末說，她在裏面！她藏在裏面！滾開，混蛋！」

他去拉扯格里郭里，但是格里郭里推了他一下。特米脫里憤怒到不可自持的地步，用全力打了格里郭里一下。老人像被砍倒似地落下地去，特米脫里跨過他的身子，搶進門裏去。司米爾加可夫留在大廳裏的另一頭，臉色慘白，身體戰慄，緊緊地縮在費道爾・伯夫洛維奇身傍。

「她在這裏」——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喊，——「我剛纔自己看見她折到這房子那裏



，不過我沒有追上。她在那裏？她在那裏？」

「她在這裏」的一聲呼喊，使費道爾•伯夫洛維奇發生不可思議的印象。懼怕完全從他身上躍走了。

「抓住他，抓住他！」——他咆哮着，衝到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面前。

格里郭里那時候已經從地板上立起來，却還好像沒有醒轉來似的。伊凡•費道洛維奇和阿萊莎跑去追父親，在第三間屋內忽然聽見似乎有什麼東西落在地板上面，砸碎了，發響：原來在大理石的木架上有一隻大玻璃瓶，（不是價貴的）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跑過來時撞了一下。

「把他抓住，」——老人喊叫，——「救命呀！……」

「你爲什麼追他！他眞的會殺死你的！」——伊凡•費道洛維奇向父親怒喊。

「伊凡，阿萊莎，她一定在這裏。格魯申卡一定在這裏，他說他看見她跑過來的……」他啜泣了。這次他並沒有等候格魯申卡，忽然得到了她在那裏的消息，一下子使他的腦筋錯亂了。他全身抖戰，似乎發狂的樣子。

「但是你自已看見她並沒有來呀！」——伊凡喊。

「也許從那個門進來的。」

「那個門關上了，鑰匙在你那裏……」

特米脫里忽然又在大廳裏發現了。他自然發現那個門是鎖住的，而鎖住的門的鑰匙確乎放在費道爾·伯夫洛維奇的口袋裏面。各屋的窗也全都關着；所以格魯中卡既無從進來，也不能跳出去。

「抓住他！」——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剛剛又看見了特米脫里，便尖叫了，——「他在我的臥室裏把錢偷走了！」——他掙脫伊凡的手，重又奔到特米脫里身上來。但是特米脫里舉起了兩手，忽然抓住老人的兩撮僅存在鬢上的頭髮，扯了一下，砰礴一聲，把他摔倒在地上。他還用靴跟朝躺下的人的臉上又叩擊了兩三次。老人銳厲地呻吟了一聲。伊凡·費道洛維奇雖然沒有像他老兄特米脫里那樣有力，竟兩手抓住他，用全力把他扯離老人的身傍。阿萊莎也用盡氣力幫他的忙，從前面抱住特米脫里。

「瘋子，你殺死他了！」——伊凡喊。

「這是他活該。」——特米脫里喘着氣叫喊，——「這次沒有殺死他，我還會來殺的。你們防備不了。」

「特米脫里！立刻離開這裏！」——阿萊莎威嚴地喊。

「阿萊克謝意？你獨自對我說，我相信你一個人：她剛纔來到這裏沒有？我自己看見她

剛纔從胡同的籬笆傍邊溜到這裏來。我喊了一聲，她跑走了……」

「我對你賭誓，她這裏沒有來過，並沒有人在這裏等候她。」

「但是我看見她……那末說她……我立刻就可以打聽出來，她在那兒……再見罷，阿萊克謝意？關於銀錢，現在不必對葉作勃提起，立刻就到卡德鄰納・伊凡諾夫納那裏去一趟？

「吩咐我問候。吩咐我問候，問候！一定應該問候，問候！」把這幕戲對她描寫一下。」

當時伊凡和格里郭里把老人抬起，放在躺椅上面。他的臉上滿是血漬，他自己却清醒着，貪婪地傾聽特米脫里的呼喊。他還以爲格魯申卡眞的在屋內什麼地方坐着。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臨走時怨恨地看了他一眼。

「對于你的流血我並不後悔？」——他喊——「你當心點，老頭子。你應該保守幻想，因爲我也有幻想！我自己詛詈你，和你完全斷絕……」

他從屋內跑了出來。

「她在這裏，她一定在這裏！司米爾加可夫，司米爾加可夫。」——老人微聲喘息，用手指招喚司米爾加可夫。

「她沒有在這裏，你這瘋狂的老頭子，」——伊凡恨恨地朝他呼喊，——「他暈過去了！拿水來，手巾。快去，司米爾加可夫！」

司米爾加可夫跑去取水。大家給老人脫去了衣裳，抬到臥室裏，放在牀上。用濕手巾紮住他的頭。他由于白蘭地酒，由于强烈的感覺，又挨了一頓打，身體十分的衰頹，剛剛觸着枕頭，立刻閉上眼睛，忘記了一切。伊凡．費道洛維奇和阿萊莎回到大廳裏來。司米爾加可夫把打碎的玻璃瓶碎片收拾出去，格里郭里站在棹傍，陰沉地垂下眼皮。

「要不要在你的頭上放上濕綳帶，好不好你也到牀上躺一會，」——阿萊莎對格里郭里說，——「我們會在這裏看他；我哥哥打得你很痛……朝你的頭上。」

「他欺侮我！」——格里郭里陰沉而且淸晰地說。

「他把父親也『欺侮』了，不要說你啦！」——伊凡．費道洛維奇說，歪斜着嘴。

「我會在水槽裏給他洗澡……他竟欺侮我！」——格里郭里重複着。

「見鬼，如果我不把他分開，也許他眞會殺死人的。葉作勒還受得了許多麽？」——伊凡．費道洛維奇對阿萊莎微語。

「上帝保佑！」——阿萊莎喊。

「保佑什麽？」——伊凡還是繼續微語，恨恨地彎曲着臉。——「一條毒蛇吞噬另一條毒蛇，兩人走的是一條路！」

阿萊莎抖索了一下。

「我不致使殺案成事實，就像現在不讓它發生似的。阿萊莎，你留在這裏，我到院子裏去走一走，我頭痛起來了。」

阿萊莎走進父親的臥室裏去，坐在屏風後面枕頭傍邊大約一小時功夫。老人忽然張開眼睛，長久沉默地望着阿萊莎，顯然在那裏思索和考慮。不尋常的驚慌忽然在他的臉上表現了。

「阿萊莎，」——他畏葸地微語，——「伊凡在那兒？」

「在院子裏，他頭痛。他看護着我們。」

「你把小鏡子取來，就在那邊放着，你去取來！」

阿萊莎遞給他一面放在抽屜櫃上，可以摺疊的小圓鏡子。老人照了一下：鼻子腫得很利害，左眉額角上有一大塊紫血凍。

「伊凡說什麼？阿萊莎，親愛的，我的唯一的兒子，我怕伊凡；我怕伊凡，比怕那人還利害。惟有你一個人我不怕……」

「你不必怕伊凡，伊凡好生氣，但是他會保護你的。」

「阿萊莎，那人呢？他跑到格魯申卡那裏去了！親愛的安琪兒，你說實話：剛纔格魯申卡來過沒有？」

「誰也沒有看見她。那是欺騙，她沒有來！」

「米奇卡打算娶她，娶她！」

「她不會嫁給他的。」

「不會的，不會的，不會的，不會的，無論如何不會的！……」老人喜悅得全身發顫，在這時候是好像沒有人說出比這快樂些的話語來的了。他喜歡得抓住阿萊莎的手，緊緊地把他放在自己胸前。他的眼內甚至有淚水晶瑩着。——「那個神像，聖母的，你拿了去，帶走。我准你回到修道院去。……剛纔我是開玩笑，你不要生氣。我頭痛，阿萊莎……阿萊莎，請你安慰我的心，做做好事，說句實話罷！」

「你還在問，她來過沒有的話麼？」——阿萊莎悲感地說。

「不，不，不，我相信你，另外有一件事情：你親自到格魯申卡那裏去一趟，或是怎麼樣見她一面；你快快詳細問一問她，越快越好，用自己的眼睛猜一下：她願意到誰那裏去，我還是他？好不好？怎麼樣？你能不能？」

「祇要我見到她，會問的，」——阿萊莎慘惻地喃聲說。

「不，她不會對你說的，」——老人插上去說，——「她是一個壞蛋。她將開始和你接吻，說她想嫁給你。她是騙子，無恥的女人。不，你不能到她那裏去，你不能的！」

「而且也不好，爸爸，不很好的。」

「他跑走的時候叫你去一趟，那是打發你到那裏去？」

「打發我到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那裏去。」

「取錢麼？借錢麼？」

「不，不是取錢。」

「他沒有錢，沒有一點錢。阿萊莎，讓我躺一夜，仔細想一想，你先去罷。也許你可以遇見她……不過明天早晨你一定要到我這裏來；一定要來的。我明天對你說一句話；你來不來？」

「來的。」

「你如果來，應該做出自己來的樣子。自己來看我。你不要對任何人說我喚你來的。對伊凡也一句話不要說。」

「好罷。」

再見罷，安琪兒，剛纔你替我出頭，我是一輩子也忘不了的。我明天要對你說一句話……不過還要想一想……」

「你現在覺得怎樣？」

「明天，明天就起床走路，完全健康，完全健康！……」

阿萊莎在院裏走過，遇見伊凡哥哥坐在大門傍邊長椅上面：他在那裏用鉛筆在一本記事簿上寫。阿萊莎告訴伊凡，老人醒了，神志很清，打發他回到修道院去睡宿。

「阿萊莎，我很願意和你明天早晨見一下，」——伊凡，立起來，客氣地說，——這客氣對於阿萊莎甚至是完全出於意料的。

「我明天要到霍赫拉闊瓦家裏去，」——阿萊莎回答，——「我也許明天還要到卡答隣納·伊凡諾夫納那裏去，假使現在遇不到他……」

「你現在還是要到卡答隣納·伊凡諾夫納那裏去麼？那就是去「問候，問候」麼？」

——伊凡忽然微笑。阿萊莎不好意思起來。

「剛纔那句呼喊，還有以前的一切，我大概全都明白了。特米脫里一定請你到她那裏去一趟，傳一句話，說他……唔……唔……總而言之，是「告別」的意思，對不對？」

「哥哥？父親和特米脫里中間一切可怕的事情將怎樣完結呢？」——阿萊莎喊。

「沒有法子猜出來。也許一無結果；這件事情就飄浮走了。這個女人是一隻野獸。無論如何，應該把老頭子留在家裏，特米脫里不放進屋裏來。」

「哥哥，容我再問一句：難道每個人都有權利看着別人，自己決定：誰值得活下去，誰

不值得再活下去麼？」

「爲什麼在這上面擬上值得不值得的決定？這個問題在人們的心裏決定時，時常不根據價值，而根據別種比較自然的原因。至於權利一層，那末誰沒有願望的權利呢？」

「怕不是願望別人的死麼？」

「卽使是死便怎樣呢？爲什麼對自己說謊，當人們大家全這樣生活着，也許還不能過另一種生活的時候？你這句話是與我剛纔所說：「兩條毒蛇互相呑噬」的話有關的，是不是？那末請容我問你一句：你是否認我和特米脫里一樣能够使葉作勃流血，那就是能殺死他？」

「你怎麼啦，伊凡！我的腦筋裏從來沒有生過這種念頭！就是特米脫里我也不認爲……

……」

「謝謝你說這句話，」——伊凡冷笑了一聲，——「你要知道，我永遠在保護他。然而在我的願望裏，我給自己保留着在這件事情上完全的自由。明天見罷。你不要責備我，不要把我看作一個惡徒，」——他微笑地補說。

他們互相緊緊地握手，是以前永遠沒有的事。阿萊莎感到哥哥首先自己向他的方面跨了一步，而他這樣做是爲了什麼目的，一定具有某種用意。

第十章　兩人在一起

阿萊莎從父親的家內出來，懷着比剛纔走進父親家裏時更甚些的失望和懊喪的心情。他的腦筋也似乎是零亂散漫的，同時他自己感到他怕將散漫聯結起來，怕從今天所遭受到的一切痛苦的矛盾上面摘取綜合的思想。有一點幾乎和絕望相隣，這是阿萊莎的心裏從來沒有過的。一個主要的，運定的，無從解決的問題像一座山似的高臨在一切之上：父親和特米脫里哥哥爲了這可怕的女人所生的一切事情將得到什麼結果？現在他自己已做了證人。他自己身臨其境，看見他們兩人面對在一起。然而惟有特米脫里哥哥能成爲不幸的，完全而且可怕地不幸的人。有無疑的災害守候着他。還有些別人和這一切發生關係，也許比阿萊莎以前所能想像的還多些。發生了一點甚至神祕的事。伊凡哥哥對他走了一步，這本是阿萊莎以前深願的，而現在自己不知爲甚麼緣故感到這接近的一步竟使他懼怕。至於女人呢？奇怪的事：他剛纔動身到卡答隣納．伊凡諾夫納那裏去時，懷着過度的不安，現在却毫無所感；相反地，還自己忙着到她那裏去，好像期待向她尋求指示。但是現在將所囑託的事轉達給她一層，顯然已比剛纔困難些：三千盧布的事情已經完全決定，特米脫里哥哥現在感到自己是毫無希望的

，至不幸的人，自然任何墮落的舉動都不辭一幹的。況且他也曾叫他把剛纔在父親那裏所發生的一幕戲傳給卡答隣納・伊凡諸夫納聽。

已經七點鐘，天色發黑，阿萊莎走到卡答隣納・伊凡諸夫納那裏去。她在大街上租了一所很廣闊舒適的房子。阿萊莎知道她和兩位嬸母同住。內中一位祇是阿格非亞。伊凡諸夫納的嬸母，就是那個在她父親家中住着，沒有學問的女太太，在她離開學校回家時同她姊姊一塊兒服侍她的。另一位嬸母是一位身體累重，態度莊嚴的莫斯科的太太，雖然也是貧寒出身。聽說她們兩人一切服從卡答隣納・伊凡諸夫納，伴在她身邊祇是為了一種儀式。卡答隣納・伊凡諸夫納祇服從自己的恩主，將軍夫人。她因病留在莫斯科，卡答隣納・伊凡諸夫納必須每星期寄兩封信給她，詳細報告自己的一切情況。

阿萊莎走進外屋裏，請替他開門的女僕通報的時候，大廳裏顯然已經知道他的來到，（也許從窗裏看到的，）不過阿萊莎忽然聽見一陣響鬧，聽見女人跑步的聲音，衣裳的蟋蟀聲，也許有兩三個女人跑了出來。阿萊莎覺得奇怪的是他的來到竟能引起這樣的驚慌。但是他立刻就被引進大廳裏去。那間屋子很大，擺設些華美而且件數極多的傢具，完全不是外省的式樣。有許多沙發和軟凳，大小茶几；牆上掛着畫，棹上放着花瓶和洋燈，有許多花，窗傍甚至還放着一隻金魚缸。暮色中屋內有一點黑暗。阿萊莎瞥見在顯然剛剛有人坐過的長沙發

上面拋放着一件綢製的短外套，沙發前面桌上有兩杯沒有喝完的巧古立茶，餅乾，一隻水晶盆裏放着藍色的葡萄乾，另一隻盆放着糖菓。他們在款待什麼人。阿萊莎猜着他遇到了賓客便皺起眉頭。但是簾子一下子舉了起來，卡答隣納．伊凡諾夫納快步走了進來，帶來快樂歡欣的微笑朝阿萊莎伸出兩手。就在這時候女僕拿進兩支點着的蠟燭，放在桌上。

「謝天謝地，到底您來了！我整天向上帝禱告，希望您一個人來。請坐呀。」

「卡答隣納．伊凡諾夫納的美貌以前就使阿萊莎驚訝，當特米脫里於三星期以前，依照卡答隣納．伊凡諾夫納自己的熱烈的意願，引他初次介紹相見的時候。那次會面時，他們中間的談話不很熱鬧。卡答隣納．伊凡諾夫納心想阿萊莎十分怕羞，似乎饒恕他，一直同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說話。阿萊莎沉默着。但是看淸很多的事情。使他驚訝的是這傲慢的女郎的權威的舉止，高傲的瀟灑自如的樣子，和自信力。這一切是毫無疑義的。阿萊莎感到他並不誇張。他發現她的發燒的巨黑眼睛很美麗，對於她的慘白的，甚至帶點淡黄的橢圓形的臉龐特別相稱。但是在這眼睛裏．正和美麗的嘴唇的曲線裏一樣，有一點自然可以使他的哥哥劇烈的愛戀，却也許不能長久地相愛的東西。特米脫里在會面後纏住他，懇求他不要隱瞞他見到未婚妻後所取到的是何種印象，他幾乎直率地把自己的意思對特米脫里表示出來。

「你同她會有幸福的，但是……也許……是不安靜的幸福。」

「對呀，這樣的人，他們不會屈服於命運之前。你以爲我不會永久地愛她麼？」

「不，也許你會永久地愛她，但是也許你不會永遠同她有幸福。」

阿萊莎說出自己的意見的時候，漲紅着臉，不滿意自己，因爲他竟循了哥哥的請求，表示出這樣「愚蠢」的意思來。他在說出來以後，立刻自己覺得這意見愚蠢得可怕。而且這樣權威地表示對于女人的意見也未免可羞。現在他懷着更大的驚訝，在初看跑進來的卡答隣納．伊凡諾夫納一眼的時候，感到也許他當時是很錯誤的。這一次她的臉上露出不虛偽的，坦白的善意。從以前那種使阿萊莎當時十分驚訝的「驕傲的侮慢」裏，現在祗發見一種極勇敢的，高貴的毅力，和某種明晰的，有力的自信。阿萊莎初看她一眼，並且說出第一句話來，就明白她對於她如此愛戀的男人所處的地位的悲劇性，在她的方面已非一種秘密，她也許已經完全知道，根本完全知道。雖然如此，在她的臉上仍有如許光明，如許對於未來的信心。阿萊莎感到自己在他面前忽被成爲正經而且故意地犯了錯誤的人。他一下子被征服而且迷惑了。此外，他從她說出第一句話裏就看出她處于十分強烈的興奮狀態中，——也許是很不尋常的，幾乎甚至近乎某種歡欣的興奮狀態。

「我所以等候您，因爲我現在祗有從您的一方面可以打聽出一切實在的話來，——從別

人那裏是無論如何得不到的！」

「我來了……」阿萊涉喃聲說，弄得錯亂了，——「我……他打發我來的……」

「啊，他打發您來的，我早就預感到了。現在我全都知道，全都知道！」——卡答隣納·伊凡諾夫納喊，眼睛忽然閃出光彩，——「您等一等，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我預先對您說，為什麼我這樣等候您。您看，我也許甚至比您還知道得多；我並不需要您那方面的報告。我需要於您的是這事件：我必須要知道您對於他個人的，本身的最後的印像是什麼，我需要您對我講述，用極直爽的，不加修飾的，甚至是粗魯的形式，（隨便怎樣粗魯都行，）對我敍講，——您自己現在，在他同您今天相遇以後，對于他和他的狀況怎樣看法？這也許比我自己去和他當面解釋好些，而他是不願意再到我這裏來的了。您明白不明白，我希望於您的是什麼？現在，請問您，他打發您到我這裏來有什麼事情，（我也早就知道他會打發您來的，）——請您隨便說話，說出最後的話來！……」

「他吩咐向您……致候，他說，再也不到您這裏來……所以和您問候？」

「問候麼？他就是這樣說的，這樣表示的麼？」

「是。」

「也許偶然，不經意地，說錯了話，沒有放上應該說的話？」

「不，他就是這樣吩咐的，她叫我一定要轉達「問候」的一句話。還三次請我不要忘記了轉達。」

卡答隣納．伊凡諾夫納臉紅了。

「現在請您幫我的忙，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現在我需要您的幫助？我將對您說出我的意思，而您祇要對我說，我想得對不對？假使他的吩咐向我問候是偶然的，不堅持轉達這句話，不着重在這句話上，那末一切都完了……一切都無可挽回！但是假使他特別堅持這句話，假使他特別要託您不要忘記將這問候轉達與我，——這麼說來，他是處于興奮的心情之下，也許不能自持着。他有了決定，還怕那決定！他不是舉着堅定的步伐離開我，却是從山上飛躍了下來。他的着重這句話也許是表示一種誇大口的意思……」

「是的，是的！」——阿萊莎熱烈地證實着，——「我自己現在也這樣想。」

「既然這樣，他還沒有喪亡！他祇是處于絕望的境地，我還能救他。等一等：他沒有告訴您關於錢的事情，三千盧布的事情麼？」

「不但說過，而且也許還使他最受挫折。他說他現在喪失了名譽，現在已經是無所謂的了。」——阿萊莎熱烈地回答，從全心靈裏感到希望灌輸進他的心裏，也許果眞對於他的哥哥有了出路和救心。——「但是，難道……您已經知道關於錢的事情麼？」——他補上去說

，忽然呆頓住了。

「我早就知道，知道得很淸楚。我曾發電到莫斯科詢問，早就知道錢沒有收到。他沒有匯出去，但是我沒有說話。在最後的一星期內，我打聽出來，他還需要錢，……我想盡方法，祇爲是使他知道，應該到誰那裏去開口，誰是他最忠實的朋友。不，他不願意相信我是他最忠實的朋友，不願認識我，他祇把我當作一個女人。整個星期內，有一種可怕的煩慮磨折着我：用什麼方法，使他不爲了耗用三千塊錢而對我羞慚？那就是說可以對別人，對自己羞慚，而不對我羞慚。他對於上帝是一切和盤說出沒有羞慚的。爲什麼他至今還不知道，爲了他，我能忍受一切？我打算救他的一輩子。他可以忘記我，不把我當作未婚妻！他居然在我面前爲自已的名譽担憂！然而他竟不怕對您直說出來，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爲什麼我至今還够不上這資格呢？」

最後的幾句話她包着眼淚說出來：淚水從她的眼睛裏濺了出來。

「我應該告訴您，」——阿萊莎用也是抖索的聲音說，——「告訴您剛纔他同父親所發生的一樁事情。」——他於是講述那齣戲，講他如何被打發去要錢，特米脫里如何闖了進來打了父親一頓，以後又特別堅持地要求他，阿萊莎向她「問候」……「於是他到那個女人那裏去了」……——阿萊莎輕聲補上這句話。

「您以爲我不能忍受這個女人麼？他以爲我不能忍受麼？但是他不會娶她的，」——她忽然神經質地笑起來，——「難道卡拉馬助夫能永遠熾燒着這樣的情慾麼？這是慾，不是愛。他不會結婚，因爲她決不嫁給他……」卡答隣納・伊凡諾夫納忽然又奇怪的冷笑了一下。

「他也許要娶的，」——阿萊莎悲愁地說，低垂着眼睛。

「他不會娶的，我對你說！這個女郎是安琪兒，您要知道！您要知道這層！」——卡答隣納・伊凡諾夫納忽然異常熱烈地喊了，——「她是一個理想中理想的人物，我知道她能誘人，但是我知道她的性格善良，堅定，而且高貴。您爲什麼這樣看我，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也許您奇怪我的話語，也許不相信我麼？阿格拉非納・阿歷山大洛夫納，我的安琪兒！」——她忽然望着別一間屋子，對什麼人喊起來，——「你快到我們這裏來。阿萊莎來了。他是可愛的人。他知道我們一切的事情。您出來見他罷！」

「我就是在簾後等候您叫我呢，」——一個溫柔的，甚至有點甜蜜的女人聲音說。

簾子挑了起來，於是……格魯申卡嘻仔仔笑咪咪地走到桌傍。阿萊莎的心裏好像有什麼東西抽刺了一下。他釘看着她，不能挪開眼睛。她，這可怕的女人，——「野獸」——是半小時以前伊凡哥哥忽然脫口說出來的。但是在他的面前站着的好像看來是一個極普通，極尋常的生物，——良善的，可愛的女人，也許是美麗的，但是很像所有別的，美麗的，却是「

尋常」的女人！她確乎好看，甚至很好看，——俄羅斯式的美，是使許多人傾倒的美。她的身材充分高 卻比卡答隣納．伊凡諾夫納矮些，（卡答隣納的身材是完全高的。）她的肌肉豐滿，帶着柔軟的，甚至似乎聽不見的行動，好像也是柔軟到一種特別甜蜜的程度，像她的聲音一樣。她走近來時，不像卡答隣納．伊凡諾夫納那樣舉着勇武有力的步伐：相反地，是無聲無響的。她的脚在地板上完全聽不到。她柔軟地坐在椅上，華麗的，黑綢的衣裳發出柔軟的響聲 像泉水般白的，肥滿的頭頸和廣闊的肩膀美妙地包裹在貴重的，玄色的，羊毛的圍巾裏面。她年紀二十二歲，她的臉龐恰巧形容出這個年齡來。她臉色很白，帶着兩朵粉色的紅潤。她的臉部的輪廓似乎太闊，下顎甚至有點突出。上唇是細的，下唇稍爲凸出些，加倍地肥厚，似乎發腫。但是十分美麗，豐富的，深黃色的頭髮，深色的，貂皮似的眉毛，美妙的青灰色眼睛，帶着長長的睫毛，一定會使最冷淡和心神不屬的人，甚至在人羣裏，游藝會上，衆人踐踏之間，也必止步在這人前面，永久記住他。在臉部上最使阿萊莎驚訝的是那種孩子般的，坦白的表情。她像孩子似的看人，像孩子似的表示欣悅，她眞是「喜仔仔地」走到桌傍，似乎現在就在期待着什麽事情，懷着孩子氣的，極不耐煩的，信任的好奇心。她的眼神可以使心靈歡欣，——阿萊莎感到這一層。她的身上還有一點他不能，也不會加以理解，且也許是無意識地傳給他的。那還就是那種溫柔，行動的柔和，這些行動像小貓一般的無

聲無響。然而她有一個强健，豐滿的軀體。圍巾裏露出廣闊肥滿的肩頭，高聳而還十分年青的胸脯。這軀體也許暗示着米羅委納司女神(Venus of Milo)的模型，雖然現在已具有一點過大逾恆的比例，——這是可以預先感到的。俄國的女性美的行家，看着格魯申卡，能夠無錯誤地預言，這個新鮮的，還年青的美，到了三十歲的時候，將喪失和諧，消失了去，臉變成肥腫，眼端額上將很快地發現皺紋，面色變得粗糙，也許發紫，總而言之，那是刹那間的美，飛飄的美，是一切俄羅斯女人時常遇到的。阿萊莎自然沒有想到這層，但是他雖然着了迷惑，却還是懷着一種不愉快的感覺，似乎憐惜似的自己詢問：她為什麼這樣拉長話腔，不能自然地說話？她這樣做法，顯然在這字音和話語的拉長和勉强甜蜜的腔調裏，發見了美。這自然祇是不良興趣的不良習慣，證明她受了低級的教育，和從孩提時起庸俗地理解到的對於禮貌的見解。但是這語氣和說話的腔調，在阿萊莎看來，和那種孩子般天真的快樂的臉部的表情，和那種靜謐的，像嬰孩般幸福的，眼睛的光輝，是互相矛盾到近乎不可能的地步！卡答隣納．伊凡諾夫納立刻把她放在阿萊莎對面的沙發上面，好幾次歡欣地吻她的嘻笑的嘴唇。她好像戀上她了。

「我們初次相見，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她狂喜地說，——「我想認識她，看見她，我想到她那裏去，但是她依從了我的最初的願望就自已先來了。我早就知道我同她

可以解決一切，解決一切的！我的心得了預感。……有人勸我不要做這步驟。但是我預先感到了結果，並沒有錯誤。格魯申卡對我解釋了一切，她的一切的用意；她像善心的安琪兒從天上飛下，帶來了安謐和喜悅……」

「您竟不輕視我，親愛的，高貴的小姐」——格魯申卡像唱歌似的拉長着調子說話，還帶着和愛的，快樂的微笑。

「您不應該對我說這種話，你這女魔術家，你這美人兒！能輕視您麼？我更吻您的下唇一次。您的嘴唇好像發腫，現在讓牠再腫些，再腫些，再腫些……您瞧，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瞧着這樣的安琪兒，眞是心裏快樂出來……」——阿萊莎臉紅，發出看不出的，微細的抖索，

「您寵愛我，親愛的小姐，也許我不配消受您的愛寵。」

「不配！她不配麼？」——卡答隣納·伊凡諾夫納又熱烈地喊了，——「您要知道，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我們是理想家的頭腦，我們是自作主張的，驕傲裏透出驕傲的小心兒！我們高貴，我們寬宏，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您知道不知道？我們衹是不幸。我們太快就準備對於也許沒有價值的，或輕浮的人作任何犧牲。也有這麼一個軍官，我們愛上了她，我們把一切供獻給他，那是很久，五年以前，但是他忘掉了我們，他結婚了。現在他的

妻子死了，寫信來說要到這裏來，——而且您須知道，我們祇愛他一個人，直到現在祇愛他一個人，一輩子愛着！他一來，格魯申卡又將有幸福，而這整整的五年她是不幸的。但是誰能責備她，誰能以取得她的恩惠自誇？祇有那個缺腿的老商人，——而他不過是我們的父親，我們的知己，保護人。他當時遇見我們，正當我們處于絕望和痛苦之中，被我們所愛的人遺棄的時候……她當時竟想投水自殺，是那個老人救她的，救她的呀！」

「您眞會替我辯護，親愛的小姐，您對于一切事情都是這樣匆匆忙忙的，」——格魯申卡又拉直着調子說。

「是我辯護麼？是不是該由我們來辯護，我們還敢辯護麼？格魯申卡，安琪兒，請你伸手給我，你瞧一瞧這隻肥肥的，小小的，美麗的手，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你看那隻手，她取來了幸福，她使我復活，我現在要吻他，手背，手掌，這樣，這樣，這樣！」——她似在歡欣中三次吻着格魯申卡確極美麗的，也許太肥胖的手。格魯申卡伸出手來，掛着神經質的，響亮的，美妙的淺笑，注視這「親愛的小姐」的行動，她對于她的手被人家這樣吻着，顯然感到愉快。「也許，歡樂太多些，」——阿萊莎的頭腦裏閃出這念頭。他臉紅了。他的心一直似乎特別地不安。

「你當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面前這樣吻我，親愛的小姐，你眞是使我十分感到羞

慚。」

「難道我想羞你麼？」——卡答隣納·伊凡諾夫納有點奇怪的說，——「唉，親愛的，你眞是誤解我了！」

「你也許也是不十分了解我，親愛的小姐，我也許比在你面前的那個樣子壞得多。我心裏是壞的，我喜歡自作主張。當時我把可憐的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迷住，祇是爲了嘲笑嘲笑而已。」

「現在你可以救他。你已經答應。你可以使她醒悟，你可以對他直說，你早就愛着別人，現在那人正同你求婚……」

「不，我並沒有答應這句話。你自己對我說這一切，我並沒有答應。」

「這末說來，我沒有了解你的意思，」——卡答隣納·伊凡諾夫納輕聲說，臉上似乎有點發白。——「你答應過……」

「不，安琪兒小姐，我一點也沒有答應過你什麼事情，」——格魯申卡輕聲而且安靜地插斷話頭，照舊帶着快樂和天眞無邪的神情。——「高貴的小姐，現在你看得見，我在你面前是一個如何性劣和自作威風的女人。我想怎樣做，便怎樣做。我剛纔也許答應過你的，現在又想：也許他，米卡忽然又使我喜歡起來，——他已經使我喜歡過一次，甚至喜歡了幾乎

一個鐘頭。也許我走出去，立刻對他說，讓他從今天起就留在我的家裏……我眞是沒有常性的人……」

「您剛纔說的……完全不是那話……」──卡答隣納·伊凡諾夫納勉強微語着。

「喂，那是剛纔，但是我的心是溫柔的，愚蠢的。祇要想一想，他爲了我受了多少罪！我忽然回家後，憐惜他起來，──那時要怎樣呢？」

「我料不到……」

「唉，小姐，您對待我眞好，您眞是高貴。您現在也許要不愛我這傻女人，爲了我這樣的皮氣。請您給我您可愛的小手，安琪兒小姐，」──她溫柔地請求，似乎懷着崇拜的神情，握住卡答隣納·伊凡諾夫納的小手。──「親愛的小姐，我現在握住您的手，也要像您對我那樣地吻着。您吻過我三次，我應該吻您一千次，纔算淸賬。就這末辦罷。以後聽上帝的指示，也許我將做您的完全的奴隸，願意像奴隸似的侍候您。讓上帝怎樣決定，便怎樣辦，我們互相用不着有什麼預先約定的話！您這可愛的小姐，你這使人不可置信的美人兒！」

她輕輕地把那隻手端近自己的唇邊，確乎是懷着一個奇怪的用意：就是用接吻「算淸欠賬。」卡答隣納·伊凡諾夫納並沒有掙脫手：她帶着畏葸的希望傾聽格魯申卡最後那句很奇怪地表示出來的，願意「奴隸似的」侍候她的話。她興奮地望着她的眼睛：她在這雙眼睛裏

看出同樣坦白的，信任的表情，同樣明朗的快樂……「她也許太天眞爛熳了！」——卡答隣納．伊凡諾夫納心裏閃出了希望。格魯申卡似乎在欣賞着「可愛的小手，」慢呑呑地把牠端近自己的唇邊。但是那隻手到了唇邊的時候，她忽然遲留了兩三秒鐘，似乎在那裏思索什麼事情。

「您知道不知道，安琪兒小姐，」——她用溫柔，甜蜜的聲音，忽然拉長着調子說着，——「您知道怎麼樣，我就不來吻您的小手。」她發出異常快樂的，輕小的笑聲。

「隨您的便……您怎樣啦？」——卡答隣納．伊凡諾夫納抖索了。

「請您留着這個做記念，那就是您吻過我的手，而我沒有吻您的手。」——她的眼睛裏忽然閃出一點光亮。她可怕地釘看着卡答隣納．伊凡諾夫納。

「無禮的女人！」——卡答隣納．伊凡諾夫納忽然說，似乎忽然明白了什麼事情，滿臉通紅，從座位上立起來。格魯申卡不慌不忙地立起身來。

「我立刻轉告米卡，您怎樣吻我的手，而我完全沒有吻。他眞要笑得不可開交呢！」

「賤人！滾！」

「哎喲，眞可羞，小姐，眞可羞，這在您的方面甚至太不雅觀，說出這樣的話來，親愛的小姐。」



「滾出去，出賣身體的畜生！」——卡答鄰納·伊凡諾夫納吼叫起來。——在她的完全變樣的臉上，一切的線條全都抖動了。

「眞是出賣的。您自己姑娘家在黃昏的時候跑到男人家裏取錢，自己送上門去出賣自己的美貌，我是知道的。」

卡答鄰納·伊凡諾夫納喊了一聲，想奔到她身上去，但是阿萊莎用全力阻止她：

「不要走一步，不要說一句話！您不要說話，不要回答。她會走的，立刻會走的！」

在這當兒卡答鄰納·伊凡諾夫納的兩位親戚聽到喊聲跑進屋裏來，女僕也跑進來了。大家全奔到她的身傍去。

「我就走，」——格魯申卡說，從長沙發上取了短外套，——「阿萊莎，親愛的，送我一下！」

「您快出去罷，快出去罷！」——阿萊莎在她面前合着兩手求她。

「親愛的阿萊莎，送我一下！我在路上要對你說一句很好聽，很好聽的話！我是爲了你，阿萊莎，纔鬧出這場戲來的。送我一下，寶貝兒，以後你會喜歡我的。」

阿萊莎搖擺着手，轉過身去。格魯申卡明朗地笑了一聲，從屋裏跑出去了。

卡答鄰納·伊凡諾夫納發作了歇司底里病。她嗚咽着，痙攣攻擊着她。大家都在她身邊

忙亂起來。

「我警告過你的，」——大嬸母對她說——「我攔阻你走這個步驟！你不知道這類東西的性子，這女人聽說比什麼人都壞……你是太任性了！」

「她是一隻老虎！」——卡答鄰納·伊凡諾夫納喊，——「您爲什麼攔阻我，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我要打她一頓，打她一頓！」

她沒有力量在阿萊莎面前壓制自己，也許不願意自行壓制。

「應該把她鞭打，送到斷頭臺上，交給劊子手，當着衆人面前！……」

阿萊莎退到門傍。

「但是上帝！」——卡答鄰納·伊凡諾夫納忽然喊，搖擺着兩手，——「他呢！他是多末不誠實，多末不人道！他竟對這東西講那件事情，在運定的，永遠可詛詈的那天所發生的事情！「送上門去出賣美貌，親愛的小姐！」她竟知道了！您的哥哥眞是混蛋，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

阿萊莎想說什麼話，但是沒有找出一句話來。他的心縮緊到痛楚的地步。

「您走罷，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我覺得羞恥，我覺得可怕！明天……我跪着哀求您明天來一趟。您不要責備我，饒恕我，我不知道還要做出什麼事情來！」

阿萊莎似乎搖幌不定似的走到街上。他也想和她那樣地哭。一個女僕忽然追上前來。

「小姐忘記把霍赫拉闊瓦太太的信轉交給您，它從午飯的時候就放在我們那裏。」

阿萊莎機械地收下一隻玫瑰色的小信封，近乎不自覺地塞進自己的口袋裏去。

第十一章　又是一個失去了的名譽

從城裏到修道院祇有一俄里路多一點。阿萊莎在當時行人稀少的道路上匆遽地走着。已近黑夜，三十步外難于認清事物。在半途上有一個十字路口。在十字路口一顆孤寂的柳樹底下看見有一個人形。阿萊莎剛剛走到那裏，那個人形就離開位置，跑到他身傍來，用憤憤的聲音喊道：

「拿錢包來，不然就送你的命！」

「原來是你呀，米卡！」——阿萊莎強烈地抖索了一下，驚訝起來。

「哈，哈，哈！」你沒有料到麼？我心想：應該在那裏等候你？在她的房子傍邊麼？從那裏有三條路，我會找不到你。後來纔想到等在這裏，因爲這裏是必由之路，到修道院去別條路是沒有的。唔，你說老實話。你可以壓碎我，像壓死一隻螳螂……你怎麼啦？」

「沒有什麼，哥哥……我還是吃了驚嚇。唉，特米脫里，剛纔父親流的血……（阿萊莎哭了，他早就想哭，現在他的心裏忽然似乎潰決了。）——你幾乎殺死他。……還詛罵他……而現在……在這裏……剛剛……你還開玩笑……拿錢包出來，不然就送你的命！」

「那有什麽？不體面麽？局面不相稱麽？」

「不是的……我是這樣……」

「等着。你瞧那黑夜：你瞧，那是多末陰沉的黑夜，烏雲，起了風！我躲在這邊柳樹底下等你，忽然心想，（上帝鑒臨着的：）爲什麽再要這樣受苦，等候什麽？這裏有一棵柳樹，還有手帕，有襯衫，立刻可以絞成一根繩子，還可以加上一條吊袴帶，——就可使世界少一累贅，不再使它爲了我這低卑的生命蒙受不潔之名！那時候我聽見你走了過來，——天呀！眞好像有什麽東西忽然飛到我的身上：到底還有一個人是我愛的，他，這個人，就是我的親愛的小兄弟，我愛他，甚于世上的任何人，我唯一地愛他！在那時候我是如何地愛你，一面愛，一面就想：讓我立刻投到他的頸上去！突然生了愚蠢的念頭：「讓我和他逗樂，嚇唬他一下。」我就像傻子似的喊起「拿錢包出來！」的話。請你恕我做了這種蠢事。——這不過是無意識的事情，其實我的心裏……也是很够受的……不管它了。請你說，那裏的情形怎麽樣？她說什麽？壓碎我罷！刺殺我罷！不要憐惜我！她狂怒了麽？」

「不，並不。……那裏完全不是這個情形，米卡。那裏……我剛纔看見她們兩人在一塊兒。」

「那兩個人？」

「格魯申卡在卡答鄰納·伊凡諾夫納家裏。」

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楞住了。

「不可能！」——他喊，——「你說着夢話！格魯申卡會在她家裏！」

阿萊涉把從他走進卡答鄰納·伊凡諾夫納家去的時候起所發生的一切事情講述了一遍。他講了十分鐘左右，並不說得流暢，有序次，却很明白地傳達着，把握住最主要的話語，最主要的行動，而且還鮮明地傳出自己的情感，時常祇用一個字。特米脫里默默地聽着，呆板得可怕地釘視着。但是阿萊涉明瞭他已經全都了解，把握住全部的事實。但是敍講的故事越見進展，他的臉不但顯得陰沉，而且似乎更見威嚴。他皺緊眉毛，咬住牙根，呆板的眼睛顯得更加呆板，釘牢，可怕……最出人意料之外的是他的整個的臉，本來憤怒和蠻橫的，一下子忽然變了，變得不可思議的快，咬緊住的嘴唇鬆動了，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忽然發出最抑制不住，最無虛假的笑聲。他根本被笑聲浸淹，笑得甚至許久時候說不出話來。

「竟沒有吻手！竟沒有吻，就跑走了！」——他帶着病態的歡欣的心情呼喊，——也可以稱之爲無禮的歡欣，假使這歡欣不是這樣的不虛僞，——「她竟喊着稱她做老虎！眞是老虎！應該把她送上斷頭臺去麼？是的，是的。應該，應該，我自己就是這個意見，早就應該這樣！你瞧，弟弟，斷頭臺是可以的，但是應該先恢復了康健。我明白這位傲慢無禮的女王，

她的整個面目，整個面目全表現在這隻手上，這女魔！她是世界上可以形容到的全體女魔的女王？一種特別的歡欣！那末她跑回家去了麼？我立刻去……哎呀……立刻跑去找她！阿萊莎，你不要罵我，我很同意，把她絞死還嫌少些……」

「但是卡答鄰納·伊凡諾夫納呢？」——阿萊莎悲感地叫喊。

「我也看見她，看得十分透切，從來沒有看得那樣清楚！這竟等于全球四大洲的整個發見，說錯了，五大洲的發見！做了這樣的步驟！這正是那個女學生卡欽卡的本色，她為了拯救父親的一個寬宏的意念，冒了被人家侮辱的危險，竟不怕跑到一個粗野無禮的軍官家中！然而有的是驕傲，有的是冒險的需要，有的是對於命運的挑戰，向無邊的深淵挑戰！你說那位嬸母會經阻攔過她麼？她那位嬸母自己就是傲慢的人。她是莫斯科將軍夫人的嫡親姊姊，她的驕傲比姊姊還厲害，但是丈夫侵吞公款，被人家發覺，喪失了財產，和一切，一切，驕傲的太太忽然壓低了音調，至今沒有抬高起來。那是她阻攔住卡嘉，而卡嘉不聽。「我能戰勝一切，一切都應該服從我；祇要我願意，可以使格魯申卡降服下來，」——她自己相信自己，自負太甚，那是誰的錯處？你以為，她是故意首先吻格魯申卡的手，懷着狡滑的主意麼？不，不，她真的，真的愛上了格魯申卡，不是格魯申卡，都是自己的幻想，自己的讒語，——因為這是我的幻想，我的讒語。阿萊莎，寶貝，你怎麼樣脫身離開她們的？是不是撩起

袈裟，遁走的？哈，哈，哈！」

「哥哥，你好像沒有注意，你對格魯申卡講了那天發生的事情，而格魯申卡剛總竟當面對她說，「你自己私下裏到男人家去出賣美貌。」你要知道，你是如何得罪了卡答鄰納，伊凡諸夫納！哥哥，還有比這侮辱再深的麽？」——使阿萊莎感到最痛苦的一個念頭，是哥哥似乎喜歡卡答鄰納．伊凡諸夫納的受辱，這自然是不可置信的事。

「哎呀！」——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忽然可怕地皺緊眉頭，舉起手掌擊打自己的額角。他現在才注意到，雖然阿萊莎剛總已將卡德鄰納．伊凡諸夫納如何受辱如何喊：「你的哥哥眞是混蛋！」的一切事情全盤講了出來。——「果眞地，也許我曾對格魯申卡講過關於卡嘉所說「運定」的日子的事情。對的，我講過的，我現在記得了！那是在莫克洛棐，我喝醉了酒，吉卜賽女人唱歌……但是我哭着，當時自己痛哭着，我跪在地上，向卡嘉的形象祈禱，格魯申卡明白這意思的。她當時全都明白，我記得，她自己也哭着……哎，見鬼！現在還能不這樣麽？當時哭泣，現在呢……現在是「刺心的一箭！」女人都是這樣的。」

他低下頭，沉思着。

「是的，我是混蛋！無疑的混蛋，」——他忽然用陰沉的聲音說出來，——「不管哭不哭，總是一個混蛋！你可以轉達過去，我承受這個稱呼，如果這能給予安慰。够了，再見罷

，空談有什麼用？沒有快樂！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我也不願意再相見，一直到一個最後的時間爲止。告別罷，阿萊克謝意！」——他緊握阿萊沙的手，還是低垂眼皮，不抬頭；又似乎掙脫一般，大踏步走到城裏去了。阿萊沙目送着他，不相信他會這樣突然走開的。

「站住，阿萊克謝意，還有一個告白，對你一個人說的！」——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忽然回轉來了。——「你看我，仔細看我：你瞧，這裏，這裏，這裏是準備着一件可怕的不名譽的事情。（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一面說着：「這裏，這裏，」一面用拳頭叩擊胸脯，帶着那種奇怪的態度，好像這不名譽的事情就橫放而且保存在他的胸脯裏面，在某一塊方　也許在口袋裏，或是縫後，掛在胸前。）你已經知道我：我是壞蛋，公認的壞蛋！但是你要知道，無論我以前，現在，或將來，會做出什麼事來，——和現在，但是在這個時候懷在我的胸脯裏，就要開始行動和成就的那件不名譽的事，它的卑劣的程度是一點也不能，一點也不能相比的。我本來是一個完全的主人，可以停止這事的進行，可以停止，也可以實行，你要記住這一點！但是你要知道，我一定實行它，決不停止。我剛纔對你全講了出來，却沒有講這件事，因爲甚至連我都沒有厚臉來講！我還能停止；我一停止，明天就可以挽回已失的名譽的整整的一半。但是我不停止，我要實行卑劣的計謀，你可以預先做我的證人，我預先

告訴給你聽！幻滅和黑暗！用不着再解釋，到那時候你自會知道的。惡臭的胡同和女魔！告別罷。不必爲我祈禱，我不配，也完全用不着，完全用不着……我完全不需要！走開罷！……

……」

他忽然走開，這一次是完全走開了。阿萊沙走向修道院那裏去：「我怎麼竟會，怎麼竟會看不見他？」他說的是什麼話？」他覺得十分離奇，——「明天我一定要去看他，尋找他，特地尋找他。他說的是什麼話！」……

他繞過修道院，穿了松樹林，一直走進菴舍。雖然這時候已經誰也不放進去，可是人家到底給他開了門。在他走進長老的修道院室的時候，他的心抖慄了：「爲什麼，爲什麼他走出去？爲什麼長老打發他進入「人世？」此地一切靜寂，此地是神聖的所在，但是那邊却擾攘不安，那邊是黑暗，使人立即迷失道路，莫知所措……」

沙彌勃洛菲里和修道司祭帕意西神甫還在修道室裏。帕意西神甫整天裏每隔一小時便進來打聽曹西瑪長老的康健。阿萊沙恐怖地聽到長老的病況愈加惡化。甚至照例晚上和僧侶們的談話今天也不能舉行。照例，每天晚上，做完功課以後，臨睡以前，修道院的全體僧侶們都聚到長老的修道院裏，每人朗聲對他懺悔今天自己的過失，罪孽的幻想，思想，一切誘惑，甚至相互間的口角，如果有這類情事發生了出來，有的人竟跪下來懺悔。長老加以解決，

調解，訓示，規定苦行的範圍，又爲他們祝福，放他們散走。反對長老制的人們所不滿意的也就是僧侶間的「懺悔。」他們說這是褻瀆懺悔的聖祕性，幾乎犯了瀆聖罪，雖然這完全是另一件事。甚至向主教方面提出，說這類的懺悔不但不能達到良好的目的，而且確實會有意地引到罪孽和引誘的方面去的。僧侶們中有許多人不高興到長老那裏去，祇是勉强地，因爲大家都去，又因爲不願意使人家認他們具有驕傲的，反叛的思想。有人講，僧侶們裏有些人在赴晚間懺悔的時候，互相預行約定：「我要說我早晨恨過你，你應該證實它，」——這是爲了有話可說，爲了敷衍了事。阿萊莎知道有時確乎曾發生這類的事情。他還知道僧侶們裏有人最恨的是庵舍的徒衆所收到的一切信件，甚至是家信，也須先送到長老那裏，由他拆開來，比收信人先讀一遍。自然，根據原來的意思，這一切應該自由而且誠懇地辦理着，出于全心靈，爲了自願的服從，和超救的監督，然而實際上，發生的結果竟很不誠懇，相反地，祇是虛僞和裝腔。但是僧侶們裏輩分老的，和有經驗的一些人堅持着自已的主見。他們以爲凡是誠懇地走進這牆裏來修行的，無疑地，這類修道和苦行確是可以使他們得救，給予他們極大的利益，但是相反地，如有人引以爲苦，生了怨意，那末無論怎樣說，他們似乎已經不是修道僧，徒然進入修道院裏，這類人的位置是在人世間。罪孽和魔鬼，不但在人世裏，卽使在教堂裏，也是防備不勝的，所以大可不必對于罪孽讓步。

「他軟弱得很，儘要睡覺，」——帕意西神甫爲阿萊涉祝福以後，微聲告訴他，——「竟難于喚醒他。但是也不用去叫醒。五分鐘後醒了，請求轉致祝福給僧侶們；還求僧侶們爲他作晚禱。明年還打算受一次聖祕禮。又記起你來，阿萊克謝意，問你出去了沒有，我們回答他說在城裏。「我是祝福他到那裏去的，他應該到那邊去，現在這裏不是他的住處，」——這是他提到你時所說的話。他總是帶着愛情和掛念憶到你。你想一想，你爲什麼得到這樣的眷寵？不過他何以決定你暫時應該到塵世界裏去混？他一定在你的命運裏有什麼預見！你要明白，阿萊克謝意，如果你回到人間，那似乎就爲了修你的長老加在你身上的功課，并不是去從事輕意的浮華，人間的快樂……」

帕意西神甫出去了。長老即將辭世一層，對於阿萊涉是毫無疑義的，雖然他也許還能活上一兩天。阿萊涉堅定而且熱烈地決定，雖然他曾答應和父親，霍赫拉闊瓦，哥哥，和卡答鄰納·伊凡諸夫納等人相見，——明天完全不出修道院一步，將留在長老身傍，直到他的臨終爲止。他的心被愛情燃燒着，他悲苦地責備自己，竟會在城裏一下子忘記了在修道院還留在垂死的牀上，爲他平素最敬愛的人。他走進長老的臥室，跪下來，向睡着的人鞠躬到地。長老靜靜地，動也不動地睡着，輕微地呼吸着，平勻而且幾乎覺不出來。他的臉是安靜的。

阿萊涉回到另一間屋子，——就是長老早晨接見賓客的那間，——差不多不脫衣裳，祇

脫皮靴，躺在堅硬狹窄的皮沙發上面，——他早就每夜睡在這上面，祇取來一隻枕頭。剛纔他的父親喊嚷出來的褥子，他早已忘記了鋪墊。他祇脫下了袈裟，用牠覆蓋身子，代替被褥。臨睡之前，他跪下來，祈禱許多時候。他在熱烈的禱詞中，不求上帝爲他解釋他的不安，祇是渴求着快樂的情緒，以前，在他頌讚了上帝以後，（這是他臨睡前照例所作禱詞的內容，）時常有這樣的情緒光降到他的心靈裏來。光降到他身上的那種快樂引他進入輕鬆，安靜的夢裏。他現在祈禱的時候，偶然間忽在口袋裏摸到那封小小的，玫瑰色的信，就是卡答鄰納．伊凡諾夫納的女僕在路上追過來轉遞給他的。他感到慚愧，卻仍舊念完了禱詞。在遲疑了一會兒以後，便打開了信封。裏面有署名Lise的一封信，——就是霍赫拉闊瓦太太的那個年輕女兒，早晨當着長老那樣取笑他的。

她寫道：

「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我私下對您寫這封信，連母親都不知道。我知道這是很不好的。但是我不能再生活下去，如果不對您說出我心裏產生下來的一切話，這些話除去你我兩人以外，誰也不應該事先知道。但是叫我如何對您說出我想對您說的話？據說，紙張不會臉紅，對您說，這是不對的，紙張臉紅得和我現在一樣。親愛的阿萊莎，我愛您，從兒童時代起就愛，從莫斯科起，那時您還完全不是現在的那個樣子。我一輩子愛您。我的心選擇了

您，我願意和您結合，到了年老時候便一同結束我們的生命。自然須以您脫離修道院爲條件。關於年齡一層，我們可以等待到法律允許的時候。到那時候我一定恢復健康，可以走路，跳舞。這是無用多說的。

「您看見我是一切都想到了，惟有一件事情不能想出：那就是你讀了這封信以後，對於我將生什麼感想？我好笑，好淘氣，我剛纔使你生氣，但是我對你說實話，我在執筆以前，曾向聖母像禱告，現在也在禱告，幾乎哭泣。

「我的祕密現在握在您的手裏，明天您來時我不知道怎樣看您。阿露克謝意．費道洛維奇，假使我看着您的臉的時候，又像傻瓜一般，按捺不住，像剛纔那樣大笑起來，便怎麼辦呢？您一定把我當作壞皮氣，好取笑的女人，不再相信我這封信。由此我懇求您，親愛的，如您對我有一點同情，在您明天走進來的時候，不要太鯨直地看我的眼睛，因爲我的眼神和您相遇的時候，也許我一定會忽然大笑起來，況且您又穿着這種長袍。……現在，我想到這一層的時候，竟全身發冷，所以您走進來的時候，暫時請您不要看我，可以看母親或窗外……

「我居然給您寫了情書，我的天，我做出了什麼事情！阿萊莎，請您不要看輕我。如果我做了很壞的事，使您發怒，那末請您恕我。現在，我的也許永遠失去了的名譽的祕密握在

您的手中了。

「我今天一定要哭。再見罷，可怕的再見罷。」

Lise.

「再啓者。阿萊莎，請您一定，一定，一定來！Lise.」

阿萊莎懷着驚奇讀完這封信，讀了兩遍，想了想，忽然輕聲，甜蜜地笑了。他想要抖索，在他看來這笑聲是有罪的。但是過了一會，他又那樣輕聲地，那樣有幸福地笑了。他慢吞吞地把信放進信封裏，畫了十字，躺下來了。他的心靈的騷擾忽然過去了。「上帝，願你賜恩于這些人們，保佑這些不幸的，騷亂的人們，給他指示一條途徑。你有許多路：可以救他們。你就是愛。你給大家送來快樂！」——阿萊莎喃聲說，畫着十字，同時陷入靜謐的夢中



晨光出版公司出版

上海福州路漢彌登大廈二四六：二五六號